

每次刮鬍子，
男人都會受傷……



容量：75ml 售價：155元

這種經驗，只有男人才能體會
每次刮鬍子，不管是用電鬍刀或一般刀片，
都會留下些刮痕
或輕或重，也許肉眼看不到
但許多不必要的感染，就從這裡發生…
這時，不妨抹點歐仕派爽鬍露
剛開始會有輕微的刺痛感
那正是它的消毒與收斂作用
而接著的這一天
便充滿了順利的感覺與禮貌的味道……

歐仕小語：其實，男人的臉皮很薄，須要多一點心思照顧

 歐仕派 Old Spice 爽鬍露

總代理：耐斯關係機構——台灣化粧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390巷69號2F 電話：7527411(10線)·7772783



英美原裝進口
男仕清潔保養系列

全省各大百貨、屈臣氏、三商行、流行磁場均售

1989人間宣言〈解放與尊嚴〉

0
2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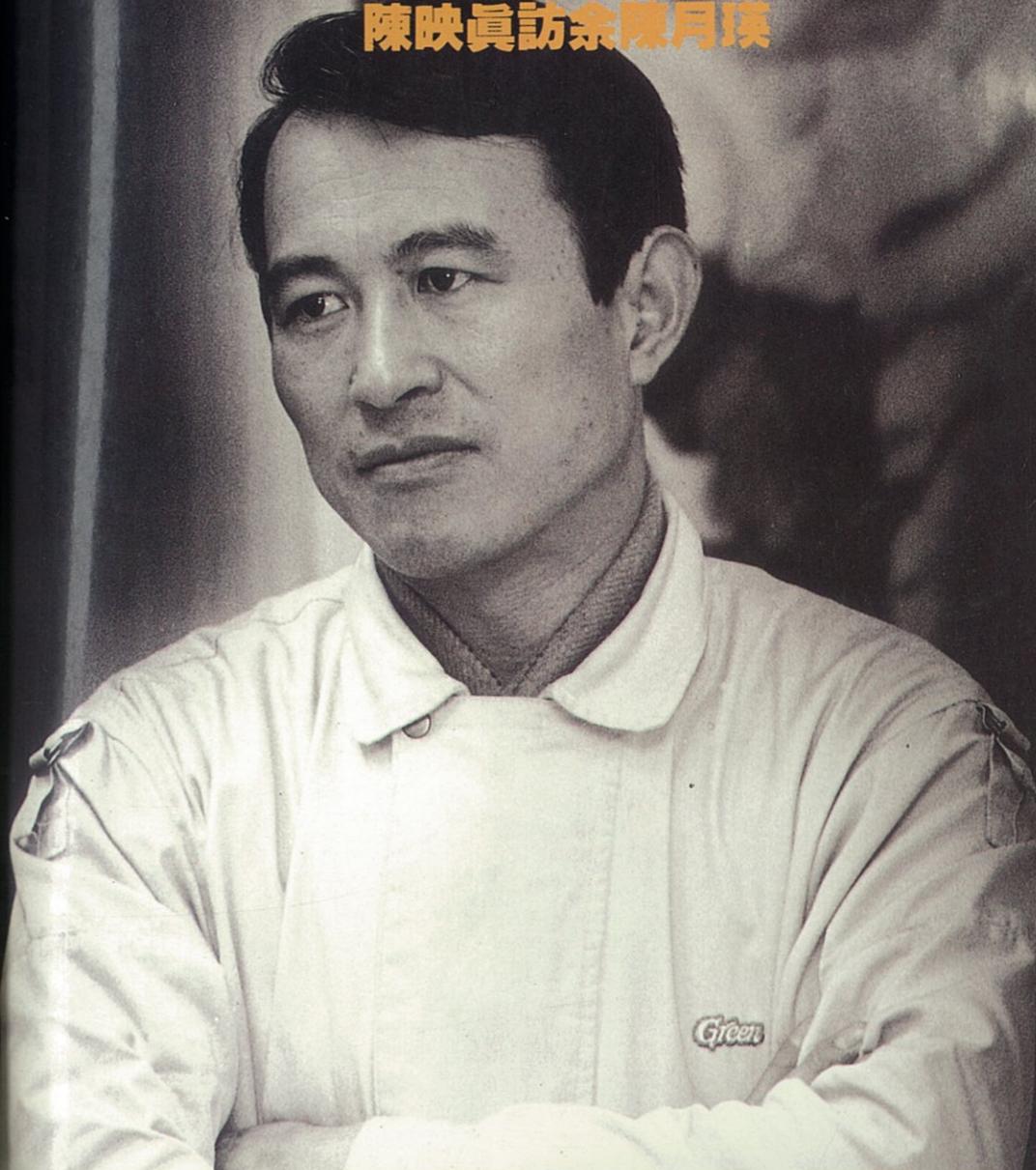
人間

拒絕法西斯
中國人參加了〈西班牙內戰〉
慈湖政治發燒1·13
野生動物屠殺現場

希望與幻滅的2·28

黨外執政

楊憲宏訪陳定南
陳映真訪余陳月瑛



注“坐”權

請注意“坐”者的權利

提供健康，最新革命性衛生產品……

手髒了，要用水洗，用紙擦不乾淨，同樣的，
肛門局部沖洗，才能徹底洗淨！

HCG 以多年研究開發推出突破傳統如廁習慣的
革命性衛生產品 噴泉電腦馬桶座。

溫水洗淨、徹底清爽·告別痔瘡從平時“坐”起

以水洗原理應證到臀部的清潔，溫水沖洗當然比紙擦的淨爽。
從婦女的生理保健，痔瘡患者到老人，病人及行動不便者，臀
部的衛生，只要搖控器輕輕一按就會自動溫水前後沖洗，二段
溫風乾燥徹底清爽！今天起，全家人的下半“身”就交給 HCG
噴泉電腦馬桶座。維持安全舒適的健康生活，從“噴泉”開始！



●安裝方便、尺寸齊全

噴泉

電腦馬桶座

安全裝置 AF 8420
HCG 噴泉馬桶座內部結構均作電腦安全時序控制裝
置防潮處理，外部結構，以人體工學造形並作防水結
構處理設計。



女性生理專用(前噴)

噴泉電腦馬桶座有專為女
性設計的溫水前沖保健裝
置，無論是生理期，妊娠
期及生產後均可避免細菌
感染，對於各類婦女疾病
……均可達到防治效果，
永保清潔健康。

肛門沖洗，防止痔瘡
(後噴)

肛門是一種韌狀皺皺的皮
膚組織，排完便後用紙擦
不乾淨，一定要用溫水沖
洗才會乾淨，噴泉兼具肛
門溫水沖洗，痔瘡按摩及
便秘的預防，治療效果。

暖房便座裝置

噴泉微電腦搖控器，可由常
溫隨意調至自己喜歡的溫
度，尤其是對老人，高血
壓患者，身體微恙的病人
，可避免寒冬坐馬桶因冰
冷而過度刺激，發生意外。

溫風乾燥裝置

“噴泉”附設40秒溫水洗淨
後還有0.65M-3/min的大
風量，60秒急速風乾，溫
度的高低二段可調式，變
換溫風，暖風，讓您在沖
洗後無比清爽，同時還可
預防因污垢引起的濕疹。

芳香脫臭裝置

在密閉中的浴廁內，如廁
後的氣味難以消受，噴泉
專門為此設計芳香脫臭裝
置，在如廁後不僅脫臭，
更可免除浴廁擺設芳香劑
之不便。

搖控器裝置
(電子音裝置)

獨家開發搖控器裝置，可
拿在手上、掛在牆上及貼
在洗淨器上操作附設電子
音裝置，在溫水洗淨，溫
風乾燥停止時，均有親切
悅耳電子音樂提醒您啓動
及停止。

全省展示中心及服務中心

總公司衛浴百貨 (02) 5068101	新竹營業所 (035) 315152	雲林總經銷 (056) 327091	屏東總經銷 (08) 7334778
台北總經銷 (02) 5015167	新竹展示中心 (035) 230777	嘉義營業所 (05) 2771233	台東服務中心 (089) 322394
東區展示中心 (02) 7062209	苗栗營業所 (037) 358608	台南總經銷 (06) 2638110	宜蘭營業所 (039) 354519
中區展示中心 (02) 5631411	台中總經銷 (04) 2613184	新營服務中心 (06) 8334605	花蓮營業所 (038) 525192
永和展示中心 (02) 9288580	台中衛浴百貨 (04) 2262676	高雄總經銷 (07) 7715111	基隆營業所 (032) 279411
鶯歌展示中心 (02) 6706019	埔里服務中心 (049) 985800	高雄衛浴百貨 (07) 2616151	
桃園總經銷 (03) 3625661	彰化展示中心 (047) 611330	高雄衛浴百貨 (07) 8210194	



力拔山兮氣蓋世！

剛柔並濟大丈夫 項羽，豪氣干雲，鋼叉臉，壽字眉
在聲寶Hi-Fi超電視中，歷歷可現！



- 超大畫面BM映像管 ● 600條超高解像度 ● 30W + 30W高傳真Hi-Fi立體聲 ● 首創無雜訊藍背景
- S輸入端子水平解像度達400條以上 ● 螢幕功能(ON Screen)顯示 ● 3組AV端子

「蓋世無敵誰似俺，贏秦無道動成
機吞併六國，身經百戰學世無雙」
——摘自關漢卿戲曲
一張臉一個故事，一場千古群英會
，剛強威猛的英雄本色，盡在聲寶
Hi-Fi超電視的大畫面中歷歷可現，
絲絲入扣。
鋼叉臉，壽字眉，霸王盔，黑鬍髯
在在承傳着中國古典戲劇的豐富神
采，英雄怒號拔下，直教人心魂攝
魄，彷彿身歷千年前的古戰場……

三月底前訂閱

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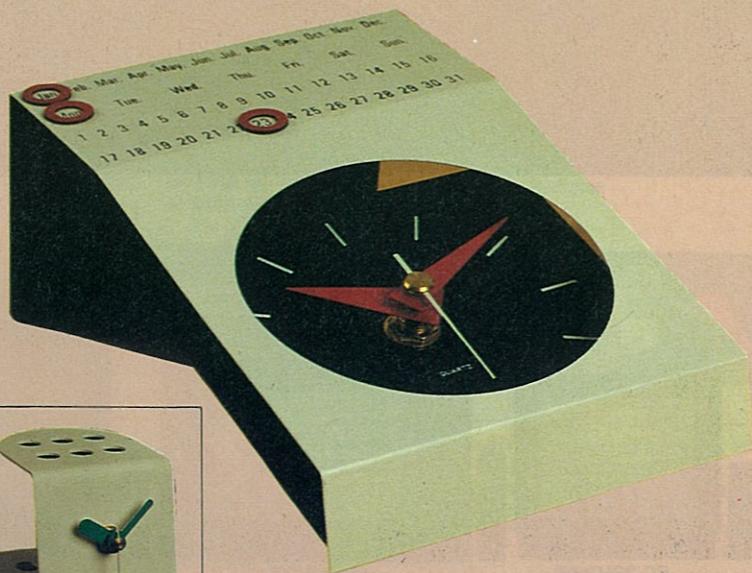
一年節省656元!!

+ 得到價值350元的創意時鐘一座

贈品A：日曆精美時鐘

任選一種

贈品B：筆架精美時鐘



您完全可以接受 《人間》調整價格的3大理由

1.《人間》顧念讀者利益撐持到最後才調整價格

1985年創刊以來，從未調整價格。
去年一年間，台灣所有的雜誌都漲價了，
《人間》儘力維持原價，一直到漲價的客觀壓力
超出我們負荷的今日……。

2.《人間》漲幅最小

《天下》雜誌漲46.66%；《錢》雜誌漲26.66%；
《遠見》雜誌漲38%；
《人間》只調整20%，新價每本178元；全年十二期1780元。

3.《人間》的採訪和製作成本，在售價中所佔的比率最高

由於人間每一篇採訪稿，每一幀照片，
皆費時20天以上，多人深入現場生活採訪，
加上紙張，暗房，印刷和裝幀的精緻，其成本佔售價的
比率偏高，比其他雜誌高出許多倍。

現在採取行動，訂閱《人間》的3大利益

1. 現在訂閱一年，節省656元!!
2. 現在訂閱，贈送價值350元有《人間》字樣的創意時鐘一座!!
3. 長期訂戶在今年四月後到期者可在三月底前續訂，享受同等利益!!

訂閱辦法：

- 電話訂閱 7091920 陳淑芳
- 傳真訂閱 7008113
- 劃撥訂閱 帳號
1008791—0
人間雜誌社

請註明訂戶編號
或姓名、地址電話
和所選擇的贈品

人間雜誌社

電話：7091920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YAMAHA

慶祝台灣山葉樂器建廠20週年——

音樂盛宴·歡樂永恒

家人歡聚的時光，是忙碌生活中最溫馨、甜蜜的。
 吃飯啦！看電視啦！或者談談天……
 但不論做什麼，最重要的還是要培養一個
 全家都能參與又有意義的休閒活動。
 徜徉在音樂的天地裡，
 可以擁有健康、充實、快樂的心靈和人生。
 選擇最好的山葉鋼琴、電子琴，
 一生受用無窮！



即日起~2月20日止

山葉「温情」大獻禮

活動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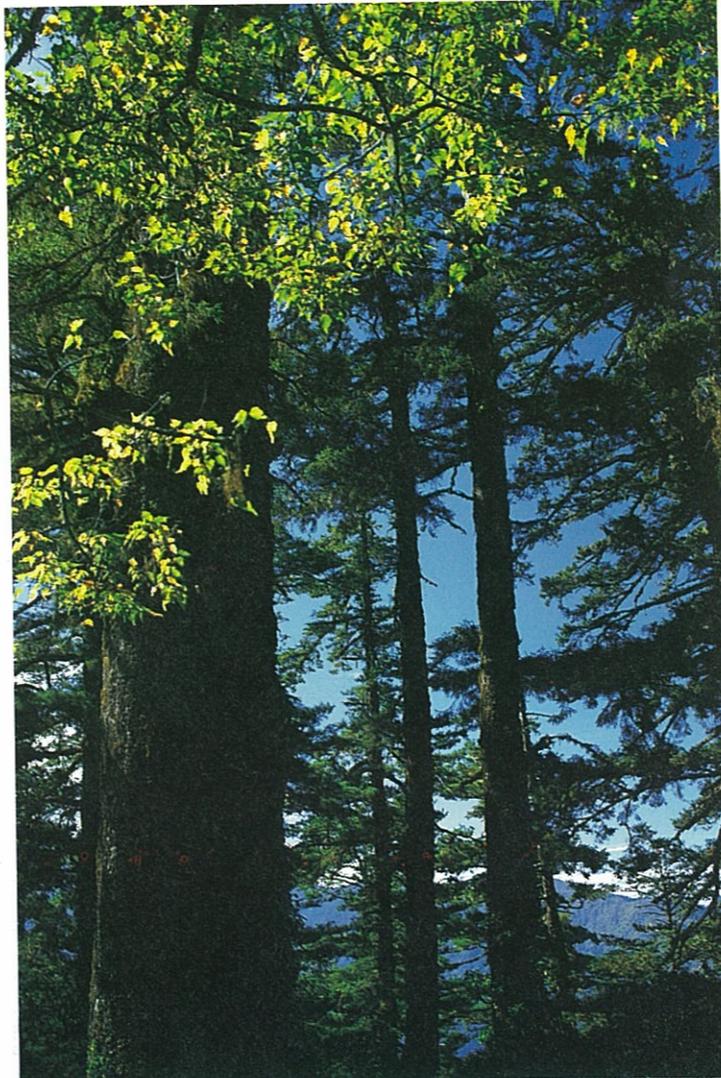
- 買琴大贈送
活動期間，凡購買山葉鋼琴、電子琴，即贈送伊瑪牌豪華燉鍋乙個，闔家歡聚，溢情洋溢。
- 優惠分期付款
舉辦12、18、24期免利息分期付款及36期低利分期付款。



YAMAHA PIANO·ELECTONE_R
 山葉鋼琴·電子琴

台灣總代理
KHS 功學社

● 山葉音樂教室 **幼兒班** **兒童班** 招生 即日起預約報名



回饋

台灣美麗的自然森林，千百年所演化聚生，是大地最珍貴的資源。
 也是維護生態平衡最重要的角色。
 以照顧人類的健康為最終的理念的，
 工研醋邀請您來共同參與。



好醋大家分享
益壽多健康醋

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工廠：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0巷1號 ☎：(02) 7765711 (7線)
 台北門市：忠孝東路三段24號(台北工專側門對面) ☎：(02) 7713492
 台中門市：貴和街123巷13號(忠信國小)後 ☎：(04) 2269159
 高雄門市：九如二路418號(後火車站附近) ☎：(07) 3219540





在收穫量少的雨季一天至少要屠殺二、三十頭山羌和長鬃山羊。(攝影■李文吉)



正被剥皮的台灣特種獼猴。(攝影■鍾俊陞)



左起「冷血學者」、楊憲宏、陳定南。(攝影■李文吉)

屠殺動物的 修羅圖

宜蘭縣境內一家全台灣最大的山產批發店口，一位自稱國外大學動物學準碩士（圖三左立者），正冷靜、精確地逐一度量被屠殺的山羌、及數目日減的長鬃山羊的身長、頭圍……

「等你研究、調查完成，台灣山羌、長鬃山羊也絕種了！」陪同陳定南縣長目睹場景的〈人間〉調查記者，看到這位正從屠夫手中，分享研究資料的「冷血學者」後沈痛地說。

「這些東西山上多的是，打獵是存在的事實，政府又管不了……」這位準碩士說。當時，代表「政府」之一的陳定南正離他七步之遙。

是的！的確如此！因此部份學界、地方官與隨時荷槍上山練槍法的黨政大員、山地警察、山產批發商、山產店、乃至腦滿腸肥的食客，構成一長串虐殺瀕臨滅絕的野生動物「共犯羣」。〈人間〉深感痛苦，必須披露這些一圖己利、逞一時之快的台灣野生動物的「修羅圖」。



宜蘭山區被職業獵人所佈陷阱吊起而已死亡的山羌。(攝影■鍾俊陞)

文：李文吉
圖：李文吉·鍾俊陞

1989
《人間宣言》

解放與尊嚴

1985年底，《人間》創刊。她高舉了對於人的誠摯信仰、希望和關愛的火炬，走過台灣戰後戒嚴體制最後的1986年和1987年，以生活與勞動現場中民衆的視野，凝視了台灣的人、生活、生命、自然和社會。她甚至在那充滿禁忌和謊言的年代，以民衆史、報告攝影和文學創作的形式，初步揭開了台灣50年代初政治肅清(Red Purge)的荒蔓的歷史。

1988年，支配台灣生活近40年的軍事戒嚴令解除了。面對全新的1989年，回顧台灣解嚴後歷史性的一年，《人間》深切反省到：她並不會因為長期來政治、文化、思維與知性的枷鎖的解除，發動和建設更進步的知性與人文力量。解除戒嚴的體制方面的棋動，對《人間》創刊以來的進步文化觀點，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嘲弄。

在解嚴之前，是《人間》向台灣40年「冷戰／國家安全體制／服從美日霸權」結構下窒息、專制和歪扭的權力，提出挑戰和詰問；是《人間》對抗在「冷戰／依賴／專制的成長」下肥大的、特權食利階級的腐敗。但解嚴以後，那巨大的權力和支配機器，已經做出回應與反撲的姿態，向《人間》以及那些曾在過去的暗夜中呼喊了自由的異議者，揮出一記冷血而堅硬的拳頭：「當戒嚴體制解除，你們又能幹什麼？」

這是《人間》做嚴肅自省，痛切覺悟，並且雄姿英發地再出發的時刻。

《人間》不應該只是沈迷在「反壓迫勇者」、「弱者的代言人」之類的社會造型中；《人間》也不應該在不知不覺間、與戰後新的法西斯幽靈變身的壓迫者，形成「壓迫／反壓迫」的制約依賴關係。

當前的局面，讓我們想起1937年西班牙內戰時，巴黎作家們表達立場的一封公開信：

「…不採取立場、模稜兩可、象牙塔、弔詭、反諷式的超脫，都行不通了。……我們已經目睹了法西斯主義，在有組織地實行社會不義與文化死亡。」

當佛朗哥將軍聯合了國際法西斯武裝，以顛覆西班牙人民自己的共和政府；當「自由民主」的西方，在法西斯強盜集團和西班牙人民自求解放與尊嚴的隊伍之間，可恥地選擇了前者，當時全世界堅信和平、正義與民主的知識份子、詩人、文學家、畫家、音樂家、醫生、革命家和工人，不惜以珍貴的生命與崇高的理想，投入了保衛西班牙和世界的和平與正義的鬥爭。其高志壯懷，到今天依然動人心魄。英勇地投入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鬥爭的畢卡索、馬羅、歐威爾、聶魯達、白求恩醫師和海明威……所展現「水晶般的精神」(the crystal spirit)，正反照著我們今日整整一代知識份子的不用功、怯懦與失職！

40年「冷戰／國安體制／附從美日霸權」的總結構，造成了一代知識份子墮落，不以「模稜兩可、象牙塔、弔詭、反諷式的超脫」為恥這樣一個血淋淋的事實！解嚴一年之後，人民看不見此間知識份子做出深刻、進步、富有建設性與生產性的、文化和知性上的總體表現。「當戒嚴體制解除，你們又能幹什麼？」成了權力和體制反拋過來的、辛辣的諷刺與嘲笑！

《人間》的反思，同樣集中在這個爭議的基點上——我們能什麼、我們要做什麼，來回應解嚴以後的歷史和生活所提出來的各種艱澀的課題？

世界冷戰結構一時的緩解，台灣軍事戒嚴體制的解除，首先要求文化、知性與思維的解放。對過去在40年「冷戰—戒嚴」體制下被湮滅、荒廢、歪曲、虛構和窒息的歷史、創意、英智、知性、思維和文化，應該逐步加以結算、分析和重構。在這歷史的轉折期中，《人間》要和人民一道解放40年來「戒嚴次文化」中一切被謊言和虛構所歪曲和窒息的歷史、知性與文化，以便重新塑造新時期的思維、創造和文化的人格。

《人間》認為：歷史、知性和文化的全面解放，是人的一切尊嚴的基礎。戒嚴體制下長時期對歷史、創意和知性的窒息和虛構；戒嚴體制下人民和知識份子長時期的犬儒主義、妥協、模稜兩可、買辦心智和弔詭，深刻地凌辱和歪扭了台灣知識份子和人民心靈的尊嚴。以具體而艱難的工作、思想、批判和創造，從「冷戰／國安體制／附從美日霸權」的總結構中把自己解放出來，才是重建我們人格的尊嚴、文化的尊嚴、知識的尊嚴——以及民族尊嚴的不二法門。

是的。解放與尊嚴。在批判國際冷戰歷史尋求解放與尊嚴的運動中，重新建設新歷史時期的台灣——從而中國以及亞洲的新人和新文明。這是《人間》和她的讀者在嶄新的歲月中新的標竿。

啊！「解放與尊嚴」的《人間》。

《人間》如此實踐。社會如此前進。

一九八九年元月

發行人的話

我們以十分喜樂的心情向《人間》的讀者報告：當《人間》迎接 1989 年，《人間》是以迎接編輯部和社務部新的管理者和指導者開始的。

為了保衛一個新聞工作者的原則與尊嚴，毅然離開了充滿金黃色的神話的巨大報業資本的著名編輯與記者楊憲宏先生，在《人間》為了繼續在解嚴後的台灣重編隊陣，進行艱難的重組的時刻，毅然、欣然地參加我們的工作，全面負起《人間》總編輯的任務。

楊憲宏先生的新聞倫理，表現在他的一篇膾炙人口的文章：「台灣報紙的最後黑暗時代。」（自立晚報「言論廣場」，1988 年 12 月 6 日），痛切地指陳兩大「民間」「自由派」新聞工業的資本成為資本私利的工具，並互為壓殺社會正義的共犯；新聞、評論品質在報禁解除後反而下降，「荒謬殘暴的黃色新聞」泛濫。最後楊憲宏先生提出做為「人民的論壇」、「第三代報紙」的新報業的展望。

楊憲宏先生的傳播、報導理念，和《人間》三年來以台灣生活與勞動現場的民衆的觀點從事報告、記錄與批評，並為這些民衆代言的宗旨互相契合。《人間》和她的讀者以最大的熱情歡迎楊憲宏先生，並且期盼在他動人的領導下，以嚴肅、艱苦而前進的工作，回答解嚴以後的歷史交給第三代新聞人、傳播人和文化批評工作者艱鉅的任務。

我們也以同樣的喜悅與熱情迎接《人間》的新任社長張志賢先生。他出身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對於管理和組織有傑出的才能與經驗。更為重要的是，他對於文化和文化企業，有深刻的認識，並與當代青壯輩重要的新聞人有密切的感情和認識上的聯繫。在文化事業的管理工作上，張志賢先生在獨立而自由的「新新聞」業務還待提升的時代，領導「新新聞」社務，使發行和廣告業務取得了顯著成長。

1988 年，台灣解除了將近 40 年的軍事戒嚴體制。一年以來，台灣的獨立的、體制的批評一方的文化和知性的回應，呈現一片混亂與荏弱。時代急迫的轉折，交給當前台灣在野的、革新的、民主主義的文化人物和廣泛的知識份子與公民同樣急迫的課題：嚴厲的自我反省與批評；勤勉的學習與補課；建設解放的、尊嚴的民衆文化和民族文化。

《解放與尊嚴：1989《人間》宣言》，就是在這歷史的急迫感下，《人間》全體同人對歷史所提出的虔誠的誓約。「宣言」思想的主軸，是《人間》新任總編輯提出來的。

「解放與尊嚴的《人間》」。這艱苦的工程，沒有《人間》的讀與台灣「後蔣氏·戒嚴」歷史中廣泛的台灣社會與民衆的支持與鞭策，將成為空泛而悲傷的空話。

(左起)楊憲宏、陳映真、張志賢。



陳映真

人間

編輯部

總編輯 / 楊憲宏
調查採訪組組長 / 鍾喬
執行編輯 / 曾伯堯 (兼發行人室特別助理)
圖片編輯 / 李文吉
美術構成 / 李 室
調查採訪記者 / 陸傳傑 簡慧蓉
攝影採訪 / 李文吉 顏新珠
特約採訪 / 陳列 王墨林 藍博洲
林柏樑 賴春標 吳仁麟
蔡明德 鍾俊陞 李翠瑩
蔡雅琴

業務部

社長 / 張志賢
社長室特別助理 / 許靜芳
廣告部 / 陳映三 吳明達
發行經理 / 廖嘉展
發行部 / 林正峰 陳淑芳
王培蘭 杜慧如
財務部 / 吳文娜
資料組 / 董克景

《人間》對於以下諸位曾經並且繼續創造和協助、關懷《人間》理念、工作和風格的朋友，充滿了感謝與尊敬：

高信疆、黃春明、尉天驄、王禎和、王拓、蔣勳、林懷民、關曉榮、阮義忠、張照堂、張曉春、徐正光

總編輯的話

「黨外執政」專題報導的執行過程，一直反覆思考的問題是：國民黨何時下台？民進黨有沒有執政能力？與這上台、下台之間，到底會出現怎樣的政治局勢？這個問題已從無而有，甚至連國民黨的決策人員都分別表示「有下台的準備」一類的话。國民黨有沒有下台的風度，不是「先驗」可知，必須碰到了才知道。民進黨或是「黨外」，有沒有執政能力，則更是不能「賭」的問題。這與生活在此地二千萬人的身家性命沈浮相關，玩笑不得。

在這前提下，「黨外執政」的理論與實際，是不能不早做思考與準備的。這是訪談宜蘭縣長陳定南、高雄縣長余陳月瑛時的心理狀態。陳定南目前是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黨外」，而余陳月瑛則是民進黨人。這樣的政治身分差異，使這個題目有更彈性的視野。從兩名實質執政的「黨外」縣長經驗中，我們可以瞭解國民黨下台的難，政治運作到底有何種局面。

陳定南在訪談中特別指出，他的兩任縣長：「施政或措施，相信為黨外或民進黨提供了一些有利的政治形勢。」他指的是未來執政的可能。

今年初，財團法人民意調查文教基金會，對全部的縣市長做民意滿意程度調查，宜、高兩縣在廿三縣市中，陳定南以民衆對他「非常滿意」佔百分之三十一點六，遙遙領先第一位。余陳月瑛在總評價上也得第四位。這可以說民衆對「黨外執政」初步的肯定。

訪問期間，我們特別注意「中央國民黨／地方黨外」的執政上、下層次意識型態不一致，問題到底對民衆福祉有何影響？是衝擊呢？還是反而有幫助？

陳定南的演講稿，「我們不要斷臂殘肢的地方自治」，對於現行地方自治，被七折八扣有十分銳利的批判。

立法委員朱高正參加《人間放談》時對「黨外執政」這個主題表示了莫大論說的興趣。他認為與國民黨組「大聯合內閣」是他現階段的思考方向。台大教授張忠棟則認為此議對兩黨而言，可行性都不大。

旅日歷史學者戴國輝於「二·二八事件」四十二年紀念日，在《人間》刊出歷史性的見解，對「二·二八」影響台灣心性的問題，拿出有如針刺的剖析。戴氏之文源自日本岩波書店去年為他出版的新書「臺灣：人間·歷史·心性」

面對蔣經國過世後的第一年，著有「強控制解體」一書的青年政治批評者楊渡撰寫「大場面，好看頭？」。從社會力「解組／重構」的關照透視過去一年。



「西班牙內戰」，五十年來我們首度從文獻中知道竟有中國人與役，這場詩人的戰爭，給人類立下人文「水晶般的精神」的典範。今年已晉入五十週年紀念。

「拒絕法西斯」的專題，也為一九八九年的《人間》宣言：「解放與尊嚴」，張大聲勢並精神串聯。

登革熱的公衛危機，背後隱藏著台灣塑膠公害的報應關係。新生代環 行動家方儉舉發寶特瓶暗藏登革熱的健康警報。

邱坤良寫南管老華人李祥石，讓我們看見素人文的優美與堅定。

二月春日，他們携來巨力人文與自然，衝擊《人間》。

楊渡

讀者投書

人間雜誌編輯：

著實感到惶恐來寫這封信，拜讀人間 11 月號 3 周年特別企劃讀後，心中久久不能平息，所以提筆寫下一些想法及建議，人間雜誌是國內少數具有專業水準的刊物，在國內有一種奇怪的現象，一些專業思想性的刊物都無法獲得大眾的認同，前陣子「文星」停刊，多麼好的一本刊物，奈何銷售不好，從這這個例子來看，整個社會的潮流是什麼？到西門町，東區走一回，你會對現在的年輕人感到悲哀，翻開報紙，滿是驚人的兇殺，股市的炒作，政治的搖擺，到底我們社會出了什麼問題？我們須求什麼，關心什麼？今天台灣存著太多問題，大從國會全面改選，小至教育的制度，那些跟著蔣氏政權移轉到台灣來的老代表，依然戀棧著職位，然後一些政治搖尾系統附著，整個權力運作的老大作风依然故我，而後威脅著要到大陸組成流亡國會，這些人真是不不要臉，更心痛的是整個朝野兩無法達到共識，筆者是南部某專科學校學生，打從進入專校後，我看到太多不合理政策，開國民黨會議的學生可以公然請公假，教官在各班佈眼線，製造同學們彼此的猜忌，然後上課僅僅講些政治入股，歌頌蔣氏政權，對於這些我使終反對（可是在那環境下，我只好妥協了），我關心社會，我關心政治，上我們近代史的一位老師說，你們不要向行政單位挑戰，千萬不要作「大戰前的烈士」，聽起來多麼悲哀，難道這就是知識份子的無奈嗎？

大多數的人長期生活在戒嚴下，然後一戒就是四十年，讓我們產生一種獨特的「戒嚴文化」，每個人不敢將心中的話講出來，政治結構的不合理，從 1949 年蔣介石解放了台灣後，

開始一連串的特務政治，打擊本土文化，可是歷史的傳承原來自文化與意識，於是開始抹煞了「語言」，製造了，台灣的假像，反正電視那些穿拖鞋，像小丑般的就是台灣人，殊不知語言就是一種「文化資產」，幸而貴刊對於社會體制，階級層面，深入探討提供了完整的資訊，對於媒體我早就不抱太大的期望，沒有完整的報導，欠缺客觀性，大眾傳播媒體無法讓人充分的去信服它，我想這夠悲哀的，讀者建議各位編輯大人們，能將 Page161~170「政治逮捕與肅清」中較重的案件能作一深入的報導，逐一擇期探討，因為這些案件大概鮮有人知（當然 70 年代後的較為熟悉），筆者為 貴刊忠實讀者，每月總也省下幾場電影錢購買 貴刊，希望 貴刊能一直作下去，為我們提供一套完整的資訊，也期望能夠提供一塊讀者迴響（記得前幾期也有的），讓讀友交換彼此心得與想法，以上是個人的一點淺見。

祝

業安

屏東讀者 林明宏敬上

77.12.11

P.S. 封底的廣告隱喻的很棒！

「人間」：

你們好，我是一個高三的學生，拜讀完「38」期之後，我哭了，真的掉了許多眼淚，為了「征人」，為了那些新生兒「早」出的掙扎，也為了南京大屠殺 30 萬無辜的同胞。這是您們報導文學成功的寫實所致，也是被那些苦難者泣血的呼喚所感。這深深地使我掙扎痛苦了一會兒，為了擠進大學之門，我錯過了許多應該做的事、看的書，但看到你們對大地、人間所貢獻的愛與犧牲，我感到無比的羞愧……

願今後世上沒有戰爭、貧窮、不公平的事！這是您們和我的希望不是嗎？

PS 請問成爲一個學生慈極功德會的會員途徑。

學生 柳天水 敬上

編輯先生大鑒：

敝人為 貴刊之長期訂戶，對 貴刊關懷民間疾苦之精神深為感動；另對 貴刊揭發台灣森林砍伐的弊端之勇氣尤為欽佩。唯拜讀 貴刊 38 期江迅先生所著之「從荒蕪到荒謬」一文，對文中部份見解不敢苟同，特提出個人之看法。

江迅先生於「從」文中對政府遷台以後之政經頗多批判，嚴格的說，幾無認可之處。須知一項政策之制定，須應當時之需要並以當時之科技及認知為基礎。以經濟來說：發展紡織業當時可有勞基法之觀念？在發展各項工業時，當時的科技豈能預料得到未來污染的發生？以政治來說：抗戰勝利後共匪叛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剿匪戰爭接連失利之時，不徵收壯丁，兵員何以補充？在匪諜遍名佈全國各階層時，不肅清匪諜，社會何以安定？國家何以保存？非常時期當採非常手段。美國的民主及經濟的繁榮是經過百餘年的安定才建立起來的，我們又怎能去苛責剛想從戰爭廢墟中站起來的政府立即達到理想國的境界。

誠然報導歷史要忠實，但也要客觀；尤不宜以今日的觀念去評斷過去，正如同不宜笑古人為何不用電燈一樣，因為從前和現在的科技及認知有相當大的差距。

江迅先生之文雖站在報導歷史之立場，但個人認為失之偏頗。江迅先生若另有看法，請不吝賜教。敬祝

編安 湖口 讀者 騰民昌敬上

寶特瓶 暗藏 登革熱



八掌溪在八·一四水災之後，大量的垃圾被冲刷到下游，寶特瓶四處可見。

撰文■方儉 攝影■賴春標

七 年來，台灣民眾拋棄的寶特瓶已超過十億支。而台灣總面積扣除中央山脈計算，每平方公里的廢棄寶特瓶超過一萬支。要處理這些已棄寶特瓶，經費高達十四億。這些已棄寶特瓶正以「登革熱」反撲人民的健康。

七年前一家可樂的廣告，一瓶胖胖的可樂從樓梯上跳下來——摔不破，於是寶特瓶闖入了台灣人的家庭。

當時有一部南非電影叫做「上帝也瘋狂」在台灣上映，一支可口可樂的空瓶讓南非土著「布希人」全族瘋狂，最後布希人把空瓶丟掉，也恢復族人的平靜生活。

當時就有人對寶特瓶有不祥的感覺，果然後來寶特瓶帶來了水災，還有登革熱……。

脆弱的登革熱

登革熱自一九八七年十月開始，在屏東縣東港開始流行，迄今直接被感染的受害人已超過一萬人，其間更有足以致命的出血性登革熱病例，甚至有登革熱致死的犧牲者報告出現，雖未經主管官署證明，但登革熱實已造成不可抑止之勢，席捲台灣，致人死命，只是遲早之事。

事實上，台灣四十年來未真正重視環境衛生、生態保育，登革熱是大地反撲過程中的一個明顯的警訊。

登革熱會造成全民恐慌，行政院衛生、環保二署束手無策，在生態上定有其必然因子，才能夠形成水銀洩地無孔不入的登革熱溫床，而禍延千里。

如果瞭解登革熱病毒，以及傳染登革熱

寶特瓶檔案

1981年

引進台灣，廣泛被汽水業引用，由於質輕不易破，廣受消費者歡迎。

1983年

台灣省農林廳廳長呼籲大眾應重視寶特瓶問題，寶特瓶已阻塞農田水利灌溉渠道。

1984年

六三、六四水災，寶特瓶阻塞台北地區下水道導溝。

1985年

衛生署環保局考慮寶特瓶回收可行性。

1986年

衛生署環保局長莊進源要求汽水業者回收寶特瓶，並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針對寶特瓶回收後，廢料再生利用之方法。

1987年

由於汽水業者一再推諉回收寶特瓶責任，環保局長莊進源五月斷然宣布年底若不回收則全面禁用寶特瓶，並修改廢棄物清理法第十條，針對經大量消費而產生汙染的物品要求廠商回收。

汽水業者於七月間成立「美化環境基金會」，以基金會宣導民眾不要隨手丟垃圾。

行政院環保署八月成立，署長簡又新於去年底促成寶特瓶回收政策，並從新研擬廢棄物清理法。

十、十一月間台北市、高雄、台灣省議會全面發動政府福利社拒售寶特瓶運動。

趙少康等四十四位立法委員提出書面質詢，要求修改廢棄物清理法，明訂廠商對寶特瓶有回收責任。

1988年

環保署二月召集汽水業者開會，要求業者回收，業者提出以拾荒者回收系統回收，但此方式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環保署長簡又新表示，這廢棄物清理法通過立法院會議，立刻公布施行細則，依法責成廠商回收，否則全面禁用寶特瓶。

立法院於十月二十日無異議通過廢棄物清理法修正條文，十一月十一日，總統頒布施行。

1989年

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仍未擬好具體施行辦法，寶特瓶仍須回收。有關承辦人員卻升級記功。

一月十九日環保署公佈廢寶特瓶回收辦法草案，草案內容完全以汽水業者的意見為依歸，創造出了一個完全有利於汽水業者的廢寶特瓶市場。

的病媒——白線斑蚊、埃及斑蚊的生活史，就會發現，傳染登革熱並造成登革熱流行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除非這個社會出現嚴重的公共衛生障礙，否則登革熱幾乎是不可能流行的。

登革熱是病毒造成的疾病，在病毒分類上，屬於「披膜病毒科(Togaviridae)」的「黃色病毒屬(Flavivirus)」中的「登革病毒亞屬(Denguevirus)」。

在自然情況下，登革病毒只會在人、猴、病媒蚊體內生存，病毒必須靠病媒蚊（只有埃及斑蚊和白線斑蚊，其他蚊子都不會）由人傳染給人。

所以登革熱發生必須要有病毒、病媒蚊、人才能發生，缺一不可。一般在八~十五天患病期後產生免疫力，消除體內病毒。

而斑蚊的生活史也只有三十天，過去有人猜測病毒可能經由卵傳給下一代，但野外調查中並未具體證據，而被專家否定，所以病媒蚊真正具有感染力也只有三十天。

同時病媒蚊不同於一般蚊子，無論埃及斑蚊或是白線斑蚊都必須在清水容器內產卵繁殖，由於這種演化上的弱點，平時病媒蚊的數量遠少於其他的蚊子。而要讓登革熱流行必須還要有大量的病媒蚊。

所以登革熱的傳染事實上是維繫在一個十分脆弱的「傳遞鍊」上，環境必須提供不具免疫力的人、可供病媒蚊大量繁殖的「清水容器」，才能夠讓登革熱熱下去。

因此，台灣在一九〇一、一九一五、一九三一、一九四二曾經發生過全島性的登

革熱，其中最大的一次流行是一九四二年的一次，因為當時正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台灣正在日據時代，為了預防盟軍轟炸引起的火災，家家戶戶門口都準備一個儲水槽，也等於是為登革熱病媒蚊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傳宗接代的「清水容器」，所以那次登革熱一發不可收拾，直到全島居民大多有了抗體後才停下來。

爾後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在小琉球發生全島性的流行，前往調查研究的專家發現，小琉球的家家戶戶都備有儲水缸，準備淡水，提供給病媒蚊當繁殖場，而首先發病的是一名漁民，可能自菲律賓一帶捕魚時帶回了病原；後來東港首先發現登革熱病例，可能是與小琉球間交通頻繁而發生。

為什麼事隔四十年後才有登革熱的出現？

專家束手

台灣請到了聯合國衛生組織病媒防治顧問周欽賢博士，周欽賢博士是世界級的登革熱防治專家，曾經成功地協助新加坡撲滅登革熱，他分析登革熱捲土重來的七個原因：

一、外來種埃及斑蚊自一八五〇年入侵以來，與本地種白線斑蚊形成共同傳播登革熱的生態體系。

二、人口密度上升，都市化人口集中符合斑蚊的生活習性。

三、工業化的結果，製造出許多適於病媒蚊的孳生場所，而長久未被處置。

四、人類生活習慣改變，增加了儲水容器如插花皿等。

五、社會形態改變，生活忙碌，無暇清除家戶附近可能繁殖病媒蚊的容器，而政府也無法挨家挨戶勸導民衆，而且一般人更拒絕讓陌生人進家進行宣導工作。

六、病媒蚊與一般蚊生活習性有異，與一般民衆對蚊子的觀念不同。

七、地方環保衛生人力不足，難以有效清除病媒蚊遏止漫延之勢。

歸納這七項原因，除了第一項一百年前的外來種問題外，其他六項都與台灣日常濫用過度的寶特瓶有直接關連。如果寶特瓶不能立刻回收或禁用，只有等全台灣的人有了免疫力，登革熱才會稍止。

寶特瓶在近年內已成為台灣都市化、工業化的特有象徵，過度的石化工業製造出寶特瓶，使用後不僅在城市中、鄉野間棄置著，更讓台灣所有的垃圾場受不了。

許多人拿寶特瓶來養花，同時也養了斑蚊，同時有更多流浪的寶特瓶也成了遍布全省的斑蚊當然養殖場。

斑蚊的諾亞方舟

根據統計，台灣自一九八一年以來引進寶特瓶，使用量已超過十一億支，其中約百分之五被留在家戶中當容器使用，其他的不知去向——可能在都市，可能在田野，即使有大部份被收到各地的垃圾場，可是當大雨颶風過後，質輕易浮的寶特瓶又漂回到平原的都市地帶，同時瓶裡被灌進了水，加上裡面原來盛裝的飲料、醬油、沙拉油等營養物質，更成了斑蚊的最佳育嬰房。

無怪乎，當前年琳恩颶風過後，去年的八一四水災過後，各地紛紛傳出登革熱擴大的消息，這也是其來自有的。

即使各地衛生環保單位急得拿出預備金

買殺蟲劑為登革熱盛行區施藥，卻也對登革熱斑蚊莫可奈何，原因是這十一億支寶特瓶就像十一億艘的「諾亞方舟」，不管外面殺蟲劑多毒，斑蚊的卵，才又在寶特瓶裡安然無事，等它們羽化成成蟲，外面的毒性也弱了。

環保署環境衛生與毒物管理處處長陳永仁對地方環境衛生單位動輒施藥的作法感到憂心忡忡。

登革熱流行一年多以來，各地方投下數以噸計的殺蟲劑，雖然對防止登革熱無效，卻足以導致昆蟲演化上的強烈變化，這一年多以來，各種昆蟲對殺蟲劑抗藥性必然比過去增強了許多，一旦有其他昆蟲為病媒的傳染病出現，這些殺蟲劑可能無效，人類只有眼睜睜看著疾病漫延了。事實上，登革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陳永仁也考慮日後非必要將禁止地方盲目濫用殺蟲劑。

陳永仁指出，以他在登革熱災區巡查的結果發現，廢輪胎是一個問題；而寶特瓶的特性也使陳永仁無法漠視它的流動性、普遍性以及殺傷力。如果寶特瓶、廢輪胎不能全面回收或禁用，陳永仁說一切防治登革熱的方法都是枉然的。

主管環境衛生的陳永仁強調，一般家戶的盛水容器孳生登革熱病媒蚊，是民衆自己的問題，而全面回收廢輪胎、寶特瓶則是政府的工作。陳永仁的觀點也劃清了政府與民衆的責任區，對於廢輪胎的回收，陳永仁已向環保署長請纓，要負責回收工作，以遏阻登革熱。

那麼寶特瓶的回收呢？

寶特瓶在登革熱肇事之前，寶特瓶就因阻塞農田水利渠道、水災等問題引起廣泛的注意，但寶特瓶最大的客戶——汽水業

寶特瓶 使用量

'81	21,000,000支
'82	60,000,000支
'83	140,000,000支
'84	160,000,000支
'85	180,000,000支
'86	200,000,000支
'87	220,000,000支
'88	240,000,000支
合計	1,221,000,000支

寶特瓶 社會成本

1. 如依福德坑垃圾衛生掩埋場成本計算：

800萬立方公尺垃圾場供7年使用，建場經費8億元，每年營運費用為一億元。福德坑實際掩埋垃圾六百萬立方公尺（扣除25%覆蓋），台北市每年垃圾約一百萬立方公尺。每年清潔隊員薪水為九億六千萬。

所以處理每一立方公尺垃圾場的建設費用為133元，清運處理每一立方公尺垃圾為100元，支付清潔隊員薪水為960元，合計為1193元。

寶特瓶若以每支1公升計，一立方公尺有1,000支寶特瓶，處理目前現有的十二億二十萬支寶特瓶約需一百二十三萬立方公尺的垃圾場約六分之一個福德坑，所需經費為1,455,460,000元平均每支寶特瓶需要1.2元的社會成本，由全體納稅人共同負擔。

2. 如果寶特瓶不以衛生掩埋方式處理，隨地亂丟，水災、登革熱、景觀等社會成本損失無法估計。

者，卻神通廣大，一直能夠躲開回收的責任。

就在民國七十六年的夏天，也是各方要求處理寶特瓶聲浪高漲之時，汽水業者籌募一千萬元，成立「美化環境基金會」，請各電視台、報紙、社會環保人士擔任董事，一時間使各媒體要求寶特瓶回收的聲浪降低許多。

以粉飾為目的的基金會

實際上「美化環境基金會」成立以來就打着「環保」的名義，處處在替汽水業者宣導——請民衆不要隨手亂丟垃圾，因為汽水業者把寶特瓶造成的環境問題歸咎於民衆亂丟垃圾。這一來就把濫用寶特瓶的社會問題丟給一般民衆，正可以軟化回收寶特瓶的聲勢。反正汽水業者每年的廣告費動輒數億元，卻吝惜花幾千萬回收寶特瓶。

當時擔任主婦聯盟會長徐愼恕女士，也被「美化環境基金會」聘請為董事，可是徐愼恕參加了兩次董事會就拒絕出席退出基金會，徐愼恕說：「他們只是宣傳要求民衆不要亂丟垃圾，把垃圾丟到垃圾筒早就不是這個層次的，如果他們真正關心環保問題就應該去叫汽水業者把寶特瓶回收起來，至少達成了垃圾分類、減量的目的。」

前行政院衛生署環保局局長莊進源對汽水業推三阻四不回收寶特瓶早已不耐，在七十六年五月就斷然宣布若不回收，則於七十六年底全面禁用寶特瓶。

沒有責任感的環保署

可是七十六年八月環保局升格環保署，

署長簡又新推翻原案，汽水業者敗部復活，重新再玩拖拉的遊戲，把汙染責任推給民衆，把回收日期拖到無限期遠——研究出可行方法後，又把醬油業、沙拉油業拉入回收責任區內。

雖然簡又新在七十七年二月公開表示，等廢棄物清理法修正條文通過立法院審議後，立刻要求寶特瓶回收，可是同年十月二十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案，至今仍未見一個寶特瓶回收。

更荒唐的是，汽水業者提出拾荒者回收系統，根本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規定的：「任何人不得翻拾垃圾堆內物品」的法律，環保署竟也若有其事地審查一個明顯違法的辦法。

今年一月十一日，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處長林聰明公開表示，回收日期還未定，要等到回收辦法訂好後才能施行，而回收辦法也還沒有訂好，完成日期也不確定。這不僅違背了簡又新的說法，也否定了今年一月回收寶特瓶的承諾，同時林聰明對於回收率的規定由去年所說的三年內達到90%，變成65%。而後又變成第一年50%，以後每年增加10%。

但是廢管處負責寶特瓶回收案的兩名人員卓英仁、許文川，日前前者升任科長，後者因修正廢棄物清理法有功而記嘉獎（修正案在環保局時代即草擬完成。）

環保署的表現顯然比環保局還不如，官署升格了，業務能力反而降低，這種反常現象更令人懷疑是否有官商「默契」。

至少環保署自簡又新以降有關人員都應對登革熱負責而辭職，中華民國還有很多有守有為的人等著為環保大業一展身手。

登革熱與寶特瓶的關係如此密切，也成了台灣大地反撲故事的序曲。

台灣的 天皇論

撰文■戴 晏
圖片提供■吉井孝史



元月七日，日皇裕仁去世。七日的台灣各晚報，以及八日的各早、晚報，無不競以顯著版面報導。這些報導的內容與形式的總和，對於戰後台日關係，應該是個有個參照價值的說明。

和韓國比較起來，台灣的報紙輿論，缺少獨自的、批判的日本論和天皇論。因此，各報雖然在元月七、八兩日發表了認定天皇戰爭責任的社論、評述、特寫，却同時刊登不少美化裕仁、使裕仁無辜化、贊美天皇制的文章。聯合報元月八日刊出高陽「日皇裕仁逝世後的省思」，基本上在說裕仁秉性善良，受軍人挾持，勇於面對戰敗，「足以不朽」，立論與同日社論及駐日特派員陳澤禎詳實特稿矛盾。這矛盾也見於元月七日

日本市民反天皇示威：「雖然天皇死了，侵略的歷史也不會消失」。

對於裕仁之死，台灣的學界發表意見、寫文章的人很少。年輕一代留日學者的意見尤少。王友仁的天皇論已見前述。鄭欽仁教授批評日本對台灣歧視，雖另有深意，但光從表面說，在日本與中共建交前，自民黨政府的日本如何附從美國「保衛」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歷年力排中共，如何解釋，也堪玩味。一月十一日，留日學人李永熾「裕仁與共犯構造」，批判陳映真元月七日在中時晚報所刊「裕仁天皇在亞洲的共犯構造」，抨擊「中國民族主義」。少壯一代留日學人中若干人特殊的日本論和天皇論，恐怕也是東亞地區自許反體制知識份子中所僅見。

國民黨對於裕仁的態度，在蔣介石「以德報怨」、「戰後日本國體由日人自決」的框架中，不言可諭。而台灣最大的反對黨民進黨，似乎尚未形成它自己的日本論與天皇體制論，從而也似乎尚未形成它自己的亞洲、世界的視野吧。

1950年以前，台灣人民在50年反帝鬥爭中，形成了他們儼然的日本論和天皇論。他們在1895年以後慘烈的武裝抗日與壯絕的非武裝抗日鬥爭中，表現了自己的日本論。

1950年，美國第七艦隊封禁海峽，反帝抗日傳統在大肅清中斷絕。過去協贊日帝者，在反共肅清中變身，與新權力結託。日帝法西斯共犯，於是逃脫歷史的清算，先變身為反共法西斯的共犯，又變身而為美日在戰後塑造「親美日／反共／與中國分斷」的，美國基地台灣國家之政策的從犯。

裕仁之死在台灣引起的知性的、傳播文化的漣漪，再度引起解嚴後清算台灣「戰後體制」、以及內包於台灣戰後體制中的天皇論與日本論的急迫性……

中時晚報。文化大學王友仁「昭和時代的結束」，諛美裕仁，不啻日本極端擁皇右翼文人手筆，又與同日深刻駭要的社論「歷史正義不能瞑目」，以及副刊白石、宋碧雲、陳映真三篇文章觀點、立場完全迥異。標榜民間立場的自立晚報，有「駐日記者」陳世昌的兩篇文章。「裕仁天皇走完八十七載人生」完全是把天皇柔弱化、善良化、反戰化，間接諛卸戰爭責任。至於陳世昌訪問日本保守派大報產經新聞社長，出版「蔣介石秘錄」的鹿內信隆的文章內容，其美化與歌頌天皇，自不待言。

也許這就是所謂不同意見的平衡吧。但人們却難於想像，若陳世昌、高陽、王友仁諛美裕仁的文章，出現在韓國、中國大陸、泰國……的報紙上。

撰文：楊凌



去年元月蔣經國遺容開放
給民衆瞻仰當天，
小販當街叫賣
「永懷領袖精神紀念章」。
(攝影■林育德)



去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的時代，
落幕之後，台灣到處是輸人不輸陣
的「大場面」。這些活動過去只
出現在「獨裁法西斯慶典」；
今天，街頭活動中到處嘹亮著
「要拚才會贏」的壯闊歌聲。
這些大場面，是否只是好看頭？
一九八九年，將是真金煉火的一年。

大場面， 好看頭？ 要拚才會贏的年代

撰文：楊渡



强人之死

元

月十三日，曾經遠赴蘇聯求學寫過批判父親文章，曾經在大陸贛南打過老虎，也曾在台灣右打孫立人，左打C.C.派而終於掌權的蔣經國總統，在連串改革開始邁步之際，在國人的憂慮、期待，而終於來臨的目光中，走向人生終站。

國府遷台後的第二位强人的去逝，意味著另一個時代的開端。這尤其以國府權力核心最為慌亂。哀肅承命者有之，狼突虎躍者有之，結黨連派者有之，權力競逐賽

於焉開始。這段期間以自立晚報報導權力爭奪戰最為詳盡，道盡了宮廷派、黨務派、行政系統、軍系等的合縱連橫的權力遊戲。

强人政治解體，意味台灣社會上層控制系統的鬆動，民間社會力活動空間在此一空檔中得以擴大，於是各種大場景的抗議活動相繼揭幕，展開了繁複又紛亂、令人目不暇給的羣眾運動，而這些又迥異於以往的政治活動，反而展現更寬廣的動員。

蔣經國去逝時，是否曾夢見青年時代的西伯利亞草原及冰封的蘇聯，外界無法知悉，但他所在的台灣，却有社會運動展現

了萬馬奔騰的面貌。

老兵之戰

有黨外知名人士曾形容「國民黨是活在借來的時空中」，這句話的明確意義甚難索尋。但很明顯的事實却是，國府當局曾向歷史借貸，也曾向未來借貸，而這些歷史與未來的借貸若無法逐一清償，現實之路將坎坷不堪、迷霧充斥。一九八八年的社會運動便是歷史與未來的借貸一齊湧至，向國府索討的一年。農民、工人、老兵、環保、股票、孫立人、雷震、客家人、原住民等等，在在都是為歷史索賠，向未來要求的運動。

老兵，這一羣被視為「外省人」的社會底層的聲音就是最為鮮明的典型。他們向國府所要的歷史債務是「讓我們回家」，他們要求國府既無能帶他們返鄉，也讓他們有一條路去探親。在蔣經國總統在世時，這條路開出來了。

然而老兵的債務千纏百結，難以理清。諸如退伍金的發放，戰士授田證的收購即是。戰士授田證是國府開出的未來的支票，老兵們要求這張空頭支票應兌現，於是在蔣經國總統去逝二個月後，即走上街頭。老兵是國府內部的力量，却竟是反抗的力量之一。

農民之怒

從一九八七年底的農民五千人齊集立法院抗議農民政策開始，農民運動便如野火燎原般焚燒蔓延。各地農權會相繼宣告成立，並集結為更大規模的抗議。

總的來看，這是農民對決策中心長期犧牲其利益的一次索討行動，但農民本身（尤其是傳統小農制下）的封建意識型態

及其性格却限制了它的發展，從而演變為後來分裂的悲劇。

農民抗議的串連是由果農所開始發動的，這一方面是由於果農經由商品交換網而建立一定的命運共同體概念，再其次則是果農為工商產品的出口而飽受進口農品衝擊，受害感既一致且深刻，於是轉化為對美國的批判。

但相對的農業生產的多元化使得農民利益並不一致，以致於有雲林農權會發動的五二〇事件。這次四十年來衝突最劇烈的流血事件，由中午十二時遊行開始，至入夜轉為街頭遊擊戰，至次日清晨猶有零星救火衝突事件。在台北火車站前，在台灣，這是「城市遊民」的典型性反應。

五二〇事件的衝突與大批人被捕，使得各地農權會的組織擴大出現困境，而農民的動員也成為不可能。此後，農運在此次過度高亢的、脫離社會基礎的事件後，走入沈寂。而農盟與農權總會的分裂，更顯現小農的封建山頭主義性格。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反省，五二〇事件是使農民運動走向沈寂的一次「盲動」，也是一次悲劇。

歷史之債

沒有人能料到，强人的去逝與歷史冤案的翻案風來得這樣快。二二八案、雷震案、孫立人案、張學良案都是典型。

從舊權力與新權力結構的關係來看，一個新權力結構固然要上承權力合法性，但更為重要的則是為穩固新權力結構，務必要償還或洗清舊權力結構的債務。準此以觀，蔣經國就任前曾有一段「大學雜誌」的洗刷期，而李登輝則是這一股自發性的翻案風。

「五一罷駛」當天的板橋調車場。
(攝影■謝三泰)



會大量形諸於報端的這些案件，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最為重要的關鍵在於它是由蔣氏父子兩代在權力建構過程中所曾犯下的錯誤，因而它一方面是舊權力的「債務」，另一方面又是新權力亟欲擺脫的陰影。當這些翻案風逐一發生，固然一方面暴露了舊權力的冤案與黑暗，但同時對新權力有洗清作用。所以，這些事件應辨證地來看到它的兩面性。孫立人的生日，賓客雲集，上至達官，下至舊部，其實是兩種心情。一種是洗脫冤案平反的舊部心情，一種是擺脫或撤清舊權力陰影的官方心情。

「五一」罷工

五一勞動節的火車駕駛員大罷工，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巨大震撼，沒有人曾料到工運的力量是如此鉅大，以致於鐵路交通全線癱瘓，全省活動為之大受影響。

發動起這場名為「集體休假」（這是勞基法保障的基本權利）的實質性罷工，是火車駕駛員聯誼會。它既非法定工會，亦非體制內任何有名團體，但一經號召、宣傳，集體休假即告成立。這件事喧騰海內外，連日本知名工運團體都派人前來了解。

五一鐵路罷工所暴露的問題是：一，甚至公營企業都未守勞基法，官僚資本的企業本身都不守法，還談何其他？二，鐵路為壟斷性企業，却經營到賠本的地步，則員工難道該成為腐化官僚的犧牲品嗎？三，公營企業工運早有發展，但在此次展現其力量。

五一的震驚，不僅撼動工運，使士氣大振，也同時將企業主（無分公民國營）搖醒，使其危機意識萌生，當然官方也派出大量人員去進行安撫工作，這是百年來，台灣首度有這麼大規模罷工。

苗客之戰

如果說有什麼社會運動是未來最大的必然發生且持續進行的，恐怕只有工運。

延續於八七年的工運是一場綿密而複雜無比的組織戰，而不是宣傳戰。勞工羣眾各種自發性的「工會改造」就為此作了最佳的證明。換言之，工運之不同於政治運動之處在於除非透過組織性動員，否則毫無成效且易致失敗。

再就工運的階段性來看，也並非到達否定「私有制」的階段，各種抗爭其實是停留在法令權益未受保障的範圍內，所以追討勞基法權益成為抗爭最大主題。準此以觀，工運的階段性上限恐怕仍在於法定權益如團結權、工作權、爭議權等的保障與落實。

這樣的事實也暴露出官方所訂的法律並未認真執行。反而是任由企業主隨意實施。苗客便是一種法定權益的追討行動，是工運中民營企業的最激烈的典型。而苗客事件中企業主的態度，也典型地呈現企業主的性格與僵持，以及官方傾向資方的基本態度。

「工法一案抗議大遊行」要爭取的是勞工的尊嚴。
(攝影 ■ 謝三泰)

從勞資關係與合法範圍來看，勞資雙方誰是誰非，誰合法誰不合法非常明顯。但是由工運的立場反省，則苗客無疑是一場失敗的罷工。它既無罷工準備，又無長期抗爭計劃，更無談判上下限討論，以致於最後不堪長期抗爭而逐漸妥協，更為悲哀的則是：全省工運人士為此全數浮現在苗客，有如列隊一般，但戰不過一個企業主。實力虛實，頓時顯露無遺。苗客因而是抗爭最慘烈的典型，也是勞、資、官三方暴露其實力與本質的一場戰鬥。

二法一案

發生於一一一二的「二法一案大遊行」是一次極為奇特的工運。它是所有工運團體中，合法的工會加各種非法的聯誼組織的結合體。此次大遊行是一場組織性的串連加宣傳性活動的實力展現。

二法一案所指的是勞基法、工會法以及苗客事件中被起訴的汪立峽等人的案件。它的值得矚目之處在於：以往的工運一直是法定範圍內的爭取，但此次是對法本身的要求，因而團結層面可加以擴大，呈現不同於往昔之同情性支援某一勞資爭議的小局面。

然而，二法一案行動小組之歸於沈寂亦正在於這次行動本身隱含的矛盾。最主要的矛盾仍在於工運既為一種組織戰，則類似政治運動的宣傳作法，實有不適當。因街頭遊行係在於藉此喚起權利意識，如今的工運却已自宣傳權利意識的階段進入組織階段的「陣地戰」了。

七七整編

七七是一幅國民黨權力結構調整的縱深解剖圖，也是理解國民黨政黨本質及其社



為資本家付出青春與血汗的廣大女工羣眾。
(攝影 ■ 謝三泰)



會控制脈絡的總環結。

在七七之前，各種為中央委員選舉而展開的政治動作頻頻出現。直到七七開始，來自全台各地的黨代表住進飯店，展開「外面鋪滿鮮花，內部展開廝殺」的權力爭奪戰。

七七的選戰，是強人去逝後李登輝體制的建構的基礎。而這基礎是軍系、海外系、黨務系、行政系、林洋港系、地方派系、資本家的合縱連橫加混戰。它所顯示的意思是：以上諸系便是國民黨藉以確立的基礎。一位採訪國民黨十三大會的記者曾這樣形容：「在這裏沒有什麼開明派、自由派、左派、右派，是的，只有權力鬥

爭。」但李登輝並未在這場戰爭中獲勝。

李登輝體制的確立是在內閣改組名單公佈後始告浮現。總的輪廓是：強元首、弱內閣；以致於元首可直接指揮內閣閣員。這便是七七的有意思之處，另一個強人逐漸浮現。「誰也不怕誰」的口號在七七之前甚囂塵上，但七七之後，權力追逐者們開始怕一個人了。

原住民之吼

還我土地運動是原住民運動歷經幾年來的摸索之後，所提出來的一個新運動方針。此一方針不同於文化、人權項目之處在於：訴求明確、經濟目標明確、談判條

件明確。因為明確，所以運動較易奏效。

原住民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人權一直是台灣社會最底層的。但由於原住民部落分散於各地山嶺之間，連絡交通極為不便，加之貧困，要作羣眾性動員非常困難。若無組織網加以聯繫則連理念宣傳都還達不到，更不用談動員了。

此次還我土地運動之所以能夠動員三千人北上抗議，固因成立「運動聯盟」，但更重要的則是長老教會的加入。散住各地部落的長老教會發揮其組織功能，將羣眾動員起來。加之教會在山地影響力極大，因而動員能力較強。

「還我土地」運動可謂相當有效，政府迅即採取勘地及還地措施，雖是修訂補緝，但却對運動的擴大的正面作用。然而，土地問題只是其中一小環，更重要的仍是少數民族的存續問題，這是弱勢少數族羣永恆的課題。

林園之圍

自反三晃、反杜邦之後，環保運動頓時蓬勃起來。蔣經國去逝前後，環保運動的自力救濟模式依舊方興未艾。然而，由於環保運動以受害感訴求為主，因而當污染源消失，運動力源消失，即宣告停滯。

一九八八年的環保運動有反五輕、反六輕、反核等等。而地方性自力救濟的索賠行動則蔚然成風。尤其一些養殖業者的索賠費案，更是從南到北風行不已。而目標則皆對準公營大企業，包括台電、中油等。

林園案的圍堵及索賠是最令人震驚的一次。它充分暴露號稱石化王國的台灣，以及各種「台灣第一」（如運動鞋、雨傘等）原來是建基在如此悲慘的污染上。而

造成此次圍堵的最大禍首是工業局聯合污水處理廠，它廢水並未處理即予排放。

林園事件也給環保運動劃下一個陰影，那就是「要錢」的烙印。此一烙印無疑開下惡例，此後環保運動的前途，會備加艱辛。而官方的態勢及資方的力量，宣告明顯結合，並更形強硬，也是林園事件的後遺症。

股票狂燒

股票族是台灣近年來崛起於城市的「新種族、新人類」。他們之不同於其他國家的股票人口在於：並非依循經濟規則辦事，而是由像大家樂一般，靠「明牌」下注、賺錢或賠錢。

操控股市最主要力量是所謂「大戶作手」，他們包括了特權、民代、政要親屬、證券商等等。以此為上游，往下才是中級資本的投資者，再往下才是散戶。因而政府可謂是幕後控制的最大根源。控制機器的轉動因而對股市有絕對的影響力。

九月底，股市為了課徵證所稅而發生前所未有的大崩盤，長黑直下，落入四千餘點。這期間，號子立委、號子民代等相繼浮現。而更為荒謬的則是各種穿著西裝、洋裝的中產階級、家庭主婦走上街頭，宣告中產階級的憤怒與反叛。他們遊走於立法院、中央黨部之間，為錢賭性命，為錢紅了眼。直到股市又回升，才把他們拉回號子裏。

國家控制結構因可控制各種活動於一時，但却牽一髮而動全身，引起全面抗議，這便是控制結構必然的結局。

客語之聲

一二二八的客家人「還我母語」大遊行

去年1228客家人「還我母語」大遊行以孫中山是客家人為訴求
(攝影■吳仁麟)

股市投資人到中央黨部抗議財政部開徵交易稅
(攝影■許村旭)





長城上返鄉探親老兵
身後是一群
人民解放軍。
(人間資料圖片)



到忠烈祠瞻仰
蔣經國遺容的人群
的數目遠不及
蔣介石當年。
(攝影■林育德)

是一次規模巨大的遊行。人數約在萬人。一向是沈默而任勞動謹的客家人走上街頭，是一件奇異的事。此次遊行以國父遺像當名譽總領隊，亦是另一奇景。

客家人還我母語是對政府語言一元化政策的一次嚴厲無比的批判，尤其客家人佔四百萬人口，此一龐大的政治力逼使得執政當局迅即做出回應，宣佈電台開放客語節目。

此次客家人運動也有其極限。原因有二：①由於客家人遍佈各社會階層，上至

達官，下至走卒勞工都有，因而訴求僅能到達文化層次。②由於非階級性運動而是種族文化運動，因而難以為續，頂多到達此一高度，往下就得分黨分派了。

再由民進黨的「閩南沙文主義」情勢來看，客家人「還我母語」其實也是對民進黨台獨派的一次批判。也就是將閩南話與台灣話（包括各種語言）作一區隔。客家人的遊行，因而是極為鮮明且有趣的一次羣眾運動。

人間

報導攝影系列講座

秉持人文攝影的理念，透過相機，在生活的現場上，
在勤勞的民衆中，在關懷的土地上
體驗、反省、參與和記錄，來豐富和教育攝影者，
一直是《人間》報導攝影工作者的信念。
在這初春的開始，熱切地邀請您來與我們共同分享工作心得。

講題	講題簡介	主講人	
1/9 星期日 PM 7~9	淺談報導攝影的業餘與專業	報導攝影可以是小品的、業餘的；也可以巨構的、專業的，其中的異同在那裏？	李文吉 (人間雜誌 圖片編輯)
2/9 星期日 PM 7~9	從「豬師父—阿旭」的拍攝談報導攝影立體化的理念與實踐	用ENG來從事報導攝影是立體媒體的新嘗試與挑戰，其中充滿艱辛和喜悅。	吳乙峰 (全景工作室製作人)
3/9 星期日 PM 7~9	報導攝影中的人的問題	報導攝影中的人，無論是攝影者或是被攝影者，永遠都是受爭論的焦點，他們想的是什麼？	關曉榮 (報導攝影家)
4/12 星期日 PM 7~9	從天下到人間——一個攝影者的心路歷程	從財經雜誌的攝影到人間雜誌的攝影，一個攝影者的心路歷程。	顏新珠 (人間雜誌攝影)

《地點》台北市中華路一段41號 萬企百貨10F 時報廣場
《電話》3119145

人間雜誌社 電話：7091920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克寧奶粉 賀新春



年終大分紅

又是新的一年開始，克寧奶粉在此向您拜年，並感謝您過去一年的支持與愛護，自即日起，二月底止，舉辦「年終大分紅」，以實際行動回饋您！

年終大分紅：
自即日起，凡購買克寧奶粉900公克或1公斤，一罐送15元優待券一張，買1.8公斤一罐送30元優待券一張。

請把優待券連同鋁箔剪下，您可於下次購買克寧奶粉時，持優待券折抵等額貨款。(每罐限用一張，優待券於78年6月30日以前有效)
克寧奶粉以年終分紅向您致意，希望您能把握良機，多多笑納，為家人貯備營養，為家用多做打算，現在買克寧，正是時候！

1公斤或900公克
分紅 15元

1.8公斤

分紅 30元



克寧奶粉

最適合成長中的寶寶
總代理：吉時洋行

府上的 新三共胃腸藥

新處方!

有效解決因肉食等
脂肪攝取量增多的
現代飲食生活問題。
新製劑(細粒)容易服用，
迅速吸收，氣味清爽。

- 有效抑制因肉食而引起的「胃脹」……脂肪消化酵素Lipase AP6
- 減輕反胃、胃痛，並保護胃粘膜……持續有效的制酸劑
- 恢復食慾不振或胃弱的功能……氣味清爽的健胃生藥



衛署藥輸字第016273號
衛署藥輸字第016272號

胃脹、過食、過飲、食慾不振
三共胃腸藥 (細粒/錠劑)

三共株式会社 台灣總代理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分公司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二段70號4F 電話：(02)394-9121
地址：台北市寶陽路23號 電話：(02)3816740-9

北市衛藥廣字第7710469號

有孢子性乳酸菌製劑
Lacbon®
酪可胖錠

腹瀉、便秘、腸喀答兒、消化不良



衛署藥輸字第12056號



日本原裝進口

《人間放談》

後蔣經國時代 第一年 慈湖發燒113



政戰系統和政戰學校的
創辦人—蔣經國。
(攝影■李文吉)

楊憲宏：蔣經國已經過世一年多了，台灣的政治界仍未建立新的政治觀，所有政治力的「能量」中心仍然回歸到「慈湖」，這樣的局面從李登輝以下都是如此。就社會力一面來看，進步很多，不管是孫立人的生日也好，「一二·二五」事件也好，「五·二〇」事件也好，以及各方面的勞工運動、環保運動等可以說已經確立了大眾對權利是自己要求得來的認知。而大部份的人也已經確定蔣經國是值得想念但不必膜拜的人；就文化力而言，我們就比較失望了，因為國內的傳播媒體還是一如往常的跟隨政治人物

放談參加者：
張忠棟 台大歷史系教授
朱高正 立法委員
金恆煒 《當代》總編輯

主持人
楊憲宏

記錄整理：
曾伯堯 簡慧蓉

攝影：
顏新珠

時間：1989年1月14日

《人間放談》

的「追懷蔣經國」的秀在起舞。

我們統稱這整個現象為「政治發燒」，但是發燒的方向不一樣。所以我們把這次放談的主題，分為三個重點來談：第一、面對整個政治力量我們談責任倫理；第二、面對社會力我們談社會力變遷的狀態；第三、是媒體批評，因為媒體仍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力量，希望經過這次放談能給社會一個比較明確的社會圖像。

朱高正：剛才主持人提到大家都到慈湖去，有一點是很耐人尋味的，在這一點上來看，我們仍看不出這和君權神授的觀念在本質上有多大的差別。也就是說今天執政者他對於自己的所做所為不敢說都能符合憲政體制和民意的要求，所以若他到慈湖則可提高他還停留在權力中心的正當性。

所以若是一月十三日大家要慶祝一下沒有什麼不可，但要說是從那個角度來慶祝……

張忠棟：你說紀念還是慶祝？

朱高正：就算是紀念好了，其實紀念和慶祝對我來講沒有什麼差別。

容忍組黨

我們應該是以社會為主體，不應該是以被紀念的那個人為主，而且著重點應是在於他最後那兩年所做的一些努力。在這一點上我絕對是對無可置疑，給他高度的評價。尤其是在1986年9月28日以後，他為了政局的和諧容許了反對黨的成立，這就是一種非常不得了的決定。我想其實他若「不寬容」大概大家也認為是理所當然，也沒期待他要這麼做，而且那時美國方面認為黨外組黨破壞政治的安定。既然

如此，那麼蔣經國更是可以肆無忌憚的取締民進黨。但是從他對民進黨的容忍到解嚴，到對國會的全面改選，他一直努力嚐試去落實，而他也遭受到許多老一代議員的侮辱。早在1987年的8月份我便聽過一些老議員親口說道：「如果蔣經國敢對我們無情，就休怪我們對他無義！如果他真的要我們走路，我們就先把他罷免！」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在他們內部為了要推行改革的阻力是肯定存在，而且是相當大的。所以我認為如果我們要紀念他應該是紀念在這一點上。

在經濟方面，他也是值得令人肯定的工作。

蔣院長時代

民國58年，當他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時也兼任了一個財經的職務，台灣才開始有財經的會議。民國61年他接任行政院長之後，那時我們的外匯存底不到十億美元，他却有魄力斥資2580億新台幣做十項基本建設工程，這一點在今天尤其值得懷念。反觀現今我們的外匯存底雖然那麼多，卻沒有大型的公共建設，而那時却是在外匯存底不足之下要籌錢、找人、找技術，這



張忠棟

種魄力、擔當可能是和他的出身背景、對國家沒有功勞有關，若他要繼承大統則須有所表現不可，再加上本身「太子」的身份，當然也比較容易贏得人心。

因此若能藉著一月十三號他的過世，以在台灣的老百姓為主體，來要求現在的當權者向他在政治和經濟這兩點上的成果學習並齊齊倒也很好。但我看到的無非是依樣畫葫蘆，而大眾傳播媒體也一直未將這層正面的意義凸顯出來，似乎只是在做敷衍、交心表態一番而已。

老百姓在那裏？

就主持人所說的「責任倫理」一點來談。我的看法是今天我們可以確定，走向民主法治是國人的共識。而我們常常在談的“法”其實是有其倫理的內涵，也就是說“法”的制定應該是來自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共同意志，如此老百姓才不是單純的被統治階級、才不是奴隸。若是法治脫離了民主，那麼便是暴力統治；但若是民主完全缺乏了法治也不能稱為民主，而是暴民政治。這兩者是有所差別的。

所以現在我們極力倡議的國會全面改選，就是希望如何讓今天的法令規範能夠擁有民意基礎和倫理的內涵。因此當政者口口聲聲以老百姓為主，究竟老百姓在那裡？一定要以民意機關為核心才能健全法治的倫理。

心虛者去慈湖

在這裡我不得不批評，斥資巨額建造慈湖以及中正紀念堂的人背後所涵隱的心態。在台灣沒有民主以前，我本人是絕對不進去這兩個地方的。

我認為在現在整個政權的正當性還未得到實質上的改善以前，那些到「慈湖」膜拜的人都是心虛者才去的，不是去那裡表態，不然就是去虛張聲勢代表他的權力來源的正當性，或者趨炎附勢的人。無非就是這三種人。如果還有的話就是再加上一個——無知的大眾。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日子的紀念活動裡，不應該只是媒體上的發燒，而應該是將蔣經國生前對於這塊土地的貢獻，以及對於整個歷史發展的意義提出來探討，並且以國家的前途發展為前提，繼而對當政者有所要求，才不失去發燒的意義。

原來想發更大的燒

張忠棟：也許從表面上看，在一月十三日這天，政界和傳播界方面的反應好像仍是舊式的反應——亂發燒、盲目的發燒。不過我覺得政界也好、傳播界也好或者是某一派的人也好，他們的心目中可能是想發得高一點，但事實上我看到的這次的燒似乎不是發得那麼高。

如果我們把蔣經國和蔣介石去世的一週年做個客觀的研究比較，我個人有一個簡單的感覺：蔣介石過世一週年時發燒可是發得厲害。可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是只有中央日報和中國時報兩報有特刊，但那是時候是幾乎各報都有特刊。而我們也可以看到昨天有一些人到「慈湖」去敬禮膜拜，少數的機關也有紀念的儀式，但蔣介石逝世一週年時紀念的儀式和人潮場面却是盛大許多。

昨天看電視時，連我不大管政治的太太，都感覺到台視、中視都有特別節目，華視居然沒有特別節目！而蔣介石過世

一週年時恐怕三台都有特別紀念節目。

朱高正：其實華視也有特別節目，而且就在同一時間，只是他們把蔣經國的死和岳飛的死聯結在一起。

張忠棟：難怪昨天岳飛死了個半天還不死！

如我前面所講的，為什麼很多人原本想發更大的燒，結果事實却非如此呢？這其中就有值得全面去探討的事。也就是社會也許是經過過去這一年可以說是相當的開放，但是政治結構基本上還是沒有開放，仍是當年的徒子徒孫。所以你要他們不去發燒也不行，因為如朱委員所說，他們一切的權力皆來源於此。以傳播界來說，當年也是只有仰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個家族的鼻息才能辦報。今天只是稍微的開放，因為仍然是受制於舊的觀念、舊的模式影響很深，要談到全面的開放也不是那麼容易。

剛剛朱委員是相當的肯定蔣經國去世前最後兩年在政治的開放上所做的努力，以及他早年在經濟建設上的貢獻。不過我想對於蔣經國在世時的正面表現絕對沒有人反對的，但問題是過去這一年更多的新聞媒體，讓更多一般的人看見了不論是蔣經國、蔣介石，甚至包括了整個國民黨，在過去四十年來在台灣失敗的一面。

評價負多於正

最近我在《中國論壇》發表的一

篇文章裡將國民黨執政四十年來的台灣做了一個總的檢討，我給予的評價幾乎完全是負面。這個評價並非我個人的評價，而是從很多資料內綜合而來。從長遠的方面看，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究竟蔣經國所做的一切是正面的貢獻多，還是負面的多？過去蔣介石死的時候，大家只看到他正面的一方面而不見其負面的影響，即使有，探討的也很少。倒是過去一年內，因蔣經國的死從而探討他和蔣介石和國民黨，對他們過去負面的評價其實談得很多。包括各種翻案在內，都是一種新的感受、新的探討，而這種新的探討對於蔣家父子和國民黨負面的評價非常的突顯。我想這是今天使得有些當權者雖然是吃蔣家的飯長大，但有些肉麻的話是說不下去了。

為何不早改革？

另外從蔣經國本身而言，對於他早期的經濟建設我也是給予相當大的肯定，不過問題是，蔣經國上台做行政院長開始推動行政革新，促進經濟的改革，時值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後。那時實際上已有許多人深切感到台灣整個局面的大變動，以及台灣在國際上的生存和何去何從？因此那時便有很多大學雜誌的年輕人提出了政治根本改革的意見。假定蔣經國那時候便了解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而著手去做，就遠比他臨終之前再來做有效得多。而他



那時在行政的革新和經濟的建設的主要作用，實際上是撇開了根本的政治的改革不做，而去做比較枝節的事情。當然這經濟建設還是有意義的，但真正從長期的評價來看，實際上就是當初他做行政院長時可以做而沒做到的事，事實上就是他的失敗，到最後他才來做。這也是造成現今對他之所以會有兩種不同的評價的原因。一種是台灣能自他開始有民主的改革，這是了不起的貢獻；但是另外一個完全反面的評價，即是他做這件改革做得太晚了。雖然他抵抗了很多保守的力量而下了這個決定，可是我們却也可以發現，自他死後這些事情一直無法推動。如果他能在死前有足夠的時間來做準備，那麼這些改革應該就可以做得更順利。

有人肉麻的說……

此外，一般人的觀念認為，他之所以允許民主政治的開放，似乎是他個人主動的意念，甚至有人肉麻的說他早在十年、二十年以前，便預期台灣社會會演變到今天這個民主的地步，然後他便適時的配合社會的改變而作開放。這簡直是騙人的話。

我的感覺則不然。其實他最後所做的改革，並沒有什麼主動的因素，完全是被動的。這個被動力來自兩點：一個是經過幾十年的選舉之後，社會力量的興起，包括民主進步黨的成立，他除了容忍之外別無他法。這一點我和朱委員的看法不完全一樣。我想，在經過「美麗島」事件之後他應有所了解：抓不勝抓；另外一點促成他開放的原因是，自俞國華當行政院長之後，一些內部政治的發展給他的刺激很大，例如重大案件的發生：

江南案、十信案……。可能讓他意識到政治的結構已經非常鬆散、非常不正常而必須有所改變。所以，這些改革還是源自被動，若他在更早以前即能意識到的話，那麼這些事件就可以避免發生。

不再「一言堂」

所以在這一週年的時候很多人要作文章，而文章究竟該從何做起？不應該不收斂一點。不再是像過去蔣家籠罩一切，「一言堂」的局面，在事情上應該會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我預期將來這種發燒會愈來愈淡以及整個局面的發展和社會秩序的開放，然後這些徒子徒孫慢慢從權力的位子上掉下來，國會經過重新改造，新的民意代表起來之後，又會是另一番景象。

金恆煒：把「發燒」當作現象來觀察，我覺得它在歷史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那就是：斷裂。以過去來說，蔣介石過世時為什麼它發燒得很快？表示那時候他們政治的機器轉動得很快，電源很充足。但蔣經國以後它的電源慢慢開始的少了，然後權力中心的來源，將來可以很清楚看出是從一個人或一個系統出來的，所以我說它在歷史上最重要的地位是處於一個斷裂的地位。以前它是從一條很清楚的線承續下來的，但現在蔣經國死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他在歷史上的地位，即是結束了一個時代而開始了另一個新的時代。而新的時代該如何發展？其實和蔣家有很大的關係。蔣家在統治時期埋下了所有的種子，其中自然有好有壞。譬如當時有《自由中國》，這條路開發下來實際上是非常健康的。至於壞的方面呢？我們都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過去黨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一

直到李登輝時期，從新聞上可以很明顯的看出黨政之間相當大的摩擦和抗爭，因為承繼了歷史很大的包袱。所以有現在發燒的情況。不如在十年以後再來看蔣經國這個人，我想是跟現在的情形完全不一樣了。

也可以說歷史是相當殘酷的，蔣介石過去的豐功偉業，不但現在已經沒有人再去提，而且他那時候的黑暗面現在有人一一去翻出來。所以，如果從歷史的角度去看蔣經國的定位，是非常有趣的一點。

西方有一位學者曾說過：「我們寧願選一位能讓我們吐痰的政治人物，也不要一個非常強的人來督導我們。」我相信，將來台灣的政治發展在重組過程裡，無論是健康面或不健康面勢必都將有所競爭，但是如果健康面強的話，我們是不是就會走向比較好的路途？這是該值得注意的。

（以下人名用簡稱：楊、朱、張、金）

「朱高正是誰？」

楊：有兩個問題請問朱委員：第一、在去年蔣經國去世之時，報紙上刊登朱委員為此落淚，不過最近又聽說當時那幾滴眼淚是硬擠出來的，請您就當時的情形說明一下。第二、在您當選的時候，蔣經國坐鎮在中央黨部視察過所有狀態之後，只問了一句話：「朱高正是誰？」這句話顯示當時辦黨務的人沒有人匯報給他您的身份，所以當他看到您當選之時的心情如何？我們無從推測，但從他問這句話却不難想像，他對黨務機構辦事能力之不能信任可見一斑。因為至少他們沒告訴他朱高正會當選。

朱：剛才張教授一再強調改革太

慢，並且是被動的情況下才改。我先就針對這兩個概念發表一些個人的淺見。

是不是被動改革？

是不是被動才改？我想從整個歷史經驗來看，任何一個當權者，包括最英明的，幾乎沒有一個人會主動樂於去改變一切。差別只在於他聰明與否？如果是聰明的，那麼至少他還可以看出不改革的後果，他才會主動去改，但這種主動還是建立在他對客觀事實的認知上。而另一種是意志力薄弱的當權者，他非要等到時勢已到不得不改的地步。為顧及顏面才勉為其難的退讓幾步。

但是有一點却是我們不能不了解的：會主動去改那不是人，是神，是上帝的事情。人就是要被動才會去改，因為改變將會影響多少人？有多少既得利益將會被重新分配？而分配之後是否能維持原狀，以及能否令他們滿意，他們不得不懷疑。所以不僅是當權者如此想，他的下屬們也是這麼想法。舉鄭成功而言，當初他要來台灣，即有三分之一的部下不跟隨他前來，因為他們認為在故鄉還能打家劫舍，來台灣以後日子就沒這麼好過了。在這



種情形之下歷史的背景就是應該考慮的。

改得太慢嗎？

至於說到改得太慢。也許我們應該可以從蔣經國在 1972 年當行政院長時來看，那時他並沒有擁有太多的權力。蔣介石的霸道是眾所皆知，他絕不可能將權力交給他唱反調的蔣經國，所以基於這點現實的考量，蔣經國即使想有所作為也會有所顧慮。除非蔣氏父子兩人是一條心，但如果不是呢？我們又怎能對蔣經國有所苛責呢？蔣介石和蔣經國之間有代溝是可以確定的，以他當初抓權的時候，對於這些大老級的人就不知花了多大的心血去安撫。因此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想有所發揮也是相當的有限。

所以並不是他改得太慢，而是當時缺乏改的條件，再加上來自於民間反對的力量太薄弱，根本沒有改的必要。

一個專制的政權是很沒有信心的。所以我常常強調的策略是衝兩步，然後退一步，這也算是進一步了。但是絕對不能步步進逼，在他們退得快倒下去時我們趕快主動退步，即時頓住，保住戰果，讓他們以為撿回了一步，覺得有面子。這樣幾次之後，他們會發現其實讓步對他們並無影響，而且還可以塑造開明的形象。用這種半哄半騙的方法讓他們知道改革對他們也是有好處，這樣日後的阻力就會愈來愈少了。這是要講策略的，而不能單憑實力。

1987 年 4 月 19 日當天，民進黨「三·二九」的臨全會決議到總統府示威，我是反對的。我認為他們為了要去抗議國安法，是因為不相信國民黨，由於不相信，所以才會

朱高正

懷疑國民黨使用三原則作為取締民進黨的依據。我問他們：「既然你們都不相信國民黨了，難道相信國民黨不會利用這個機會製造事端？製造衝突？再來一次美麗島。」這是當時我最擔心的一點。所以我一直主張做事要謹慎，不出招則已，一旦出招就要奏效。

對於蔣經國的死，我曾模擬幾種狀況來考慮：糊里糊塗、慢慢的死，這種衝擊可能是最小的；而突然的死，讓人措手不及也有可能。

蔣經國死的那天晚上，我並不知道軍事會議已經臨時停止，還急著四處找鄭為元。當天下午，我還在立法院口述有關蔣經國生前應該儘早做好權力系統的移交問題，沒想到晚上突然宣佈他死了。我馬上向許榮淑建議當天晚上九點召開「緊急中常委會議」，另外也交待助理通知所有的傳播媒體十點到民進黨中央黨部發佈新聞。我們當時的主張是不要抱著幸災樂禍的心態，不要讓軍方的保守勢力藉機大作文章。但是據我所知台南市民進黨的服務處還是被人放了鞭炮，被一個不認識的人，這個人是誰？看門的人也不知道。放完之後，然後就來了七、八個人進去將服務處砸得亂七八糟。至於這些人是誰，現在還在令人猜測。

我的眼淚值錢！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先將一切安排妥當，剛好一位報社的記者進來，我知道我的眼淚值錢，悲從中來。果然隔天的報紙就刊登出來。這對於那些保守人士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讓他們認為連反對色彩最濃厚的朱高正都哭了，免得人家說國民黨哭、民進黨不哭，現在大家一起哭，而且是他們跟著我們

哭。所以此後凡是蔣經國的靈堂我都不必去了。讓他們沒有機會轟動。

張：他們又上了你一次當。

朱：我的參謀作業一向做得很好。

安安穩穩吃到死

我覺得蔣經國的死亡在台灣的民主演變當中，是個很重要的變數。改革是須要持續的，最怕出現斷層，所以我這個苦心是很不得已的只能在那個時候表現出來，考慮的是如何讓政局在愈少的變數的狀況之下過渡過去。

有些少不經事的，就想利用這次的事件將所有的保守派全部掃除，我覺得這是不智的舉動。要有個活路讓他們走。我常說當然是再沒有大魚大肉的了，但是也分一些小魚小肉的給你，不要像以前都是你壟斷。如果你能分一點出來，那麼可以保證你能安安穩穩的吃到死。

不過可以確定一點：政治的改革要比經濟的改革更難。也就是打倒政治特權要比打倒經濟特權更難，尤其是在台灣。記得在我剛上任立法委員時我便表示過：「今天做一個反對黨，最難的就是如何使用非暴力的手段，去達成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完成的目標。」今天我們在做的，事實上是接近革命，却又要沒有革命的弊，所以做很多事都必須很謹慎。我相信改革是須要互動的，而不是靠片面的恩惠來推、來給，那一天他不想改了怎麼辦？所以我想最主要的是過去沒有組織的力量，自從「九·二八」民進黨組成以後，這才開始出現了有組織的反對力量。當然民進黨的出現也不是蔣經國樂見的，但他被動的容忍了。而我們也不能否認，當民進黨

的出現之後對整個台灣政局的進步、互動產生一種加速推動的催化劑。

反對黨變執政黨？

楊：下一個容忍的階段就是反對黨變成執政黨了？

朱：我認為下個階段，最妥當的就是反對黨和國民黨共同執政的這段期間。

張：是不是就是「聯合政府」？

朱：我現在考慮到的是因為現在還有好幾個部門是高度黨化的，像軍隊、情報機關、中央銀行等。一旦讓民進黨走上執政的舞台，很難保證這些黨化的機關不會跳起來，因為他們可能成為被整的目標了嘛！我的意思是，先讓國民黨和民進黨籌組一個「大聯合內閣」做一個過渡期。因為你當反對黨和當執政黨不一樣，反對黨講話比較不須要負那麼大的責任，但是如果當了執政黨，則整個 Mentality 必須全改過來。所以若是現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想將十個部長分三個給民進黨也不過份。我們至少卡住你一點。

張：假定下一次選舉，民進黨得到60%的選票，有一天國會變成是你們多數的時候，你還準不準備「大聯合內閣」？

朱：如果國會已經變成我們絕對多數的時候，我們當然不跟他們搞聯合內閣，但現在就是因為國會還沒全面改選，而我們實質上有那麼強的代表性，却没有權力，用這一點來逼老 K 是很恰當的一個 Deal。

張：再講下去啊，你的「陰謀」都出來了。

朱：我這是陽謀。推銷一下，在國會還沒全面改選的時候。我甚至

講說：「你的『退職條例』我讓你，我可以考慮考慮。」換來「大聯合內閣」，這樣的話我相信可以讓民眾對民進黨也比較有信心一點。

在這裏我要補充一些。國民黨和民進黨合組「大聯合內閣」三年之後可能是這樣：分裂了，民進黨又再去當在野黨，國民黨繼續執政。另外一種情形也可能是分裂後民進黨變成執政黨，國民黨變成在野黨。這些都有可能！

所以說國民黨不要那麼緊張，他們還是有希望。他們也可以藉著聯合內閣讓民眾看得到：「民進黨就是沒辦法執政，讓他們執政，他們也做得不好。」但是如果真的讓我們來做的話，就最難的：交通部給我們做做看嘛！

楊：國外的理論也是這種傾向，他們認為台灣真正民主的脚步，大概是在民進黨執政、國民黨在野，然後再倒過來，國民黨執政、民進黨在野的時候才開始。不過你又找到一個更中間的點——「聯合執政」。

張：我想未來的發展就很難預料。

不過我仍想回過頭來談談蔣經國的開放，究竟是主動、被動或者太晚的問題。我剛說的意思並不是完全斷言蔣經國的改革太慢和被動，那只是我個人的判斷，當然有些人並不贊成。

另一種聲音

而我的根據是觀察了過去一年來，每當發生社會運動、街頭運動時，總可聽到保守的在野黨埋怨「蔣經國當初實在不該開放」之類的話，直到這次「一·一三」的發燒，傳播界莫不贊揚蔣經國解除戒嚴，將台灣帶向民主的成就，好像

功全在他一人，台灣之所以能民主完全是他主動配合得好……

朱：完全將他神格化了。

張：按照過去的情況，主動開放之說還通。因為只有唯一一種聲音。但是因為現在剛好有另外一種聲音，所以大家在檢討蔣經國的功過時有另外一套不同的說法，使得那些想發大燒的人不敢亂發。

朱：張教授提到這個觀點，我舉個最近的例子。

全部都到慈湖去了

昨天我們在立法院黨團舉行會議，討論有關漁民被扣的事情。其中因涉及國防部的職權，原先他們答應出席，昨天竟然全部缺席了，原來幾乎所有的權責單位的主管官員全部都到慈湖去了。因此在昨天立法院開會之前，國民黨兼任黨務的官員便和我們商量，希望下午不必開會，大家休息。我問他：「你們不是說我們未審核的公文堆積如山嗎？」但最後我們仍以「不影響立法院開會」的理由答應了。沒想到國民黨內部竟也有一些持相反的意見，最後只好表決依個人意願，要去慈湖的立法院門口有車等著，不去的則留下來準時開會。

張：這就是很大的進步。從前蔣介石時政府官員誰敢不去慈湖啊！當時誰會認為立法院開會很重要，現在居然會把立法院開會視為比去慈湖還重要。

朱：可是仍然有美中不足的地方。當天下午三點開會時必須審「人團法」，都還要套上「這是經國先生遺志……」的理由。

(朱高正委員有事先行離去。)

楊：就媒體的觀察上，看起來也蠻悲觀的。每一年內總有特定那麼幾天，如一月一日、一月十三日、

十月十日、十月卅一日、四月五日，這些日子，各報看起來都像中央日報，與中央日報不同的很少。

張：不過，我並不那麼悲觀。如果拿今年的報紙同十幾年前蔣介石一週年的報紙相比，會發現它當中仍有很大的差異。另外一點，當然過去一碰到這種紀念節日，大部份寫的文章，多半仍脫離不了歌功頌德！若要做另一方面反省的言論就很難見到。現在可以看到一點，就是藉著這些紀念活動，雖像紀念，但仍有一些人在反省，對這件事做些新的批評，這種情形會慢慢愈來愈明顯，比較不是一言堂的趨勢了。我倒不在乎可能那天又來這一套，假如那天都在歌功頌德之外，也能摻雜不同的聲音的話，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深刻反省的比例

金：純政治性的紀念與深刻的反省之間應該如何比例？

張：大小的問題。

楊：但這次的比例，算是如何？

張：比去年好。

楊：哦！當然這次是第一次。

張：我相信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我們拿蔣介石去世一年或兩年的那



種情形來看，一直到今天，傳播媒體或一般人對蔣介石逝世這麼多年的反應，前後還是有一些差距的。一樣的情形，今天是蔣經國去世一週年，大家仍有一些發燒，兩週年時這燒就會降低一些，三週年會降低更多，慢慢地可能這燒就不見了。因為那時候，無論政治上也好，社會上也好，都有新的題目，會引起大家更多的興趣。我覺得這就是歷史。

懷疑美國有壓力

金：從美麗島一直到後來的開放之間，關鍵性的問題在那裏？美麗島時我們看得很清楚，他整個策略都已經訂下來了，美麗島怎麼處理，怎麼判，誰判幾年，帳大概都算清楚了。他那時的心態，從報紙啦、訪問啦跟他最後判決出來的，與後來的開放之間顯然有很大的不同。到底他關鍵性的轉變在那裏？

張：我想從美麗島結束之後，他實際上就開始轉變了。第一個很大的教訓是，79年後，80年的選舉、81、83年的選舉，被抓的美麗島家屬，慢慢上來了，律師也上來了。這個政治的反彈，我想他不會不瞭解，他一定瞭解，也絕對一定影響到他的。另一個就是，江南案、十信案，內部這些很糟的事。有一個我剛才沒講到的，中美斷交之後，可以見到一批批的美國參議員經常來台灣，這其中有些人很可能是直接帶著美國的訊息來的，這些人是親自見到他，有些話對別人不會講，只有直接對他說，這些話是什麼？我很懷疑當時美國也給予他壓力。

金：有，應該是相當大的壓力。我幾乎忘了，他的日記中有提到他做的夢，好像是跟美國的壓力有很

金恒煒

《人間放談》

大的關係。基本上，也很少有人從他的整個文集、講話中去分析他潛在的那一部份意識，沒有人好好去做這一方面的工作。從他的片語隻字中應該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楊：當然，這其中有一個說法，蔣經國他在那麼多改革中，對社會情勢的掌握是蠻清楚的。他不做改革當然對他有好處，從統治的「方便」觀點來看，一個可以獨裁而隨意的政權對掌權者當然「好」，所有的恩都從他身上出來。要放假沒有人敢決定，還要總統體恤民意，才能放假。當時，他對自己身體一向都很有自信的。可是從當時醫院中醫生的口中知道，他根本是一個「壞病人」，糖尿病加高血壓，却從不聽醫囑，他就是不理醫生講的，以後他真正出血過、截肢過，他對自己的健康沒自信了，他很可能就開始考慮到身後名的問題。

身後名的問題

張：第一個是他考慮身後名的問題，他覺得他時間不多了；另一個是生理上的衰退，心理上的意志力也開始跟著衰退。他早年時，可以對抗各種壓力，後來漸漸不能抵抗各種壓力。我想這也是很自然的發展。

楊：他這個人當然很在乎他的名。

張：如另一個問題，舉例來說，1970年搞十大建設，不管他或其他政府人員也好，都顯示出很有活力，說幹就幹。當時也有人批評有些建設其實是很糟糕的，如台中港，至今仍未回收，但他說幹就幹，堅持到底。到了80年代的14項建設，到今年連個鬼影子都沒出來，前後相較之下，表現很不一

樣。精神、體力上照顧不過來了。加上，早期是孫運璿作行政院長，比較好，換了80年代的俞國華當行政院長，這樣的行政院長，你怎麼辦呢？他急得要死。

「蔣院長好！」

楊：十大建設的過程中，當然是有收攏當時青壯年力量進入他的社會工程體系中，那時若沒有十大建設，「蔣院長」就是一個空頭的東西，只因十大建設，蔣院長才成青年的導師，才能施恩。那時候整個十大建設下來收了多少青年人的心，人心整個收攏，那些人一下子變成中產階級，他為什麼能變成中產階級？為何能學有所用？結論自然是「蔣院長好」。十大建設是他爬升權力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

張：還有第二代的安排問題。原來並不是沒有安排。最早是希望栽培蔣孝文的，但蔣孝文很快地出了問題。後來絕對是在栽培蔣孝武，蔣孝武的辦公桌甚至都擺到特別的單位去了。這多少有點像是當年他被他爸爸照顧一樣，但是不幸地出了江南案，然後，蔣孝武在外面搞經濟活動受到很多批評，很多狀可能告到他那裏去了——搞特權。這可能終於使他放棄了。所以在85



楊憲宏

年，決定宣佈蔣家的人不能接班。但原來是有這個意思的。還想把「家天下」搞下去的。另一方面他也瞭解，當時的社會與他爸爸當初栽培他的社會，已經不一樣了！時代完全不一樣了。

楊：剛剛有一個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是民進黨。朱委員講到「大聯合內閣」問題，這是一個很實際、很近程的，必須碰的一個問題。

誰要與你聯合？

張：我不曉得「大聯合內閣」能不能走得通，誰要與你聯合呢！現在國民黨是多數，他為什麼要與你聯合呢？若真正走民主政治的話，沒什麼聯合內閣，每次選舉，誰贏誰執政，誰就是在野，無所謂聯合。要拿政權，下次再來。而且台灣真正朝民主政治走，我倒不覺聯合內閣是一個過渡階段，要考慮的還是，現在的基本法制能不能繼續行使，憲法這一套制度，夠用到什麼程度。用不通的時候，新的國會也選出來了，都是本地選出的議員，也許有些大陸代表，但不管省籍如何，反正都是在台灣長出來的，這些人對憲法的看法又如何？將來碰到的，可能是這些問題，這些問題能根本解決，不管聯合不聯合內閣，都可以在法律上找解決辦法。將來憲法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最溫和的就是修憲。第二個可能就是將這個憲法擱在閣樓上，等反攻大陸、中國統一以後再拿出來用，也不是說廢掉了，弄個基本法來規範台灣未來的政治發展就可以了。而最壞的情況就是廢掉，另外搞一個「台灣共和國」。這幾種可能性都有，恐怕要從這些方面去想問題。

♀



腳踏實地·再創佳績



PRO
KENNEX
The world is your playground!

黨外執政！ 黨外執政？

解除戒嚴以後一年，民進黨固不必論，即使國民黨上層，也有「多黨制」、「國民黨變成在野黨的可能」的提法。黨外執政的機會在那裏？難題在那裏？黨外執政的理論與展望是什麼？黨外在縣級行政範圍中的具體實踐，怎樣總結？在四十年台灣戰後史中台灣「黨外」的性質、定位和展望是什麼？對於這些人民急切想要知道的問題，《人間》要在一系列講座中和民衆一起思考：

主題	演講人	時間
民進黨執政的時機與應有的努力	朱高正(民進黨立委) 陳適庸(國民黨立委)	2月17日 (星期五)下午7:00~9:00
黨外執政：理論與實際	陳定南(宜蘭縣長)	2月18日 (星期六)下午7:00~9:00
台灣戰役史中的國民黨與黨外	葉啓政(台大社會系教授) 陳映真(人間雜誌發行人)	2月19日 (星期日)下午7:00~9:00

◎地點：耕莘文教院
◎電話：3411125
◎主辦：人間雜誌社

人間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7091920

今年流行的政治話題之一：國民黨可不可能下台？民進黨有沒有執政的能力？這些問題是不可能「先驗」的，必須「經驗」了才可知道。爲了探知這個問題，《人間》雜誌，訪問了兩位縣長——「黨外」的縣長。一位是無黨籍的宜蘭縣長陳定南；一位是民進黨的高雄縣長余陳月瑛。他們是「黨外執政」的實例。

陳定南與余陳月瑛，在去年底「縣長成績單」都以高分名列前茅，縣民對他們都很滿意、支持。這個成就，讓「黨外執政」形成有力的基石。

「黨外執政」從縣長格局而省、而中央，甚至選總統，四十年來，沒有人敢做這樣的階梯推演，現在反對黨觀念形成風潮，連國民黨高階官員都承認，國民黨有下台的覺悟與準備。相對的，最大的反對黨民進黨，也宣稱有上台執政的決心與想法。這是民主政治的實踐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人間》雜誌訪問兩位「黨外執政」的縣長時，從他們的想法與反思中，發現這不是容易達成的民主狀態。陳定南在他的演講《我們不要斷肢殘臂的地方自治》有十分鋒利的說明。

「黨外執政」這個封面故事，一方面想理解兩位受歡迎的「反對者」縣長，他們的「聖雄氣質」與個人性格，並對大眾關心的：反對黨是否能成爲執政黨，有初步的探查。♀

黨外執政

撰文 ■ 編輯部

從政

沒有罪惡感



陳定南到冬山鄉第二次
 勘察水災現場，
 村人抱怨水流受阻
 造成氾濫。

一個有 「政治潔癖」 的縣長 陳定南的故事

一直到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發生後，這位曾是廣告公司、鞋外銷生意的商人陳定南不再沈默。

他帶著台大法政血統走入政治戰區，一戰成名，從此宜蘭縣長，成了國民黨收不回的「荊州」。

他的「宜蘭國」，沒有法西斯儀式，他認為愛國必先愛鄉，他對土地感情濃厚，他說，土地是世上唯一有價值的凡物，人可以為它出力、戰鬥、為它死。

攝影■李文吉
 撰文■楊憲宏



「你繼續說，
我有在聽。」陳縣長
在冬山鄉公所聽取
村長的災情報告，
並且一一檢討
空照地圖。

寒風冷雨十二月天，宜蘭縣長陳定南在五結鄉踏看一九八八年九、十月水患的災後重建情形。這個臨海的小城，經歷了廿年來最大的洪水。陳定南在檢討會上與五結地區的公務人員對談時，不時的問，「縣府的決定與解釋，大家滿意嗎？」他殷殷等著這些基層人員的回應。

當縣長以來，陳定南常被不滿意他的人與媒體，批評「霸道、嚴肅、沒有笑臉」。為了讓會議可以順利進行，他的確會很「霸道」的要求報告者「少廢話，多重點」；不足的資料，他會要求報告者「馬上去打電話問」；當報告者提出要縣府補助多少錢時，他會反過來問「這筆錢要怎麼用？用在那裡？」當這些人答不出來時，陳定南會板起臉來很「嚴肅、沒有笑臉」生氣說：「縣府要幫你們忙，可是你們卻說不出要縣府幫那裡，這怎麼幫？」當一些公務員以及民意代表希望用政府的財力來經營事業機構，陳定南很堅定的否決了這種可能，他在結論中說：「台灣的政府機關既腐敗又無能。」他用宜蘭鄉音台灣話說：「如果公務人員都很清氣性（很乾淨），我就不反對公營事業。」他是那樣的不給面子，那樣的實話實說，與那樣的看穿這個政府。

值得一生留戀的鄉土

七年來，他的縣長聲名是全省性的，因他經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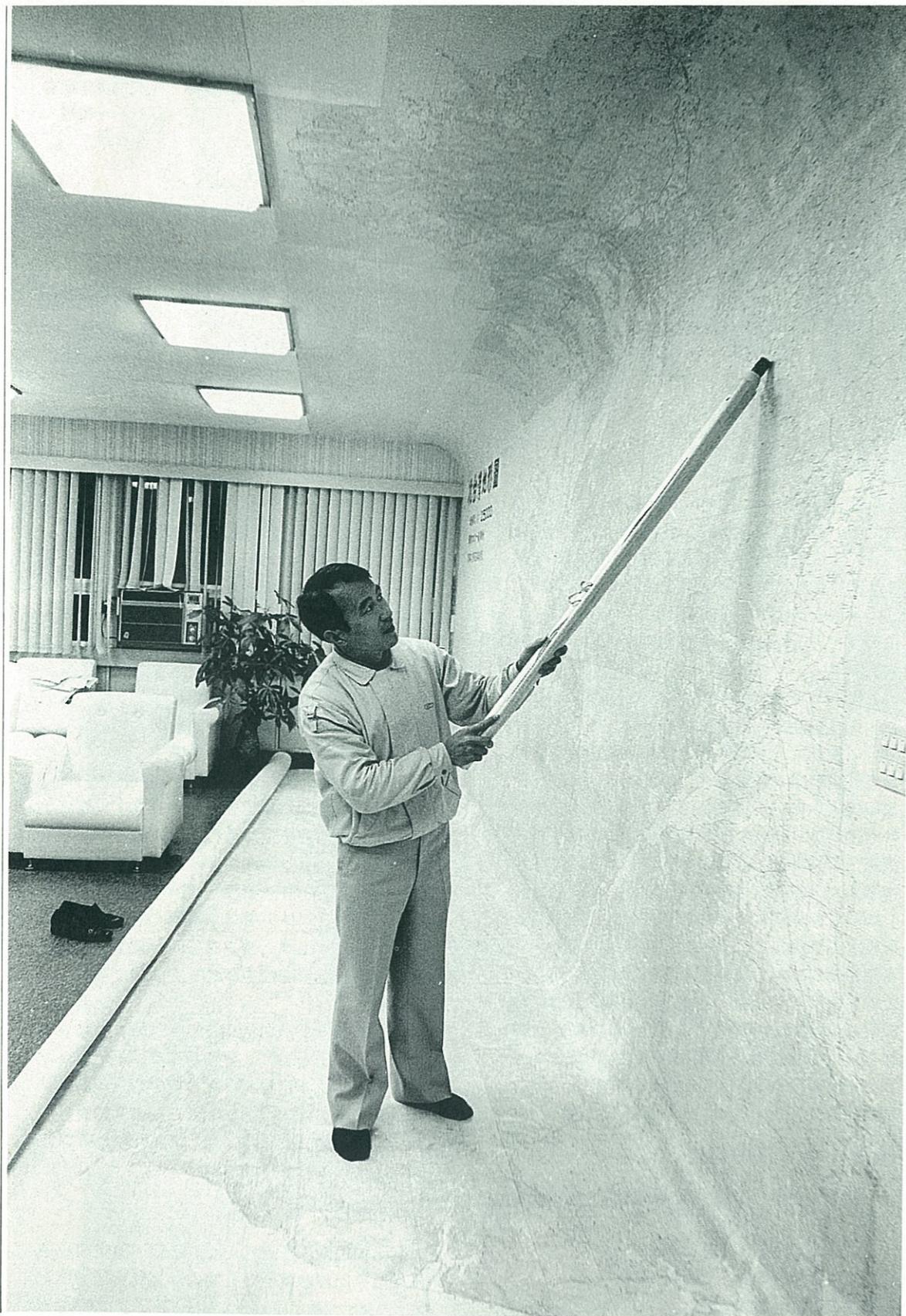
各市鎮的溝渠不足以渲洩豪雨，
陳定南指示屬下和居民平時
要多疏通壅塞水道的垃圾。

的縣風格獨特，最有名的當屬他領導民衆反對台塑在宜蘭設六輕石化工業區，上電視辯論，在全國人面前力挫王永慶，這個台灣最有錢的生意人。在他的縣內，電影院開場不必唱國歌。他曾有意讓中小學的校長自行作主，每天升降旗可就地肅立，而不必集合。他率先主導撤銷學校安維秘書銷毀忠誠資料。調查局在各單位安置的特務組織「人二室」也被他一紙命令除籍。他的目的在真正讓宜蘭成爲一個「解除戒嚴」的地區。他說「愛國必先愛鄉，愛鄉必先愛土」他回憶他的學生時代時說，這些盲目的「法西斯儀式」，一直讓他感到「厭惡極了！」他一日成了家鄉的父母官，他志在解除這些愚行，讓他的子弟能享有一個值得一生留戀的鄉土。他這樣的爲宜蘭的風土人文努力，許多年輕一代的支持者很驕傲的說「宜蘭國」，他們覺得生養自己的土地，在台灣獨樹一格，陳縣長讓他們感到，宜蘭是個真正追求自由與解放的地方，走入宜蘭像走入另一個「國家」。

宜蘭的區域刊物《噶瑪蘭》，就有讀者投稿說：「我們是宜蘭來的，宜蘭已經進步到不用唱黨歌了！」這個讀者述說在台北看電影時，與朋友約好，唱「黨歌」時不要站起來。他們準備有人罵他們時，要「說得很大聲，最好讓全場都聽到。」

取消節目升旗、遊行

對土地的愛，是人自信心的基礎。陳定南經營宜蘭所持的理念就是要宜蘭人以宜蘭爲榮，以愛宜蘭爲榮。陳定南接受《人間》雜誌訪問時說，



縣長辦公室內的巨大地圖。和各種比例的市鎮村里地圖，使陳定南鉅細靡遺地掌握縣政建設。

「我是個影迷。」他公務再忙，一個月總要抽出一或兩晚的時間看電影。他記得年輕時代看《亂世佳人》時的一句對白，他用英文說：「Land is the only thing in the world that amounts to anything, for 'tis the only thing in this world that lasts, It's the only thing worth working for, worth fighting for, worth dying for.」世界上唯有土地能永存，它值得我們去奮鬥、拚命。陳定南認為，「愛自己鄉土的人才有可能愛國家。」「亂世佳人」郝思嘉的父親在電影中表現出愛爾蘭人熱愛家園，關懷鄉土的情景，對陳定南的影響深重。他認為國民黨三十年的教育方式是「錯誤的」。因此他上任縣長後，取消節日的升旗與遊行，讓宜蘭的學童「放假就是放假」，但是宜蘭縣國民黨的黨部還是在去年國民黨黨慶的時候，動員陳定南無法管轄的省中學生去搞大場面。

陳定南對於國民黨的施政績效評價不高，他說：「我對國民黨沒有好感。」不過，他卻可以保持一種職業的理性，不會為了突顯反對國民黨而做出抗爭的動作。他說：「只要對的，我不會反對。」但是，假設國民黨與民進黨同樣都對，

他會與民進黨站在一起。同樣的邏輯推演，他說，如果民進黨錯了，「我也不會支持。」

他經常在公開演說時或面對公共事物時，表示出他這樣的無私與被批評為「不近人情」的堅持。他批評政府最烈的是，「不能超越黨派及個人利益，甚至把黨派利益與個人利益凌駕在國家利益上。」他自謂，「一切施政公益為先，擺脫私情。」所以他批評時政，理直氣壯。他的這種「從政沒有罪惡感」的高度發揮，使他的人際關係變得相當的緊張。支持他並與他接近的地方社會運動者，經常私下評他是「一個有政治潔癖的人」。這句話是誇多於責的。他自己也承認，「許多人似乎很怕我。」

不喜歡國民黨

一個有政治潔癖的人。陳定南對自己與別人的要求一向講究「同一水平」，而他目前身為縣長，理當受總統、行政院長、省主席的節制，這些在他頭上的官，他會「看得起」嗎？陳定南面對這個問題，回答很輕鬆，「我對孫院長、俞院長與邱主席都有好感，這是就個人的人與人之間的感覺而言，他們都有自己的特色。」這些頂頭上司怎麼看他呢？陳定南說，「我覺得他們對我雙連埤是陳定南全力爭取設置的自然生態保護區，雖然現有道路遇雨成沼，他還是主張不建柏油路而禁止汽車入內。





四個高校學生和陳定南討論如在
教官的鉗制下搞社團活動。

也很友善。至於真正如何，我不知道。」他對與他相同「從政沒有罪惡感」的李登輝總統的印象是，「他有學者風範，書生的氣息。」

陳定南承認他是有一點矛盾。他不喜歡「國民黨」，卻對這些國民黨的「從政黨員」有好感。他表示，「但是，這是我心裡的感觉。」事實上，他當上縣長後，行政院長與省主席可以說「相當支持我的地方建設計劃。」

被架空的地方官

最近民進黨對今年底的選戰打出「拿下半數的縣市長」的目標，要以這種「攻城掠地」的方式展示「實際執政」的實力與實踐。陳定南的縣長好風評是可以讓民進黨拿來宣傳的。事實上，許多地方人士就推測，陳定南「可能在下次選戰成功後加入民進黨，如果他會考慮加入一個政黨的話。」但即使是以陳定南為例來談，所謂「民進黨實質執政」，陳定南說，事實上，「國民黨所設計的縣長，是一個幾近於架空的地方官。」他在一次「省市長民選巡迴說明會」的演講會上，指出縣長下的警察局、稅捐處、與人事、主計、財政、教育等機構主管都是由省來派人，而人二室的人根本是受特務機構的調派。一個縣長下才十五個單位，就有過半數的單位是直接聽命於省或特務機構。這樣的「五折縣長」是「限長」而不是「縣長」了。（這部分的細節，請看本期人間第57頁，陳定南的演說記錄《我們不要斷肢殘臂的地方自治》）

這次的演說是陳定南根據六年的執政經驗第一次的公開「大吐苦水」。大家都只看到陳定南「縣長幹得不錯」，卻不知道他是在權力給七折八扣，功力給「斷肢殘臂」之後，「匍匐前進」的成績。

陳定南說：「在當縣長之前，根本不知道是這

個樣子。」在民國七十年第一次當選縣長前，陳定南不知道的事多了。他回憶自己的過去時說，「民國六十九年的二月二十八日，林義雄家的血案改變了我的一生。」林義雄是陳定南的台大法律系學長。

不再沈默的蘭陽子弟

民國三十二年九月，陳定南出生在宜蘭的山城三星鄉。他自述自己的過去，年代與月份，從何學校畢業，到那裡工作，都是溜口而出。他的預官在警備總部軍法處服役，聽說了太多的「司法黑暗」，最後決定連高考都不考，決心不入司法這一行。他說：「我唸宜蘭高中的時代看了電影《紐倫堡大審》看到片中的律師滔滔雄辯，正氣凜然的神采，非常神往。」就這樣他考了台大法律系，可是這個夢很快就結束了。他退伍後，到過東方廣告公司，也去台大電機系學過電腦程式設計，到台塑公司做過兩年的傳播廣告工作。民國六十年六月以後，他做了八年多的鞋外銷生意。一直到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發生，陳定南說，「我突然領悟到，這個社會公理式微，正義孤單，該是知識份子應該挺身而出發揮道德勇氣的時候。」

陳定南在水災現場聽取簡報，
並且檢討水災當天拍下的照片。



陳定南的興起，可以說是台灣中產階級，不再容忍獨裁政權的反省潮流胎動過程，一柱很有代表性的「不再沈默」里程碑。「在民國六十五年以後，台灣「黨外」運動正烈，而台大法政系統的畢業生大量投入反對國民黨的陣營，並在選舉與參政上給人民很好的印象的時代，陳定南說，「我還是一個做貿易的人。」到了六十九年底，周清玉、黃煌雄競選時，陳定南第一次投入黨外助選行列。

台大法政血統

在黃、周雙雙當選後，具有「台大法政血統」的陳定南很快就被認為是宜蘭「省議員香火傳人」。在他之前是林義雄，而郭雨新是老老前輩了。這是台大人宜蘭子弟的光榮傳統，陳定南風雲際會的趕上了。民國七十年同時選省議員與縣長，陳定南在黨外「家族會議」的協調下，轉為縣長候選人，由林義雄的堂妹婿游錫堃選省議員。

這一場選戰陳定南以八千票險勝對手。在總投票數十七萬票中，以百分之五十二對百分之四十八，僅贏百分之四。陳定南的評論是，除了他自己之外，沒人料想到他會選上，黨外原來希望他為四年後的選舉「打知名度」，並幫忙省議員選舉化解國民黨的輔選壓力。他說，「原來以為是犧牲打卻成了二分全壘打（游錫堃也當選省議

半夜送走楊憲宏等一行來訪記者的陳定南夫婦。
陳定南每天花三分之二以上的時間戮力從公。

員）！」這個七年前的勝利，陳定南回憶起來仍感津津有味。這名一戰成名的縣長，事後聽說了許多「做票」的傳言，大感吃驚，選舉過程發生了許多不公平的事，當時，許多人認為陳定南選不上，原因是「即便選上了，也是會給做票做掉。」

「國民黨大意失荊州了！」這是陳定南與許多宜蘭人談起這場選舉的最後評語。這個「荊州」一失，就要不回來了。民國七十四年的縣長選舉，陳定南以七比三贏得選戰，得票差距是民國七十年那次選戰的十倍。

與愚鈍打仗

春華雖美，期於秋實。選戰之後的執政，才真正是數天下英雄的根據。這個「政治細胞」沒有死的貿易商人，七年來展現了他的領導天分。他覺得自己很合適當老師。他教他的屬下做事的科學方法，不厭其煩。他一直認為台灣的公務員普遍的問題是，不但能力普遍不足，而且缺乏敬業精神。

看陳定南的執政，他的聰明與勤奮常反映出那些反對他的人，或是那些任他怎麼教都學不會的人，不是普通的笨與出奇的懶。他的執政最苦的



陳定南和楊憲宏到台大動物系找林曜松、呂光洋、王瑩、劉小如等學者專家討論野生動物保護的問題。

地方應該是「與愚鈍打仗」。

七年來，他在宜蘭建立了國際水準的冬山河流域親水區，與世界級的龍舟競賽河道。在河道旁的看台鑲嵌石板，是由美術選拔的八百名宜蘭學童創作而得。而素有蘭陽地區「世外桃源」之稱的雙連埤，如果不是陳定南的遠見，早已被破壞完了。他對於這些工程都親自監工。他說「我幾乎成了監工的行家了。」他看公共工程，往往可以一眼就看出毛病何在，他站在離雙連埤不遠的「福山植物園」的工程橋上，看橋頭的水泥柱頭說，「工這樣粗，如果是我們的工程，就「打掉重來。」這些年來，許多包商都領教過陳縣長的「打掉重來」的施工品質要求。他說，「其實我對工程原來也是一竅不通，都是邊做邊學隨時看書。請教專家，惡補來的。」他承認自己做什麼都「全力以赴，樂趣無窮」。

追打污染製造者

他除了對抗台電、台塑之外，還對抗林務、礦業單位在他的轄區內濫伐木、濫採礦的惡行。他說，這些單位無視森林法、礦業法的禁令，禁止在保安林內探礦，以及採取土石的规定，以違法行政命令「保安林內礦業案件處理要點」進行官商勾結，使宜蘭的水土保持弱質、惡質化。陳定南認為這些人應以「貪污罪論」。宜客勞資糾紛時，陳定南堅持勞基法的規定，全力支持勞方，是宜客事件迅速解決的重要影響。宜蘭工運人士對他的進一步支持勞工運動寄望很深。

他還要保住宜蘭特別的生態資源，一名國小校長及總務主任因為任意鋸了一棵百年烏榕的主要支幹，被陳定南處以申誡，並通函全縣。宜蘭除了為胸高直徑二十公分的樹登記資料，並已救下、移植二百多棵面臨被砍的老樹或大樹。

每年竹安、蘭陽溪口的候鳥來時，他都會出動

大批人力拆鳥網。並且對宜蘭山區的野生動物捕殺問題投注關切。他的轄下的汙染製造者在他的追打下，很難有喘氣的機會。

面對這樣的縣長，縣議員怎麼辦？陳定南是出了名，連順水人情都不給縣議員做「業績」。他基於每分錢都已計劃，而且用在刀口上的整體考慮，不能對議員「私相授受」。這樣的不妥協為他結了不少怨。他說，換了他當縣議員，遇上與他一樣作法的縣長，「一開始，我也許也會火大，但是縣政府如果有整體規劃，前瞻性考量而且經營的運用也合乎緩急輕重的原則，我還是會支持。」他似乎已覺悟，當縣長本來就不是來逗縣議員樂子的。

他為宜蘭縣的未來環境品質遠景所做的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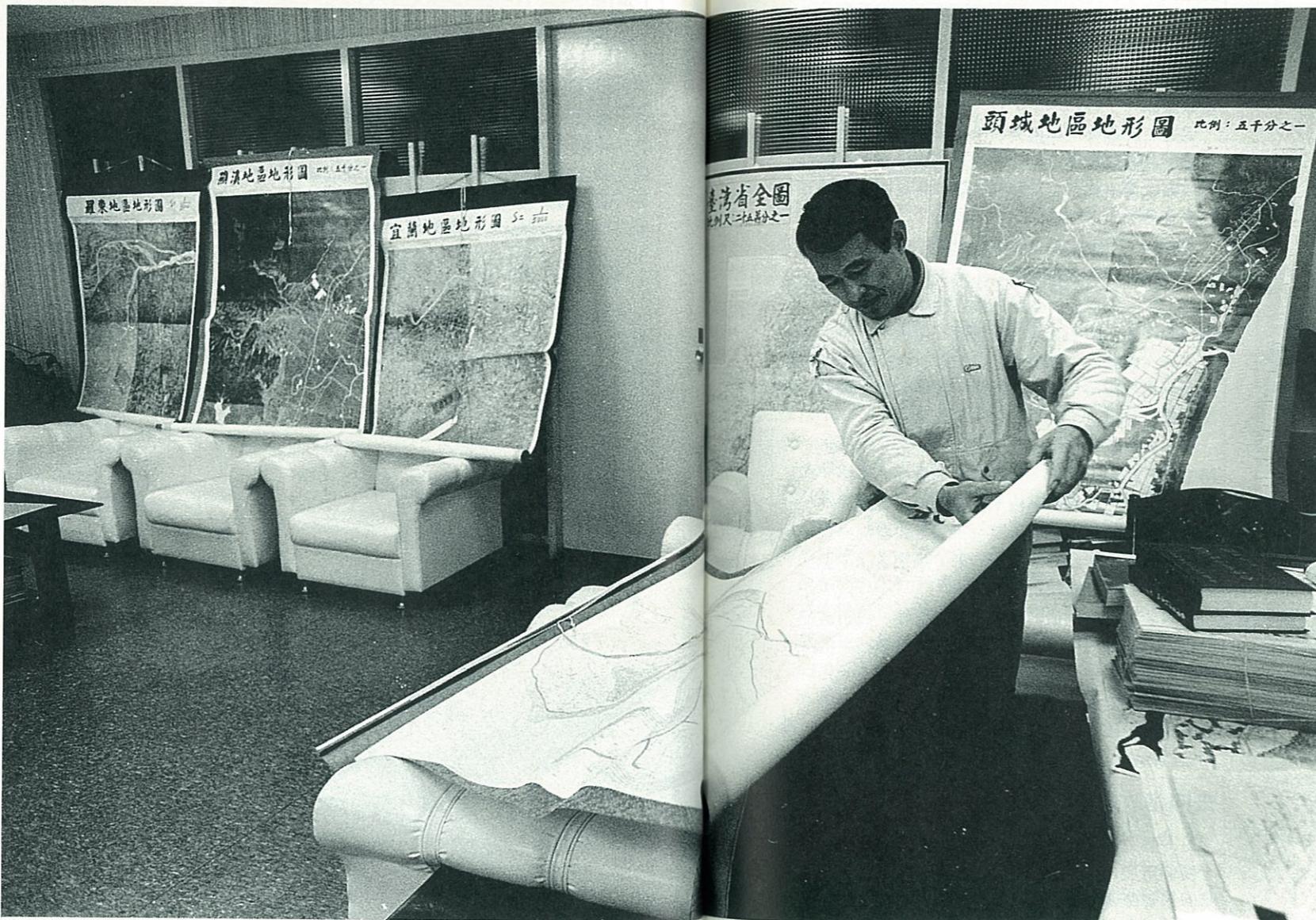
「環保大憲章」的規劃經費九百六十萬，已經在縣議會兩度被否決。這個計劃的內涵在於為宜蘭的環境汙染含容能力作具體評估，最終將訂一比現行國家標準更嚴更具體的環境品質標準。縣議會兩度以高比數否決此一對宜蘭人健康有益的施政，其原因多少是來自要陳定南「沒面子」的報復心理，與對陳定南反六輕案的反彈。今年二月，陳定南將再提此案，他說，「再拚一次，宜蘭的環境能否保住，這是關鍵局面。」

「我不願助紂為虐」

宜蘭七年來發生過的大小小事，陳定南幾乎都親逢其盛。他將在一年後「畢業」，現在已經有很多人開始在想，他的下一步是什麼？關心他

的人都為他的身體擔憂，這一年，他已經吃藥撐著工作，一名支持者說，他為宜蘭做牛做馬這麼多年，是該讓他休喘。可是台灣好不容易出一個這樣有品有樣的人物「這個社會能讓他閒著嗎？」他自己也提出「退出政治江湖」的說法，可是他仍表示，「不排除選舉的可能。」外界傳說可多了，從立法委員、環保署長、省長、台北市長、台北縣長、台中縣長，都有人猜或希望。他是個「全可能的人（The man with all possibilities）」。最不可能的是「加入國民黨」，他也不接受國民黨政府對卸任縣長所做的一貫安排，他說：「我不願助紂為虐。」當然國民黨也沒有這種度量去容納如此特立獨行的人。

如詩如畫的雙連埤是陳定南經常留連忘返的地方。



縣長辦公室內掛滿宜蘭縣各縣鎮的精密的空照地圖，蒐集、研讀利用地圖都是陳定南最大的興趣與能耐。

我們不要

斷肢殘臂的地方自治

陳定南
兩任縣長
經驗談

圖■李文吉
文■陳定南

台灣的縣長，早就被非常體制架空權力。地方自治七折八扣；陳定南認為這個政府：「實際上，並沒有實施地方自治。」在去年四月四日，陳定南參加「省市長民選巡迴說明會」時見證了這個事實。本文轉載自《噶瑪蘭》89期。

只能帶機要秘書一人

民國七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宣誓就職那天就鬧了一個大笑話：就職典禮之後的記者招待會上，我向大家介紹將帶入縣府工作的五個人：機要秘書、庶務股長、文書股長、監印，及出納。

艱苦在後頭

那裡曉得，第二天上班縣政府人事室主任才告訴我，新的辦法規定：縣長不可以帶這麼多人進縣府，只能帶機要秘書一個人。

規定既然已經修改了，當然應該遵守。但是早在宣誓就職前一個月，我就派人和縣政府接洽，但是縣政府的人事室、民政局都沒有通知我，使我在上班第一天就面臨人事上的難題。有人特地辭了工作，要到縣府來幫忙，到後來沒辦法，這些人只好以臨時人員任用。

上班第一天遇到的難題還是小難題，「艱苦」在後頭。我上班之後才發現原來政府口口聲聲所說的地方自治，縣市長應該有相當大的權力，實際上是沒有。

宜蘭縣政府的直屬單位有十二個，另外有三個附屬單位：警察局、衛生局和稅捐處。附屬單位過去一向不聽縣政府的話，每次新的警察局長就任，往往我都是從報紙上得到消息，事後才接到警務處禮貌上的照會公函。

稅捐處也是這樣，都是台灣省財政廳發出了新聞，才給縣政府公函。衛生局最近和以往不太一樣，衛生局長可以由縣市長推薦。

附屬單位過去的作法我們只好認了。但是縣府的直屬單位中，人事、主計多年來由上級控制著，現在連財政科長的任用，縣市長也沒權力了。和警察局長的調任一樣，縣市長對財政科長的人選，完全沒有表示意見的機會。

至於教育局長，禮貌上是請各縣市長推薦，但是資格的限制相當嚴格，可說找不到適當的人選，最後只好接受教育廳派來的人。

這些人，都是聽省政府的，當然人事、主計也不例外，安全室更不用說了。關於人二室的主任，我看連省政府都沒權力表示意見，要聽調查局的。

縣長不如一個稅捐處處長！

這麼多主管都由省政府指派，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呢？我舉二個例子向各位報告，今天為了沒有徹底實施地方自治，一個縣市長不如一個稅捐

處處長！

我們宜蘭礁溪有一間觀光旅館級的旅館，老闆的靠山相當夠力，生意作的很好，但是從頭到尾，他就是不繳稅金。宜蘭縣最大筆的欠稅就是這家旅館。

過去，縣議會一再指責，但是稅捐處說欠稅名單屬於「機密案件」，我交待處長拿出來，他很不情願才拿出來，欠稅超過千萬，旅館還是繼續在經營。

我交待必須催繳，他才不情願的移送法院查封，查封什麼？查封地下室冷氣機的壓縮機，封條貼上了，照理說一個觀光飯店冷氣機查封了，壓縮機不動，整個旅館的生意就不用做了。但是各位，你們想得到嗎？封條貼上了，然後叫旅館來向稅捐處租用，繼續讓他用。每天每個月幾十萬、幾百萬在賺，稅金却拿不到。

稅捐處包庇特權，我們小老百姓，尤其吃小頭路的人，甚至做工的人，稅金一角銀都逃不掉。做個小生意，稅捐處來核定營業額，就要頭點到快掉了。一間新厝查估房屋稅，完全要看稅務人員的頭面，心情好可能少寫一筆，如果講話不小心得罪了他，可能就要繳很多。

今天，宜蘭縣稅捐處對我們小老百姓，我相信一定非常認真的在執法，但是對這種特權卻高抬貴手，像礁溪旅館這種案例，我相信還很多。我管不了稅捐處處長，到現在這家旅館的稅金，說不定還沒繳，但是生意還是繼續在做，舞廳、地下酒家繼續在用。

去向省政府要薪水好了！

另一個例子，最近屠宰稅取消，宜蘭縣本來有十幾個豬灶，豬灶過去是稅捐處在管，每個豬灶都派了管理員和工友，屠宰稅取消以後這些管理員和工友等於沒工作可做。

實際上，稅務的工作雖然沒有了，但是有新的工作要做，因為屠宰稅雖然不用繳，但是所有的豬必須全部送到電動屠宰場宰殺，省政府指示各縣市衛生局，應該嚴格執行豬肉的衛生工作，所以衛生局正缺乏人手。

既然稅捐處有廿三個管理人員和工友正閒著，於是我就找來了稅捐處處長，希望將這些人安排到衛生局擔任這些工作。在屠宰場宰殺的豬，都經過縣府的獸醫在豬皮上蓋個章，這個章就像以前屠宰稅的章一樣。所以調這些管理員和工友來執行這些工作是非常適當的。

處長在我面前表現的相當謙虛、客氣，說既然縣長要調用這些人，我相當同意。於是縣政府就請這些人到縣府報到。但是他回去以後，馬上向

台灣省政府稅務局報告，商量的結果，說這些人不能給縣政府，不能聽縣長的。

省政府稅務局說，你要聽我的。三舞四舞（七搞八搞），省政府一個公文下來，將這些人編為稅捐處的「臨時書記」，拒絕將這些人調到衛生局。到今天已經整整一年了，還沒有解決。

我最近向稅捐處處長放風聲：今天稅捐處廿三個人在閒著，如果縣府調不成這些人的話，明年度的預算縣政府也不想編了。稅捐處既然樣樣聽省政府的，那麼去向省政府要薪水好了！

省府命令縣府將稅收放台銀，沒利息

財政科本來是縣政府的直屬單位，但是今天，台灣中央政府、省政府，權也要，錢也攬著，所有的財政都掌握在他們手中，所以財政科長對省政府來說，是控制地方政府一個非常重要的棋子。

按照中華民國憲法，本來地方自治，縣市政府可以設銀行，老百姓可以申請信用合作社，但是財政部自行下一道違法的行政命令：信用合作社不准開放，在保障特權。

現在縣市政府不但不可以設銀行，還透過財政科長來執行省政府和中央的命令：所有縣內的稅收都要存入台灣銀行，沒利息。他說是根據公庫法的規定。

宜蘭縣政府現在不時有好幾億元放在台灣銀行裏，沒有利息的讓他們用。台灣銀行將這些錢拿去外面放利息。

為什麼財政廳這麼堅持錢要放在台灣銀行？為什麼財政科長這麼熱心來執行財政廳的命令？就我個人所知，台灣銀行是公營的，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彰化銀行全部都是公營的，這些銀行每年所賺的，加起來好幾億，銀行有盈餘，所有中央、省，甚至說不定縣內的財政人員都有獎金可發。

錢放在銀行沒有利息，讓他們去放款、去賺錢，受損害的是各縣市政府。但是這些財政系統全部都有利益。

今天，我們的地方自治，名義上說縣市政府民選，但是人事、主計、財政、警察、稅捐，甚至教育局全部控制在中央和省的手中。實際上，並沒有實施地方自治！

省財政廳反對提高駐廠取締人員薪水

各位都很清楚，我們宜蘭縣有一個「青天計劃」，為了取締縣內水泥廠的污染，我們要請人駐廠取締水泥廠冒黑煙，當初這些人都以臨時人員名義聘請，一個月薪水才六千多元。

你想想看，一天八小時都要在廠內，不能「走閃」，甚至每個月都要輪班，廿四小時分成三班制，一個月有三分之一是輪晚上班，六千多元那有辦法請到好的人選？

一張罰單六萬元，對廠商來說，如果這些駐廠人員一個月少開一張，二一添作五，一個人分三萬元，就比他們薪水多了，等於他五個月的薪水。所以說，縣政府認為青天計劃所有派駐水泥廠的人，應該要高薪才對。

這個計劃報到省政府，省衛生處相當支持，但是省府人事處有意見，好不容易說服人事處，財政廳又有意見。

財政廳的意見是，今天增加人員就增加開支，違背了省政府的原則，因為省政府要求各縣市不能增加人員，必須縮減，以節省支出。

各位想想看，一個月的約僱人員支出不過一萬元，派駐水泥廠的人員，如果很認真執行公務的話，一個月只要開一張就有六萬元，等於替縣政府「賺」了他半年的薪水，一年內他只要開二張罰單，縣政府就不用「賠錢」了。但是財政廳堅持不准。

各位你們是不是感到很奇怪？這種事等於是替縣政府「賺錢」的，為什麼不准？因為水泥廠的老闆很「夠力」。我們宜蘭縣有五家水泥廠，這些老闆不是特權就是財閥，可以說喊（ㄉㄨㄚˋ）水會堅凍（呼風喚雨）。

今天，稅捐處廿三個人不應該增加，財政廳卻准了，衛生局青天計劃要十幾個人，可說「一本萬利」的，結果無論如何都不准，為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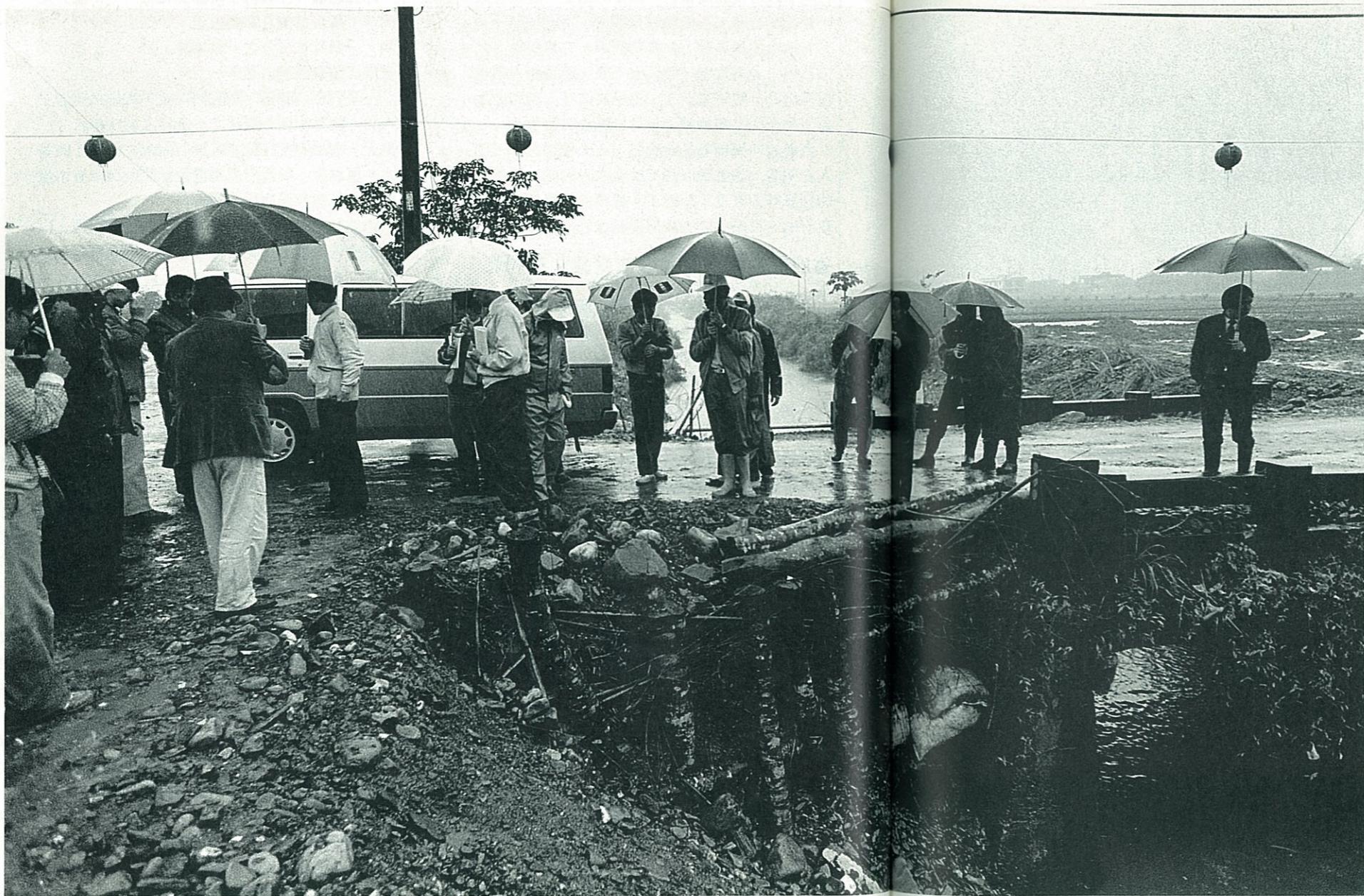
這件事鬧了一年多，後來在台灣省行政會議我提出來向邱主席報告，甚至當面指責財政廳，最後案子才成定案。這些人由臨時人員改為約僱人員，一個月由六千升到一萬多元。但是今天，在稅捐處做雜事的人，却馬上成為正式人員辦理文書書記，我覺得是雙重標準！

警察局只聽國民黨縣黨部命令

宜蘭縣政府附屬機關的警察局，我感到很無奈，縣長沒有辦法指揮他，甚至說的不好聽，今天台灣省政府也沒辦法指揮警務處長，甚至內政部長可能也沒能力、也沒辦法指揮警政署署長。

前任的局長陳璧，他可以說是我六年來所遇到最不肯合作的警察局長，他是政工出身，簡單的說，就是特務出身。在宜蘭縣他有特殊任務，這並不是我信口胡說的，有位省府委員來宜蘭考核巡視，晚上他找我談，他說，你們這個局長，他有特殊任務，你要小心些。

他說了以後，我才恍然大悟，為什麼七十四年



陳定南觀察被洪水沖毀的橋樑。

的兩次運動大會他會這樣和我過不去。

七十四年四月廿七日台灣區中學運動會時，大家都踴躍去觀賞開幕典禮，我交待警察局長所有出入口全部開放，他不但沒有照辦，反而以無線電連絡各出入口的警察，將全部的門封鎖。

我是大會籌備處的主任，但是却指揮不了一個警衛組長，那時人潮洶湧，差點把大門玻璃擠破，這時我火大了，交待體育會工作人員，不管警察是不是同意，將所有出入口一律全部打開，總算勉強解圍了。

如果那次不將門打開，我相信會有很多人受傷，那次為了開門，體育會的工作人員差點和警察人員冤家相打（打起來）。這是第一次。

另外，七十四年九月廿三日，宜蘭縣運動會，適逢台灣省光復四十週年紀念，我們透過電視公司邀請一些影歌星獻唱，縣黨部却施加壓力，不讓他們來。我們只好臨時請另外一批人來，縣黨部發現沒辦法治（整）我們，又在當晚將所有出入口關閉。

原來警察局只執行縣黨部的命令。他們認為七十四年年底的選舉快到了，這兩次運動會絕不能讓縣府辦得成功，否則年底的省議員和縣長就不

用選了。

我舉這些例子，是要讓大家了解，今天警察局長、稅捐處長，可以不把縣市長看在眼裏。所以你想，台灣的地方自治到底有沒有徹底實施？

縣長打考績參考而已

現任警察學校李樹鈺校長，過去曾在宜蘭縣擔任警察局長，他是我這六年來，所看到最正直、正派，又尊重縣市長的警察局長，他的考績，我打了九十三分。結果，聽說，他得罪了當時警務處處長，考績在省府只得了七十九分。

現任基隆警察局長的陳璧，他的考績我只給乙

等，但是看在他的忠黨行為，我相信省警務處，一定打九十多分的。

稅捐處的處長，去年的考績我給他乙等，今年是丙等。但是，這有什麼用呢？只是出口氣罷了！只要他會奉承上面，宜蘭縣政府雖然只給他六十五分的考績，但是上級還是會給他九十五分。

縣長所打的考績，對稅捐處處長、警察局局長、人事室主任、人二室主任、主計主任，這些考績只不過是參考而已。如果他們想要得到好的考績，必須聽上級的指示。

各位不要以為，今天縣長是我們民選的，鄉鎮長是我們民選的，就以為實施地方自治了。沒有！今天鄉鎮、縣市政府都要看上面的「頭面」，大權操在他們手中，縣政府的科員、股長、課長都要上面核准，甚至農會輔導課課長也一樣。

農會是國民黨選舉時最重要的財源之一，農會輔導課課長要國民黨縣黨部點頭時才可以。

總統直接民選！

現在，縣政府社會科科長出缺，正在甄選中，當然縣政府絕不會向國民黨縣黨部徵求意見，直接向省政府報備。但是省政府接到宜蘭縣政府的名單以後，他們會透過省黨部，問縣黨部這個人選是不是恰當？所以說，宜蘭縣黨部還有一隻無形的手在操縱、在干涉。農會輔導課課長、社會科長、民政局長任命，都要「經過」國民黨縣黨部同意。

當然，鄉鎮公所也一樣。今天縣市政府和鄉鎮公所財政、人事權被上面控制著。所以地方自治如果要徹底實施，這個結一定要打開！

這個結就是省市長必須民選，國會必須全面改選，甚至我們必須爭取總統民選！

大家不要以為國民黨很慷慨、很仁慈，最近一連串解除戒嚴、開放報禁、開放黨禁，甚至可以遊行示威，那是國民黨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讓步的，這是經過很多人流血、甚至失去生命才換來的。

今天，我們可以享受一點點自由的成果，我覺得這是我們先賢流血犧牲生命所得來的。今天在座的每位，我們在享受成果的時候，每個人都有義務及責任繼續打拼（努力）。我們的祖先、先輩，打拼的成果讓我們享受，我們有義務繼續打拼，讓我們的子孫過一個更好的生活。台灣政治必須民主化，政治民主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省市長必須民選！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由民眾直接選出！

「環保大憲章」 宜蘭縣縣議員問卷調查

贊成：8人
反對：5人
意見保留：7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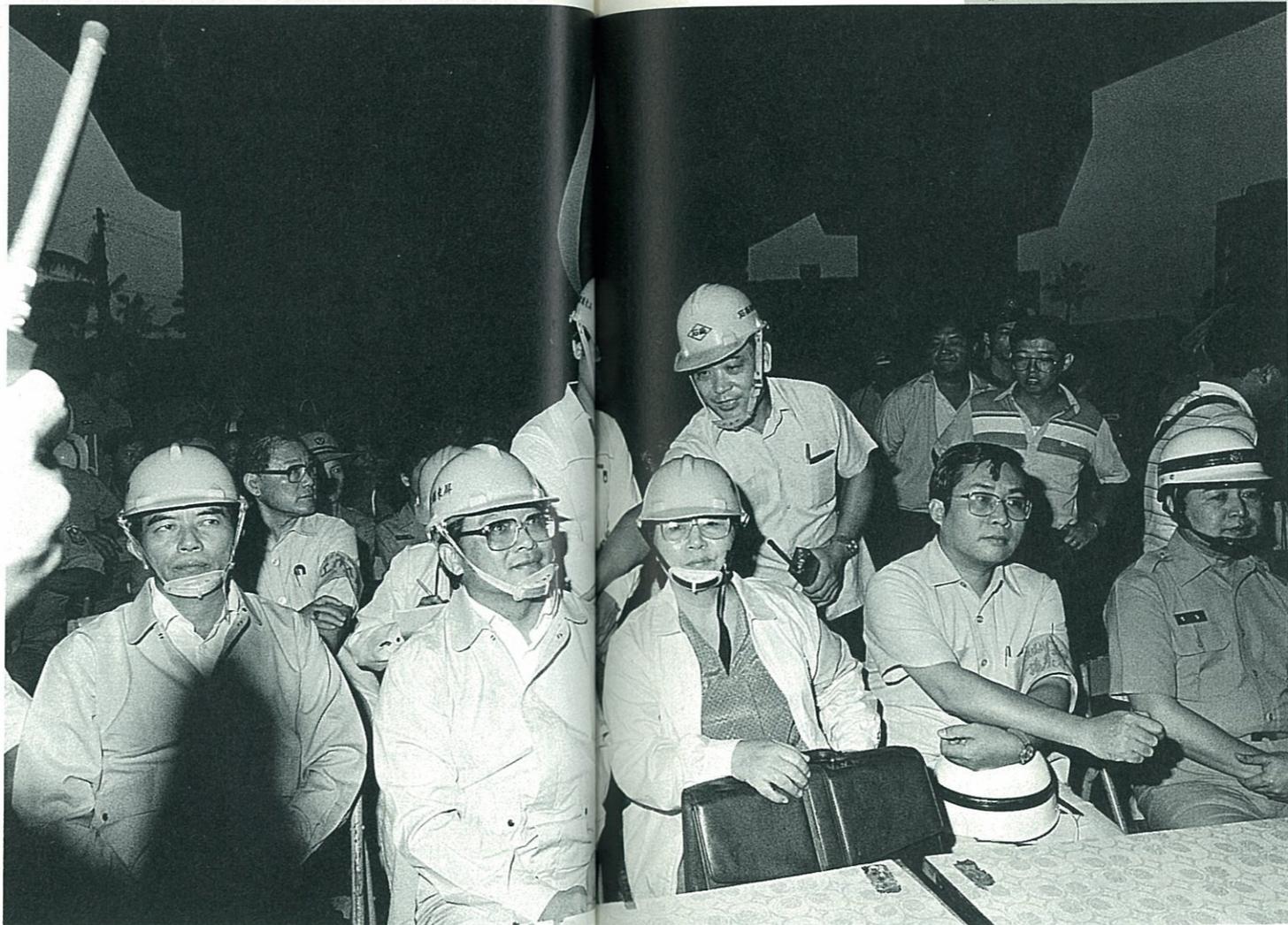
撰文■編輯部

姓名	贊成	反對	意見保留	贊成或反對之主要理由
1.黃麗娟	✓			支持陳定南縣，維護宜蘭這一塊淨土。
2.羅國雄			聯絡不到	
3.林榮星			聯絡不到	
4.林明昌	✓			有條件之贊成，立意目標甚佳，但似乎不必有雙重標準。
5.游萬年		✓		未認可中央環保署，不信任公權力，自己做也將無效，地方自己做必有困難。
6.王振英		✓		與中央欲設之環保局重覆，造成雙重標準。
7.謝阿溪		✓		政府既然要在各縣成立環保局，不如由中央撥預算來做，宜蘭縣不如將這960萬做別種用途。
8.尤松雄			聯絡不到	
9.林束			聯絡不到	
10.鄭美蘭		✓		環保署可能與79年設環保局，地方不必重覆去做。
11.吳坤鍾			聯絡不到	
12.薛朝成			聯絡不到	
13.林文資			聯絡不到	
14.黃重邱	✓			是一個理智的做法，對地方有益。
15.張寬己			聯絡不到	
16.陳榮宗			聯絡不到	
17.游玉麟	✓			環保署的標準不够嚴，不如自定標準，配合地方特殊環境，合乎標準再準設廠。

宜蘭縣黨外縣長陳定南，先後在77年3月及5月，提案「環保大憲章」，送交縣議會審查，第一次以16：4的懸殊比數遭否決，第二次議會議決保留，留待今年2月開議時再審。所謂「環保大憲章」，是以宜蘭縣的環境污染含容能力作具體評估，最終將制定一個比現行國家標準更嚴更具體的環境品質在宜蘭縣議會即將作最後一次表決的同時，本刊編輯部，針對「環保大憲章」在1月15日~21日之間，對宜蘭縣議員做了一次電話問卷調查，收集到了如下初步的資料：接受電話訪問的議員人數是21人，贊成的有8人，反對5人，意見保留的則有7人。

訪問記錄如下：

18.賴翰霆			聯絡不到	
19.黃碧楨			✓	
20.楊政誠		✓		縣長是公權力執行者，目不信任中央環保署，縣長不能只搞設計、構想，不重執行。區區9百多萬預算，不必把題目搞那麼大，作秀！
21.李阿紅			✓	
22.游振亮			聯絡不到	
23.廖清雄	✓			堅決反對工廠對地方之污染。
24.張瓊文			聯絡不到	
25.羅素貞	✓			以前未通過是因與中央標準抵觸，透過專家、學者之協助，將促成此案通過。
26.李正庭			✓	個人認為，由中央去做就可以了。
27.江圳欽			聯絡不到	
28.李坤山	✓			應做好環境品質之維護，支持環保運動，使地方免受污染之苦。
29.伍榮茂	✓			維護宜蘭淨土。
30.林正標			✓	構想甚好，但因縣長個人因素，使本案不能順利。
31.許金虎			✓	
32.陳英明			✓	目前仍不需如此嚴格標準，標準太高，會阻止工業發展，妨礙地方進步。
33.陳正信			✓	議員是協議制，重的是溝通協調，做法不能太主觀。



去年拆除高屏溪兩岸非法魚塢，
高雄縣縣長余陳月瑛（前排中）、
屏東縣縣長施孟雄（左二）
在現場坐鎮指揮

政治颶風眼

從寂靜深閨走入

日據時代「新和鐵工廠」和「東台製糖株式會社」
的么女兒，上高女，學裁縫、插花、
彈鋼琴、讀大小仲馬的小說，把醫生、學者當做
自己的白馬王子的千金小姐陳月瑛
嫁為余登發家的獨門媳婦
余家那充滿民衆性的、曠悍、頑韌，
堅定相信公平、正義、無私的民主政治的傳統
改變和塑造了余陳月瑛的一生

獨門媳婦
當縣長，
余陳月瑛的
故事

攝影■顏新珠
撰文■陳映真



每天行程表排滿各項活動，余陳月瑛總利用坐車空檔瀏覽各報。

去年春節，高雄縣政府以自己的行政權，實施「彈性休假」，連接禮拜六和禮拜天，讓公教人員連放了七天假，成為廣受注目的新聞。

隨著戒嚴令的解除，高雄縣以凍結經費的方式，徹底撤廢了各級學校的情報安全人員，即各校所謂「安維秘書」的佈建。為了徹底實施行政中立，打破執政黨黨員在公教系統中的特權，高雄縣政府貫徹了撤銷公職人員履歷表中的黨籍欄。

去年八月，高雄縣單獨宣布在縣範圍內實施中央遲遲不辦的農保，使高雄縣八萬農民享有疾病、住院、喪葬保險。高雄縣排除萬難，堅持搞成了農保，「逼」得省府不能不提早在去年十月宣告在省範圍內正式實施農民保險。

高雄縣政府這些叫人刮目相看的新政，是台灣省地方自治史上頭一個女性、而且又是非國民黨系的縣長就任三年來的不少政績中，叫老百姓津津樂道的幾項。

這位傑出的女性縣級行政首長，是今年 62 歲的余陳月瑛。

從廚房到議壇

早在 1963 年，當時 32 歲的余陳月瑛，就被高雄縣著名的政治家、她自己的公公余登發推出來競選省議員，結果以高票當選，打破了國民黨老年獨佔婦女省議員保障名額的局勢。

「老縣長（余登發）認為，同額競選，只有民主的形式，沒有民主的實質。」余陳縣長回憶說，「老縣長以一人和地方的小派系，單獨向國民黨的獨佔體系挑戰。他到處央請黨外女將出來選，老縣長要出錢出力。無奈那個時候的政治環

境，可不是現在這個樣。」在國民黨的威脅、恫嚇和阻撓下，幾個黨外婦女都不敢出來選。執拗的余老縣長，最後才把自己的媳婦推上競選台上。

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今年八十好幾的余登發，是一個極為特殊而又富於傳奇性的人物（見「人民的政治家」，本期「人間」第74頁）。他堅定相信並且實踐「為民衆服務」、「為官應當清廉」、「勤政愛民」和「天下為公」的道理，大量變賣自己的地產，為高雄縣農民造橋、鋪路，為自己領導的水利會、縣政府同事發薪水。農民鄉親川流不息地直接撞進縣長辦公室陳情、央託，抽縣長的菸，吃縣長準備好的簡單的飯食。而菸錢、飯錢全是余登發掏自己的腰包，沒有一分和公帑沾上邊兒。

1960 年代，台灣政治情況的嚴苛，是現在的人所不能想像的。然而，高雄縣的人民從余登發的工作中認識了他，把他當自己最親的親人，信賴他，而且不計國民黨當局百般恫嚇與打擊，高雄縣人民用選票支持了老縣長。余陳月瑛高票當選上了省議員。

「那時候，我正懷著才四個月的我的么兒政道。」余陳月瑛說，「這以後，我連選連任了四屆多。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是帶著小兒女們到中興新村去開會的。」

沈重的責任

余陳月瑛的得票，總是在最高票的上下，而且總票數越來越多。除了余登發老縣長在高雄縣人民心中的威望，余陳月瑛很快地學習和承接了余家清廉、勤政、為民衆服務的光榮傳統，直接受到民衆的肯定與接納，也是主要原因。「你在每次選舉時，民衆不受威脅利誘，用高票數支持你，你感到責任真重大。」余陳縣長說，「特別是在那個時代，民衆熱情、勇敢的支持，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叫你竭盡所能，勇往直前……」

18 年的省議員生涯，一任立法委員。1986 年，他以超高票當選為高雄縣長。「但是，即使 23 歲嫁到余家當媳婦，也沒想到我 32 歲以後的生涯，竟然是在政壇和民衆中奔波的生活。」余陳月瑛摘下淺色鏡框的眼鏡，一邊擦拭，一邊這樣說，「用日本話說，我是個『箱入れ娘』(Kago ihre Musume)。普通話說，是千金小姐吧……」

原想嫁給醫生或學者的……



來自全縣各地請願、拜會的人們，穿梭縣長室。

少女陳月瑛是日據時代罕見的台灣人工業資產階級家庭中十個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女兒。她的父親陳再興先生，在日帝時代開「新和鐵工廠」，在台東地區經營一家叫做「東台製糖會社」的現代製糖廠。她的二哥陳水印醫師，是光復後台灣省醫師公會早期的會長，也是早期非黨的高雄市議員和區長。「要頂真說來，我的娘家也算是個非黨的政治家庭吧，」余陳縣長說。但是少女時代的陳月瑛，在嚴格的家教中，深居簡出。「學裁縫、學插花、學鋼琴，看書、看小說，也夠人忙的了，」余陳縣長說，「長榮高女畢業，原準備到日本去深造，但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局吃緊，計劃泡了湯……」但時局再亂，少女的陳月瑛從來不會在早上六點以後起牀的。「家教嘛。但嚴謹的家教，使我一生受用。」她說，「直到現在，每天五點多起床。七點就到辦公室……」

23 歲那年，她嫁給余登發的獨生子余瑞言當媳婦。「姑媽提的親。說那個人學歷好。台灣大學法律系。說是一個道德觀念很強的人。」余陳月瑛回憶說，「婚嫁的事，能說不是命運嗎？」她說。少女時代的陳月瑛夢中的對象，是醫生，再不就是教授。「一直到訂婚當天，還有人來說親，全是醫生，青年學者……」她笑了起來。如果不是嫁到余家，她的一生怕就完全和現在不一樣吧？「那是當然的。」余陳縣長簡潔地說。她歎息了。

天地旋轉

進了余家的門，整個天地就開始旋轉起來。「在娘家，門戶大些，堂奧深些，生活起居，有固定的規律。少女時代，平素也難得見到生人。」她笑著說，「進了余家的門，公公當時是水利會會長。他賣自己的穀子發員工的餉，催收水利費，調整魚池租金，改革水利工程投標……才是民國 40 年代的事，余家全天人來人往……」從寂靜不紊的深閨走進地方政治的颶風眼，她得成天備茶備飯，殺雞剖魚，還得記住許多和公公同輩的地方政界人物，倒茶讓座。「回到娘家，媽媽撫摸我的手說，當女孩的時候，菜刀都沒拿過。現在竟然就會殺雞剖魚……不知道媽媽這是嘉許，還是為我心酸。」余陳縣長說。

事實上，余登發的這位獨門媳婦，早在她「奉命」出來競選公職以前，就展現了她天生的理財理家的長才。她把余家一個長年虧空的碾米廠轉虧為盈，在那個年代，每月有五萬元盈餘。問她以什麼竅門經營，「也沒什麼，無非是認真經營，全心全意為顧客服務嘛。」她說。

當余登發先生的媳婦，並不容易。余老對待人民、朋友都很寬厚，對待自己就很嚴苛了。他有



爲了農地重劃發生問題，一羣來自岡山鎮嘉興里的農民，前往縣府請願。

巨大的財產，但從來布衣陋食，竟日爲民奔忙憂勞。他對自己的家人晚輩尤嚴，兒孫輩在他面前，往往畏敬恐懼。他的獨生兒余瑞言先生畏懼父親之深，是高雄民衆所熟知的故事。對於這樣一位嚴厲的翁公，余陳月瑛以她娘家的長年教養，爲余老縣長捧茶、備餐、煮水，亟盡孝敬之道，博得余老和親友的讚歎。

余登發傳統

1979年元月21日，國民黨以明顯的政治構陷假案，逮捕了余老和他的獨生兒余瑞言，被判處十年徒刑。在一天之中，翁公和丈夫被當時人人聞而變色的情治單位抓走。在省議員任上的余陳月瑛，立刻在高雄、台北間奔波，到省、到中央去探聽、交涉、和黨外人士協商、請律師、送牢飯、打官司，爲余老出版平生自述……整個社會和人民靜默而同情地關注著余家的大變，看著余

陳月瑛勇敢地奔走，沒有不爲之動容的。

從平靜、規律的娘家進了余家，余陳月瑛很快地感受到，在那個專政時代，像余登發這樣仗著人民的力量公然和國民黨整個特、軍、黨、政體系抗衡的家族所承受的重大壓力。國民黨不斷地在政治上、法律上壓迫余登發。「其中艱辛，很難有人理解。公公在家中權威很大。他跟國民黨對上了，全家也只能拉緊頭皮頂著。」余陳月瑛說，「但是，家人逐漸明白了公公的人格和他那大公無私，一心爲人民，不惜頂撞足以破家亡身的權力的道德和勇敢。」

32歲那年，毫無從政經驗的余陳月瑛，「被逼」著走進議壇。「那時候，除了在議會裡仔細聽、仔細看，唯一的藍本，就是我嫁到余家後，親眼看到公公那種絕對的廉潔，那種幾乎毫無保留的爲民衆犧牲、付出和奉獻，以及勤勞不知疲倦的服務。」余陳月瑛說。1986年，高雄縣人

民以高票送她走進高雄縣政府的縣長辦公室。她提出三項縣政的指導原則：「勤政、清廉、全民當政」。事實上，這三個原則，是從余登發老先生的「清」（廉）、「勤」（政）、「大公無私」和「爲民服務」經過她20年在省和中央議壇的實際經驗中結晶出來的。

因爲她是女性……

一個長期鍛鍊出來的婦女縣政首長，她的性別特點，在實際工作上，會帶來什麼特殊的性格呢？

余陳縣長想了想，說：「爲了親自參加全縣27個鄉鎮、412個村里的村里民大會，每天都得弄到晚上十一、二點鐘才回家。」長久以來，我沒有私生活。這對於男性，恐怕就困難了。」

另外一個特點是女性首長比較細心，比較會計算。會想到春節彈性放假，是因為余陳縣長從

「初二女兒歸門」的需要想出來的。「每年調動各級學校校長，縣長一定要我們兼顧校長的家庭生活，」張主任秘書說，「我體會到一個婦女縣長當過母親和妻子的人的細心。」余陳縣長關切縣府同人的各種福利，照顧主管的健康，強行健康檢查，也可以說是出於一顆豐富的母親和女性的心。

「但是，婦女也有婦女的強的一面。凡是她決定的，她就堅持，」張主任秘書說。舉個例子吧。「高雄縣商界對行之已久的教育捐嘔有煩言。縣長想取消教育捐，也同時想到以庫款利息來抵補教育捐每年1.5億元收入。」張秘書說，「台灣銀行派人專程來高雄說項。縣長堅持台銀付庫款的利息。」

協調林園事件時，有些村埋怨縣長偏心。「那幾天，我每天才睡三、四個小時，盡量調停，深怕政府動手抓人，老百姓吃虧，他們還這樣說閒話。」余陳縣長笑著說，「心裡委曲，就哭了。」

「但是余陳縣長也爲林園的事，和工業局、經濟部拍桌子吵。」張秘書說，「我們看見婦女的溫柔 and 強韌。」張秘書說，有時縣長在故人的告別式上讀祭文，傷心處，也會落淚，不能竟篇。余瑞言先生過世，她有時在我們跟前談到她新逝的丈夫，也不禁失聲。「有時候，我羨慕女性的哭的『權利』。在情無以禁的眼淚中，我看見了婦女的人的真實面、溫婉面，也看到了真實的性情。」42歲的張秘書說。

啊，母親！

做爲母親，余陳縣長說，「一直到現在，我無法不覺得對不起孩子們。出來當省議員，孩子全小著，選民來央託，不分貴賤，不分日夜，我拎著皮包就出門去。一直到今天，全家母子女女相聚的時間少之又少。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長大的。」

余陳縣長有四女二男，全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我從小就很少和媽媽長聚。小時候，羨慕別人的媽媽都在家裡。」從台北醫學院藥學系畢業，才當完兵的余政道說，「可是媽媽總是打電話、叮嚀我們用功讀書，要我們體諒她的忙碌。年紀大了，就越知道媽媽的苦心。我知道我們有個好媽媽……」

對於現任立法委員余政憲來說，他怎也不能忘記母親帶著他到中興新村開會的日子。有一天，他在高爾夫球場上挨了一棍子，頭破血流。「母親從議事廳蒼白著臉向我奔來，抱起我瘋狂地奔向醫院求治。」他說，「後來自己也成了家，也



高雄縣管利壽茶莊記聯合會中心
大家會院時田心

從政，母親當時亦內亦外的焦炙，我是越來越能理解了……」

現任省議員余玲雅是余陳縣長的長女。余陳縣長從廚房初進議壇的時候，余玲雅議員 13 歲。「生長在一個黨外反對派家裡，有沈重的壓力。從小學一、二年級開始，報紙、雜誌上，老師和同學，都說我爺爺是壞人，是共產黨，在我幼小的心靈中，造成那些粗暴的大人所不能理解的傷害。」余玲雅議員說，「那時媽媽出來當省議員，照料五個弟妹的責任全落在我身上。」

有人說「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余玲雅議員說，在一個政治環境嚴苛的時代，反體制運動家的孩子也會「早當家」。她不但讓自己更用功讀書，也嚴肅地負起照料弟妹的責任。「回想那一段日子，玲雅幫了我最大的忙。」余陳縣長說。余政憲委員說，「那一段時日，大姊最吃苦。我們弟妹五個，全仗她照料。」

「一貫作業」

1981 年，余玲雅當選省議員。1986 年，余政憲當選立法委員。余家母子女三人，在縣、在省、在中央出任公職。「從縣政上講，在中央的政憲和在省的玲雅，為高雄縣縣政的推展做出相當好的貢獻，」余陳縣長說，「省和中央有什麼政策，有什麼預算，我能知道。縣裡向省、向中央提的計劃、要求，他們幫我去訂，去提質詢。我們余家，中央、省、縣一條線，我笑說是『一貫作業』。」

前些年，不但是國民黨，連黨外內部也批評高雄余登發在搞「家族政治」，搞「余家班」。

「我公公早在日據時代就跟日本人對著幹。光復不久，『二二八』才過，民國四十九年，國民黨大抓匪諜。是那個時代呀，余登發一個人，賭上他的地產和全家人的性命，單憑他老人家對民主政治的信念和對老百姓的無限赤誠，和強大、冷酷的國民黨對上，他老人家沒退縮，頑固地向權力頂過去。」余陳縣長說，「那個時候，怎麼沒人說他搞家族政治？」

「別人從政，只要一任兩任下來，就是萬貫家財。事業有了，房子有了，汽車有了……」余玲雅議員說，「我們余家搞上政治，沒有一個利用職權搞企業，我們的財產不斷地減少，繳的稅也越來越少。1979 年那回，我爺爺，我爸爸都被帶走了，整個家庭就在破滅的邊緣……」

23歲嫁入余家，32歲由廚房走入議壇，余家的政治傳統，改變和塑造了余陳月瑛的一生。

縣政的焦點

高雄縣的特點，在於農民多，工人也多。高雄縣算是個大的農業縣，可也同時是個大的工業縣。余陳縣長雖然不是出身農家，但是入了余家的門，看見公公余登發的羣眾全是樸拙貧困的農民。「縣長知道農民在工業擠壓下日益艱苦。這就是她為什麼堅持要率先搞農保的原因。」張秘書說。

集中的加工出口工業和無數大中小型工業不但帶來潛在的巨大勞資爭議，也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環保工作一定得做好。這個問題上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余陳縣長說，「我和王永慶，也算是朋友吧。而對於他生產國際上禁止生產、運送和使用的氟氯化碳，我堅定反對沒有商量的。」

為了因應勞資爭議，她在縣政府特別設立專責機關。「不論是勞資問題，是環保問題，政府要真誠為人民做事，解決問題。要合情合理，要公



每天縣府總收到大量的喜慶婚喪的帖子，余陳月瑛會創下一個假日連趕52場的記錄。

平公正。」她說，「否則民衆忍無可忍，起來抗議，那就是人民已經對公權力失去信賴和尊敬的時候。公權力的威信，是從為民服務，公平公正來的。」林園事件當中，她以行政長官的立場，出來為抗議民衆代言，就是認為中央沒有解決問題的遠見於前，又因循怠忽於後，所以她應該站在老百姓這一邊。

然而全面地看來，高雄縣的遠景是十分樂觀的。「幾個重大的計劃案正在評估、設計和完成中，」她說，「不必幾年，高雄縣將成為經濟上興旺，文化上發達的一個縣。」

據余陳縣長說，高雄縣觀光資源很豐富。一個國際級的狄斯奈樂園正在籌劃中。大崗山的觀光

開發，桃仔圓的少年溪觀光開發都是今後的重大開發案。此外，有兩個巨型高爾夫球場也在高雄縣內覓地規劃中。

在文化方面；未來幾年預計有六個大學、醫學院、工學院等大專院校來高雄發展。中山大學的擴建，高雄技術學院、高雄師範學院，高雄醫學院（高雄大學）的新建與擴建，以及其他幾個專科學校向高雄縣集中，「將重大地提昇原先基本上為農業與工業縣的文化水平。在社會福利方面，教育設施的擴大和補充，婦幼中心的建設，老人健保的實施……都應該為高雄縣民衆的精神面貌帶來新的變化……」余陳縣長說。

他們對我們是支持的

今年元月三日，財團法人「民意調查基金會」向台灣全省 23 縣市（包括台北和高雄兩省轄市）共約 10,000 民衆做了一次調查。結果宜蘭、嘉義和高雄三個黨外、民進黨縣長當家的縣政，被列入前五名民衆高度滿意的縣份。



余家由中央、省、縣「一貫作業」的成員。左為省議員余玲雅，右二為立法委員余政憲，右為余陳月瑛。

「發展台灣的民主政治，選出立法委員在立法院爭，當然重要。但是抓縣市行政權，也很重要。抓縣市行政權，可以抓預算，可以做事，直接在日常生活的水平上為民衆服務。」余陳縣長說。對於一個非黨縣長，國民黨掌握的省和中央，會不會格外刁難？「從前是刁難得很厲害喲。我公公在任上第三年，就被國民黨硬拖下馬，便是個活生生的例子。」余陳縣長說，「現在真的好多了。在省、在中央，不少國民黨部會首長，中基層幹部，對於肯實幹，勤政的黨外縣市長，基本上是支持和幫助的。這一點我們要憑良心說話。」

事實上，不少國民黨籍縣市長，除了少數幾位



余陳月瑛以她女性特有的親和力，每到一處必與當地民衆一一握手、寒暄幾句。圖為歡送鳳山地區大專生入伍訓練。

優秀之士，大多是自己花了大錢選上的。「選上以後，『老子自個兒花錢選上』的意識，不免恃財以驕，對黨內部會首長不怎麼順服買帳；對選民服務態度和認識，不能不差些。」一位熟悉地方政治的蔡先生說。

艱難的道路

民進黨中央宣說今年底大選，民進黨要拿下十個縣市。「這個志向很好，可是現實上怕不頂容易。」余陳縣長說，「平時，我們和在省、在中央的國民黨官員相處不錯。可是一碰上選舉年，不免『兩軍交鋒，各為其主』，沒有情面好講。」據余陳縣長說，國民黨已經把高雄縣列入重點「收復」縣，準備以密集財力、文宣和人力，同施政上深獲民心的余陳縣長一斷勝負。

「年底的競選，會十分慘烈。我們余家從來不曾賄選，以後也永遠不會。加上高雄有七、八萬軍眷國民黨『鐵票』呢……」余陳縣長說，「越是幹得好的黨外縣市，國民黨越是非卯上最大的人力物力奪回來不可。不能掉以輕心啊。」

以黨政軍特的大力量，對勤政愛民，宵旰奉公的非黨縣市長、各級代議士橫加壓迫、構陷和打擊的時代，大體上已經過去了。這是一條由 1950 年代全面政治肅清、拷問和刑殺，而後由郭國基、李萬居、雷震、殷海光、郭雨新、余登發這些先行代台灣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家，以及 1979 年「高雄事件」一路開闢出來的，台灣戰後民主主義初階段的艱難的道路。然而從縣市行政的民主化看來，獲得縣市民衆的擁護，竭盡心力為民衆服務，徹底施行廉政和勤政，在一縣一

市的範圍內；在人民每天的生活上；在草根的水平上，去推展民主政治，其工作之艱辛，責任之沈重，從某些方面來說，恐怕遠在中央議壇上呼風斥雨的言論鬥爭之上。「要幹好地方行政首長，除了全心全意、全時間、全方位為民衆做事；絕對沒有別的辦法。」張秘書感慨地說，「也許有人羨慕余陳縣長：一個傑出而成功的婦女縣長；在勤勉奉公之餘，盡量抓住機會在國內外短期大學進修；兒女們不但都受過高等教育，還出了一位當任的立委和省議員……但是這幾年，我們跟著她工作，如果依目前一般人講究富裕、舒適、享受的看法，余陳縣長是個『歹命』的女人。我們幕僚不能不對從老縣長到余陳縣長這一脈相承，為民衆奉獻的精神由衷起敬，理由也在這裡。」



爲人民服務

余登發

一生篤奉「天下爲公、大公無私、犧牲奉獻」的余登發，爲了高雄縣縣民，前後共出售自己50多甲的土地，從事地方建設。86歲的他，戲稱自己一生「完全是做別人的奴才」。

這名頑韌老人，曾在台灣政治黑暗史上，獨舉民主、自由的火炬。

打 從日政時代參加高雄州楠梓莊協議會議員選舉起，余登發就將選舉視爲抗爭強權、爲民伸冤的最佳手段。那年中日戰爭剛爆發，日本政府嚴格管制民生物資，採取配給制度。擔任楠梓莊長的日人齋藤由於辦理配給制度不公引起民怨。余登發便發動其他議員罷

撰文■余 健
攝影■顏新珠

免齋藤，逼使齋藤改善了配給制度，後來日本當局為了報復，征召余登發作了 60 天的苦工。

光復後的民國 36 年底，他從激烈的競爭中以一介草根式人物，與若干台灣士紳當選了高雄縣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當他與緻勃勃地前往南京參加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時，他發現竟有人為了抗議國大代表選舉不公，在國民大會會堂前擺了十多副棺材抗議。後來更目睹李宗仁花上以卡車計算的鈔票賄選選上副總統。

這場全中國最高層次的會議，竟然是一片胡鬧、欺騙、舞弊的作風。這一切當然使得這位以為選舉神聖、甫歸祖國懷抱的台灣代表余登發失望透了，他後來常常論斷國民黨之所以會撤出大陸，和第一屆國代選舉不公，違法舞弊、失去民心有莫大的關係。

回台灣後，台灣光復後，他分別當選過里長、鄉長、水利會會長、縣長。所以他對地方基層是相當了解的，他的口中並沒有太多的政治口號，他的政綱就是去除苛政、鋪橋造路、建設地方、改善教育設施，讓百姓過好一點的生活。

他擔任里長期間，由於剛光復治安不穩，他就自費組織地方糾察隊，增加照明設施。1948 年擔任鄉長期間，因為常有人溺斃於中潤大溪，他便以自己的資財建了一座 60 公尺的中潤大橋便利居民的交通。

1950 年 7 月，余登發當選高雄水利會會長期間，恰逢舊台幣換成新台幣，水利會財政困難。他除了向陳啓川等幾位高雄大地主追討合理的會費外，更出售他自己私有的稻穀五萬斤，以支付積欠員工的薪水。

由於他耿直的作風，引起了其他投機官僚的不滿，他們總是藉由事由誣告他。1951 年省府主席吳國楨便藉口下令撤銷他水利會長的職務，移送法辦。但是一個相信人民當家和選舉制度的人，總認為選舉能使「好人」出頭，從而改善政治風氣。因此當地方自治第一屆縣長選舉時，他立即報名參選，結果却落選了。

1957 年第三屆縣長選舉時，由於國民黨縣黨部舞弊，使余登發又落選，但經他數月追查後堅決上訴，官司雖不了了之，却迫使政府修改了投票所監票人由參選人派任辦法。

1960 年，余登發終於突破了縣黨部的全面動員而當選第四任高雄縣長。

當時國校的教室相當缺乏，甚至有部份學童竟然露天上課。而縣府的建設經費每年僅有 150



由於受不慣城市的喧嘩，余登發目前獨居在仁武鄉八卦寮魚塭。

萬。如果讓高雄縣 28 個鄉鎮一分派，建設經費更為有限。於是他便將縣府補助縣黨部 300 萬的經費改編為建設國校教室經費。如此一來，再加上省府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在他四年任期內，他共蓋了 900 間教室，解決了教室荒的問題。

由於他深得民心，省黨部主委上官業佑曾主動邀他恢復黨籍，但是因為他對縣黨部的顛預作風至表不滿，加以婉拒。

此後國民黨為了防止余登發再度競選連任，利用種種已判決撤銷的舊案不斷打擊。例如 1963 年便有所謂「八卦寮魚塭案」、「萬金松堤防建設案」及「凌堯舜違法出租承租地案」，使他官司纏身，無力參選。1969 年，當他宣佈競選高雄市長時，官司更是急速惡化。1973 年 10 月終於以莫須有的「瀆職罪」將他逮捕入獄。1974 年 4 月才得保外就醫。5 年後，又以更為莫須有的「知匪不報」罪名將他和他的獨子余瑞言逮捕入獄，後來又再度保外就醫。

從此，余登發再也無法親身參予其熱愛的選舉。事實上，對這麼一位堅信透過民主選舉打擊國民黨專政的老人控以類似「叛亂」的罪名實在荒唐。因為相信選舉、熱愛選舉的人，基本上是反對以「革命」的方法奪取政權的人。

台灣解除戒嚴才不過一年。但是人們似乎已經不能想像 1950 年代到 70 年代國民黨專制下的嚴苛的政治環境。一個當時的反體制政治運動家，在當時所要面對的各種痛苦、沈重、恐怖的壓力，和面對這些壓力所必要的勇氣，是現在的人所難以想像的。然而余登發却以一介草根布衣，單純地憑著他對於人民真誠的熱愛和信賴，以他終身奉信不渝的「為民服務」「天下為公」「犧牲奉獻」，並且身體力行，取得了高雄縣人民堅定的支持。以人民為後盾，余登發獨立在台灣政治的黑暗時代，擊起了民主、自由的燦爛的火炬，在台灣戰後民主運動史上照亮了光輝的篇章。今天余氏家族在台灣民主歷史中獨特的地位與存在，離開余登發「為人民服務」的歷史積累，是不能想像的。

♀

年輕美麗的王為娜，每次出場，總是得到特別多的老大哥們的捧場。有送花、送紅包的，甚至拍照留念的。

「紅包場」的世界

叫賣「包子——饅頭」的山東老漢；
退職離休的公務員、教師；

退了伍的老軍官士兵……

來這兒聽 40、50、60 年代的老歌，

和歌星聊天、吃飯，

送紅包給認識的、喜歡的、

甚至私慕的歌星……

他們來拾回往日情懷；

發抒老人隱秘的慾望，

排遣空茫寂寞的時光……

撰文 ■ 簡慧蓉

攝影 ■ 蔡雅琴



他 看來約莫五十來歲，總是選在最前排的位子。他也不是常來聽歌的客人，却一直是很專心的聽眾。鼻樑上架著一副黑色粗框的老花眼鏡，額前幾莖灰白亂髮，一隻腳隨意地掛在木質椅手上，整個人像是癱在毛絨椅內，什麼也不正眼去瞧一瞧。可是只要歌聲響起，他便總是一個人兀自微低著頭，不忘將雙手與掛著的腳，和著歌曲齊打拍子。

倒是胡老先生，七十開外的人了，滿臉絡腮花白短鬚，遮隱去嘴角兩行深溝似的，一生滄桑留下的皺紋。一生無妻無家，在西門町這個地方，沒日沒夜地叫賣「包子、饅頭！」不知已經多少年頭了。他三天兩頭躲進歌廳聽歌，一個人靜靜地坐在場子左側一個固定的角落，跟什麼人也不攀談。

有一回，「歌星」徐蘋撞見了嘶扯著山東腔在街頭叫賣的胡老頭之後，每回胡老頭拿紅包給她，一陣見不得人似的愧疚，總會或多或少影響徐蘋唱歌時的心情。

這天胡老頭又差小妹雅雅遞上兩個紅包，實實在在的兩包啊。徐蘋一手捏拿在手裡，心裡一陣難過，以致「少年的我」唱走了一個音。

「妳想想，一個包子饅頭才賣多少錢？我請他不必再送紅包了，總要為自己生活打算。可是，



他照樣送，我要是不拿，他會以為我看不起他。」

唱完三首歌，徐蘋褪下一襲開高叉、裸露雙臂的旗袍，換上一身鑲著亮鐵片的牛仔裝，頸上繫一方鵝黃絲巾，在與全場客人一一打過招呼之後，用啞了的嗓子，對我這樣說。

早在她唸稻江家職時，徐蘋便半工半讀，在西餐廳唱民歌。她也曾在一個合唱團裡擔任吉他手。畢業後直接進入一家 Piano Bar 自彈自唱一段時間。因為個性好強，她的一手鋼琴、貝斯便是在那時摸索出來的。有時現在歌廳的樂師暫時離開，她還能上台客串幾曲。

那段時日，台灣的西餐廳普遍不景氣，鋼琴酒廊的老板只好將餐廳改為以演唱五、六十年代國語流行歌曲，消費合理，生意頗佳的「紅包場」。在當時，西門町這類的紅包場已有五、六家。這對於唱慣了西洋和日本歌曲的徐蘋而言，是一道難題。因為她真不喜歡國語老歌，所以始終徘徊在去留之間。「剛好那時家裡經濟發生困難，老闆又待我不錯，我只好繼續唱下去。」一直到現在，一晃就是整整 10 個年頭。徐蘋還是不很喜歡年代太久的老歌，笑著承認自己對國語老歌實在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但是「老了，三十好幾的人，改行不容易啊，唱歌的生活比較自由，賺錢也比較不那麼辛苦，打算存一筆錢以後，開一家 Coffee Shop。」

徐蘋當然不是頂尖透紅的歌星。但是她直率、不做作。原本就不錯的面孔和身材，經過細心的化粧、講究的穿著，一上台竟有一種異樣的靈俏與嫵媚，所以人人都說她「台緣」極好。「天生就是吃這一行飯的吧。」她自嘲似地說。

◎徐蘋說：開放大陸探親後，他們來得少了……
檔案：徐蘋。34 歲。稻江家職畢。離婚。

「紅包場」結合西餐廳和餐廳的特色，主要是

張鳳凰的歌藝，
素有「真情流露」的美譽。
往往唱得動聽。



吸引一些退伍老榮民和上了年紀的外省男人來聽老歌，所以觀眾年紀普遍都比較大。在這裡很難看見年輕人。

那些來聽歌的老兵叔叔伯伯，其實蠻可憐的。他們大部份沒有家室，一個人孤零零的。有些人有老婆，可是老婆不是出國旅遊，就是成天打牌，放著他們看家。來這裡聽歌，至少還有熟人一起聊天，一天就打發掉了。

年紀大的人，總喜歡人家和他們說說笑笑。有時稱他們一聲叔叔、伯伯。他們還會不高興，嫌我們叫得太老，要我們喊「大哥」，他們說這樣

才覺得自己年輕很多。

跟別家比起來，我們這家的顧客水準比較高些。有退休的大學教授、醫生，也有的是在政府機關內擔任高職退休下來的，這和我們的歌星素質平均比較好其實有很大的關係。所謂什麼樣的歌星吸引什麼樣的客人。

很多人對歌星印象不好，真的不應該一竿子打翻一艘船。那些是素質低的歌星，她們的目的是賣身，不是賣歌。

曾經有一位客人很明白地問我：「徐蘋啊，我給你一萬元，你敢不敢收？」我說我不要！原來

徐蘋在演唱的當兒，
自一位欣賞她歌藝的老伯
手中接過紅包。

他以前曾吃過甜頭，所以他認為唱歌的女孩都是不正經。他很生氣，說我不給他面子，以後就不再給我紅包。之後我告訴他：「你應該感激我才是，我並沒有騙你，我也可以拿了你的錢就不陪你。有的小姐騙你，可是我很坦誠的表明不要你的錢，對你已經很夠意思，你怎麼說我不夠意思！？」以後他還是繼續給我 100 元、200 元的紅包。我寧願要這種小小紅包，這表示他欣賞我的歌。大家都是好朋友。

有時候，我們在台上唱歌，不免要逗逗台下的客人或是看看他。但有位客人竟然因此要約我上旅館。因為他說每次我在台上都在看他。像這種啼笑皆非的事，我也只能笑著說：「我看你是因為你的紅包還沒有送。」像這種心術不端正的客人，就可以不要理他。

其實大多數的客人都很好。他們把我們當自己的晚輩看待。但也不免有幾個「老不修」，總是色眯眯地看人，和他講話不是偷摸妳一把，就是偷捏妳一下，或者提出不正當的要求。偶爾「嘴上春風」沒關係，不要動手動腳的。

抱著有錢是大爺的心態來聽歌的客人並不是沒有，他們紅包大把大把的送，對我們歌星來說當然是好的。但有些客人明明沒錢，也要送大紅包，他們賣甘蔗、賣饅頭，來這裡包個幾百元，自己却坐公車回家，或者一個饅頭，一個便當解決一餐。遇到這種客人，我們通常只和他點點頭，打個招呼，不敢和他聊，並不是我們看不起他，而是中國人比較重感情，接觸幾次以後，他會不好意思不送紅包。但是我拿這些人的錢，心裡過意不去。

有人說我們是吸血蟲，也不盡然。不過吃這行飯的小姐大多把世界看得很現實，也看透了人間冷暖，真正把客人當朋友的並不多。

自從開放大陸探親之後，紅包場的生意差了很多。

多。那些無家沒眷的老兵，都回大陸老家看妻子女，有的就沒再回來，有的因為不能適應那邊的生活，回來台灣以後，都會繼續來聽歌，但是給的紅包很明顯地少了許多。譬如以前給 500 的，現在都減為 100、200 元，可能是他們想 500 元至少還可以給大陸妻子過一個月，所以都比較節省寄錢回去了吧！

台灣歌廳源流

民國 40 多年，台北淡水河畔螢橋下突然架起一片露天竹棚，並請了一些女孩演唱曾經在中國大陸流行過的老國語歌曲，以每個客人收取茶資新台幣伍元做起生意來。對於甫自大陸來台的外省人而言，一時竟也趨之若鶩，並且帶動了後來同為露天場地的中華路的「蓮苑」、「碧雲天」，南陽路的「南陽歌廳」，衡陽路的「金都」紛紛開幕。到今天西門町的「白金」、「晶宮」、「紅玫」、「山海關」、「新星」、「安迪」、「國之賓」、「神仙窩」、「夜巴黎」、「金車」等十家歌廳相繼出現，其間不過二、三十年光景。

不賣餐點，純供應清茶、冷飲、水果、瓜子，每人最低消費額約 100~120 元可聽完整場三個小時。通常一天兩場，午場 2:00-5:00，晚場則自 7:00-10:00。以每名歌星三首曲子，大牌四首，台柱五首串連整場。演唱早期大陸國語流行歌曲是這類餐廳的特色。

據說在民國 67 年左右，台北一家老牌歌廳「宏聲」西餐廳開始出現觀眾贈送紅包給歌星的現象。顧客將自己姓氏寫於紅包左或右下角。若收到同姓之紅包，歌星則依顧客相異的筆跡分辨之。

原先只在過年或者逢歌星生日、出國演唱返國時，年老聽眾包個小紅包以為祝賀。數年後，逐

漸演變為顧客表示捧場、論交情、欣賞歌星歌藝甚至別有企圖的表現方法。俗稱「紅包場」。

除了歌廳的台柱有固定高額月薪以外，其他大、中、小牌歌星則依年資、「知名度」而有不同的月薪。一名小牌歌星的薪水甚至可低到 5000 元以下，因此，觀眾的紅包成為她們收入的主要來源。這也就是為什麼紅包場的歌星與印象中高不可攀的歌星不同的原因。因為收觀眾的紅包，所以她們往往必須和顧客建立良好的關係。

早期自台視「五燈獎」脫穎而出的常葳葳，回想起她最初在台上自聽眾手中接取紅包時覺得很彆扭、很不能適應。「但現在，如果一場下來沒有紅包，或者紅包收得少反而會覺得很沒面子。」如果在歌廳裡當台柱之一的常葳葳都難以



否認紅包多寡對一名歌星的影響，那麼其他紅包少的歌星心中感受是可想而知。

◎常葳葳：他們抱著往日情懷來聽歌……

檔案：常葳葳。43 歲。文化大學第一屆舞蹈專修科畢。離婚。

以前，我在統一飯店演唱國語老歌和日本歌曲給日本觀光客聽。約七、八年前，這家歌廳的老闆找我，才開始唱「紅包場」。

我很年輕的時候就出來唱歌了。那個時候，歌星是不必和觀眾接觸的。唱完就走，也沒有紅包。所以一直有「舞台表演者都是高高在上」的觀念。所以剛唱紅包場時，對於歌星和顧客交流的這種方式覺得相當委屈，也很不習慣。後來自己想通了，覺得現在社會一直在進步，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在縮短，我漸漸感到自己是在做一種公共關係，也就比較釋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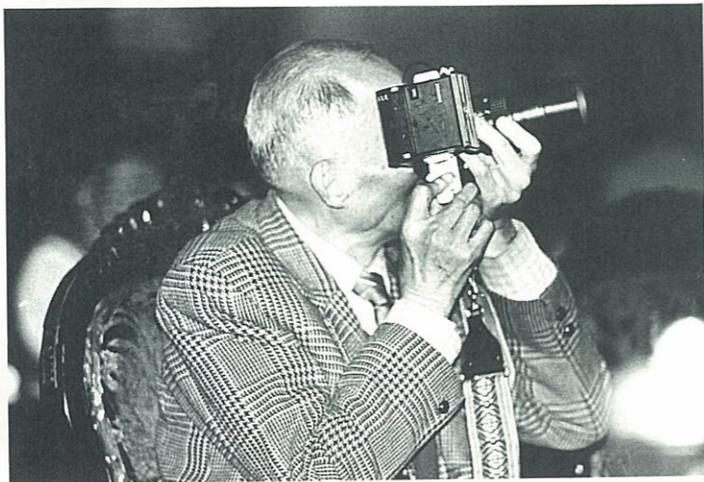
18 歲時，我曾參加中國時報「微信新聞」舉辦的歌唱比賽，獲台北初賽第一名。白天在文化大學五年制的舞蹈專修班唸書，晚上就在軍方的「火牛藝工隊」兼差，做舞蹈、相聲、歌唱等職業性表演，相當於第一女主角的地位。那時「微信新聞」規定職業表演者不得參加比賽，藝工隊怕我跑了，所以向「微信新聞」告密，決賽時我只好棄權。

離開藝工隊以後，我結婚、生子，唱歌、休息，直到 20 歲時，生下老大，又出來唱了一年，就沒有再唱。後來參加五燈獎，唱到現在，其間大約間隔七年。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人的一生活很難講。人家說命、運真的是一半一半啦。人好像總是被一種無形的力量牽制著。對我來說，似乎是命中註定要回到歌唱這個行業來，有一段時日我休息不唱了，我以為自己再也不可能和歌唱結緣。

大致來說，紅包場的客人還是比較有人情味。

也具冶豔風韻。



聽眾中間不乏各行各業的人士。有位老先生正用專業相機獵取明星的好鏡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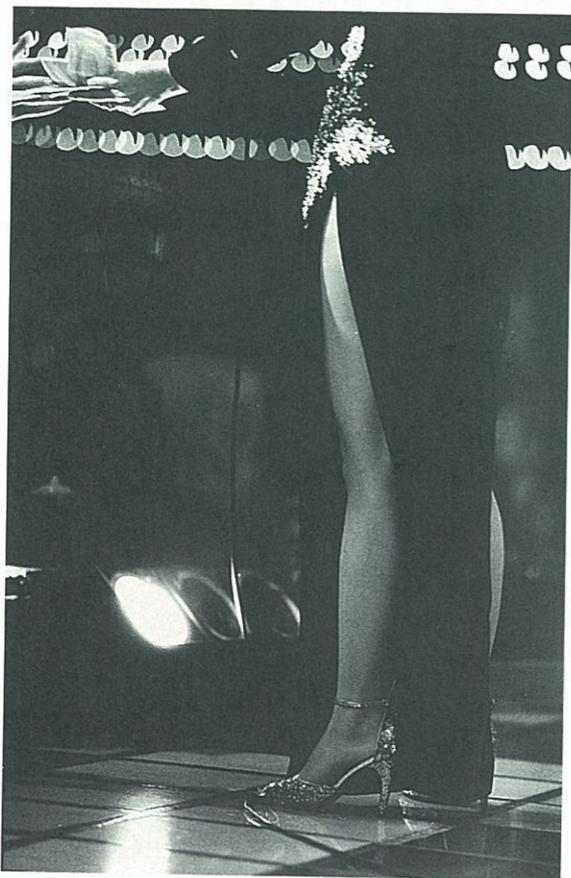
他們年紀都相當大，而且大部份的人環境都不是很好，又是單身，平時也沒什麼消遣。現在的資訊雖然繁多，但不見得適合他們，每天來這裡聽聽老歌，和我們聊聊天、消磨消磨時間，和我們變成了朋友，彼此發展出一種親切的感情。

有一回，我唱一首30年代的老歌「葡萄仙子」，有位老先生很興奮地對我說：「哇！我已經三、四十年沒聽到這首歌了。這是我讀幼稚園時我們老師教的舞蹈……」他眼神裡散發出興奮的光芒，讓我很感動。我想他一定是回想起老遠的從前吧。

他們年紀大了，又離鄉背井。抱著懷舊、思念故鄉的心情，來我們這兒聽老歌的心態，我雖然不全能夠體會，但其中的某種生命的嚴肅、悲傷和無奈，我逐漸能體會了。

青箭和黃箭

來了幾次歌廳，常常看見他——常葳葳口中的「歐叔叔」。他總是固定坐在舞台正右側座位，一派學者氣質。他不只是來聽歌，而且是記歌。一張白紙、一隻筆和一台老式錄音機，平平整整地放在桌上，細心的一一記下整場每位歌星唱的



曲目，遇到欣賞的、唱得好的，甚至用錄音機錄下來，再贈送給那位歌星。這裡的許多歌星都曾收過歐叔叔的錄音帶。「那音質很差……雜音很多。」常葳葳淺笑著說，却聽不出有任何嘲弄。

還有一位將歌聽得入迷，常會忘情地將桌面當做鋼琴鍵盤彈奏的客人。常葳葳一邊說，一邊學他彈琴的姿勢與神情，我們不約而同的笑了起來。

有的客人在大聲的說話、寒暄、嗑瓜子，有的則早已斜垂著頭沈睡，間雜幾聲輕微的打鼾聲。

只有那位聽說幾乎場場來聽歌，不過五十歲出頭，穿戴整潔的先生，總是安靜地獨自坐在最後一排，在樂音起落之間，右手中指從不停歇的在桌面上敲出一聲聲的節奏。每位歌星經過他跟前時，他會慎重地遞出箭牌口香糖。有些人得到青箭，有些人則是黃箭；有些人是單片，而有些人却是成條。「不曉得青箭、黃箭在他心中的差距在那裡？」我們紛紛在猜測，歌星們也不明白，因為從來沒有人向他探問過……。

她……學歷好，嘴巴又甜……

一位七十多歲老者，蹣跚地走到台前，顛巍巍地舉起右手，遞出手中一個小的紅包，王為娜一面唱著「岷江夜曲」，一面微笑接過。

三點了，午場的下半段開始，這也是一般歌星接紅包較好的時段。

王為娜甫一出場，一首歌未唱竟，手中已不知接過多少個紅包，有的是排開成一頁扇形由小妹送上，有的則是一個、兩個零星的交付。漸漸紅包多到一隻手已夾握不住，她只好暫時將它們置放於身邊的鋼琴面上。空著手，再等待下一次豐收。

那天，我與雅琴兩人佇立在樓下王為娜的海報面前。心想這年輕的女子，除了她姣美的面容、

不可否認，在歌廳這種現實的場所，“色藝雙全”是生存的利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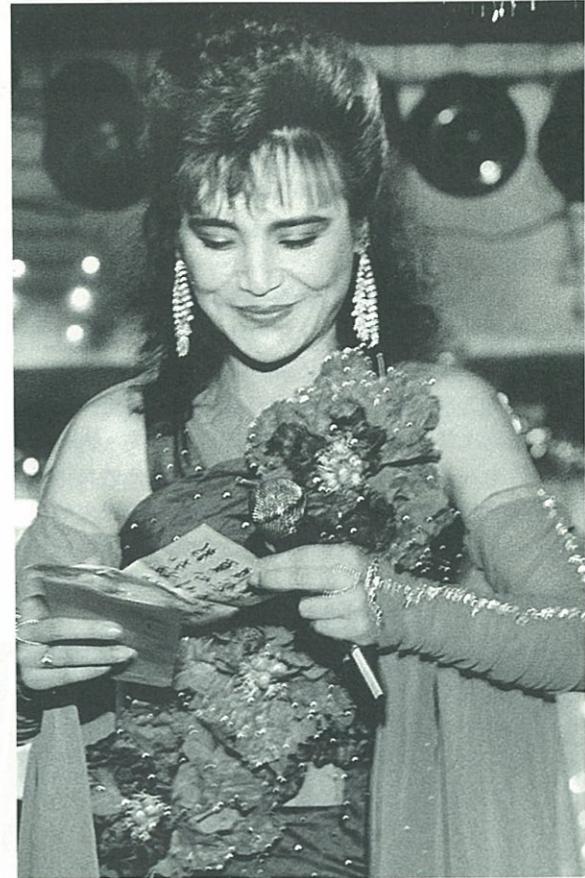


白皙的膚質、玲瓏的身段，究竟還有什麼條件使她成為歌廳裡紅包收入最多的歌星？

一個狀似剛聽完歌，自電梯走出的老人，不經意地對我們說：「她是王為娜，學歷好，嘴巴又甜。」相當欣賞的語氣。我想他已經給了我們答案。

王為娜的父親王菲，據說是台灣第一位男歌星，所以王為娜自小便被父親期許著在音樂班就

歌星的收入不一而定。也有純粹以技藝而不以外型取勝。



讀，舉凡吉他、琵琶、古箏……，她樣樣都會。但是她自己說：「樣樣會，樣樣鬆」。

從德明商專畢業，王為娜一直在club唱歌，後因club沒落，才間接轉入紅包場。

由於父親與歌唱界的淵源，至今仍不斷有人找她拍電影、上電視，都被自己「幸福就是平安」的人生態度回絕。

「我不是一個喜歡交際的人，可是你在電視圈

台柱明星康雅嵐唱完一支歌後，接到的紅包裏附著短筒，她邊看邊微笑。

裡就必須要很圓滑，而且又要受制於人。在這裡，至少我可以隨心所欲的唱歌，唱得挺快樂。」王為娜說。

◎王為娜：我在紅包場裡長大了。

檔案：王為娜，25歲，德明商專畢，未婚。

我想不出我在這裡唱有什麼不好。收入不錯，又輕鬆，每天固定上下班，而且我們和客人的關係也處得蠻好的。

我原先在「白金」西餐廳唱過四年。每場唱完之後，我必須在15分鐘內迅速趕往「東王」西餐廳，根本沒有和客人接觸的機會，完全不懂得人是怎麼回事。來了這裡以後，和他們老年人談過幾次話，才覺得這麼一個環境很重要。大部份的老人，都缺乏關愛和溫暖。這裡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可以談話的地方。有時他們會說些人生的經驗，讓我們受益很多。有時也會講一些傷心的往事。平常他們根本沒地方說。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自己像個心理醫生和一個社會工作者。

任何一個單純的環境裡的人，不免良莠不齊，妳問我跟複雜的客人怎麼自處？沒什麼呀。清者自清，濁者自濁。

有些客人會忘了自己的年齡和身份，對我們有「非份的要求」。通常我會「四兩撥千金」很輕鬆的把它撥掉，讓對方了解我不是隨便的女孩。可是要儘可能不得罪和傷害對方，因為我們在明處，客人在暗處。人說可以得罪一千個君子也不能得罪一個小人。在這行混口飯吃，應變待人的能力要很強。

這裡叔叔伯伯，因為都是抗日的一代，所以對日本歌曲很排斥，唱西洋歌曲比較沒關係。曾經有一家同性質西餐廳的歌星因為唱日本歌被一位台下客人丟擲烟灰缸，歌星當場在台上哭，當然，那客人也沒好下場，被人拖下去打了。這是唯一我比較難接受的事。我認為政治應該和娛樂

分開才對嘛，兩種情緒不應該混為一談。妳說呢？

◎趙芹的話

檔案：趙芹，28歲，國立藝專畢，未婚。

九個多月前，我還在一家電影公司上班。有一天，和朋友一道來這兒聽歌，聽著聽著，很不服氣，覺得自己一定可以唱得比台上的歌星好。這時剛好歌廳缺人，試唱過後第二天就錄用了。回家之後，却愈想愈害怕。雖然從小喜歡哼唱唱的，可是要真的上台唱，才知道很多人都會說的「唱歌要抑揚頓挫」，實在不是那麼簡單。俗語說：「初生之犢不畏虎」，現在想想，那個時候自己真敢闖。

還沒唱歌以前，我的個性原是蠻封閉的，很會鑽牛角尖，也不大會主動和人交談。剛來時，我收的紅包很少，每次一和別人比較我就很不快

樂。

不過，在紅包場裡有一種蠻溫暖的作法。就是在歌星生日時，歌廳會事先寄卡片給比較熟的客人，邀請他們當天來聽歌，並且當天來聽歌的人在入場時都可得到一塊小蛋糕。

三個多月前我生日的那天，我才真正感受到這份溫暖。我在台上唱著歌，台下的叔叔伯伯不管我認不認識，竟然排隊送紅包給我，就算平常從沒送過的，在那天也很給我面子。從那時起，我才知道，其實他們並不是討厭我，只是我和他們不熟。以後我就常提早來，找他們聊天。熟了以後，發現他們大多數的人還是很有人情味的。有時我歌詞唱錯了一個字，他們也聽得出來，會很和藹的指正我，真的就像長輩疼晚輩一樣。

從前，我看到一些生活不檢點的歌星，我就會有一種知識份子的驕傲，會去鄙視對方。可是現

在我已經漸漸學會懂得去包容別人的難處了。所以我現在變得是比較開朗，也很隨緣。我終於了解，世面見得廣的人，通常比較會原諒別人的。我在紅包場裡長大了。

◎徐先生：成天一個人對著白粉牆發呆，不是個辦法……

客人：徐先生。71歲。湖南人。

民國42年我才來台灣。結過一次婚。因為夫妻倆人年紀相差太懸殊，一兩年後就離婚了，我獨立撫養一個女兒。

女兒在去年大學畢業，立刻找到一份很不錯的工作，每個月會拿些錢給我零用，再加上我每半年約可以支領四、五萬元的「退伍半俸」，所以生活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以前，我這孩子唸書的時候，就沒怎麼讓我操心過。現在她畢業了，白天出去上班，我更沒事



穿著長袍的老先生踏入“紅包場”歌廳的通道，也彷彿走進了時光隧道。

歌星的主要收入來自於聽眾的額外紅包，因此每個歌星都刻意培養良好的人際關係，常得陪觀眾聊天。



做，成天一個人在家對着一面白粉牆發呆，也不是個辦法。平常啊，我會找老王和老蓋他們幾個牌搭子湊和打打麻將，或者就乾脆和老王結伴來這兒聽聽老歌。老蓋對聽歌沒興趣，他也看不慣這裡給紅包的習慣。老王呢，雖然來聽了這麼些年，一個紅包也沒給過人家。我是給了幾次，但數目都不多。一百、兩百，都是不好意思才送的。那些小姐很有禮貌，親親切切的和你打招呼，不給紅包好像顯得太沒人情味。

據有些歌星告訴我，她們的待遇都很微薄，收入就靠顧客致贈的紅包。於是她們會很殷勤的週旋在客人之間，用情感交流的形式來拉住聽眾，增加收入。我覺得只要不是一擲千金，偶爾送個小紅包，也沒什麼關係。何況這種情感交流的形式是很正當的，不會有什麼邪念。

就是因為很多老人沒地方去，所以才會製造很多社會問題，這裡剛好提供給寂寞老年人和退伍軍人一個適當的去處，如果說對社會產生一種無形的安定力量，也不為過。

◎王先生：我不送紅包。

客人：王先生，70歲，江蘇人。

在西門町街上碰到歌星趙芹。

穿着裝扮如同任何一位樸素的年輕女子。



我啊，很簡單，就一個人，妻子兒女都在大陸，去年我才回去探親過兩次。

年輕時候就很喜歡聽歌看戲，並且走遍大江南北，總不忘唱歌聽戲。來台灣以後，從最早期的淡水河邊的露天歌廳開始到現在，算算也有好多年了。

現在歌廳送紅包這種習慣，實在不是好習慣。送紅包這回事好像是近十年才有的。據說還是從香港、新加坡傳進來的。

怎麼說送紅包不好呢？妳想想看，這樣是不是無形中就把觀眾分等級了？誰的紅包送的多，誰就是大爺。原先歌星是只要好好的唱，就有人捧場。現在不是了。她們對你大哥長，大哥短的，恐怕還不都是生意經？有的人爲了多得到一些紅包只好穿著比較暴露，或者藉著紅包的形式作另一種私下的交易。這不免污染了原本純潔的歌廳。

有的人說給紅包表示「欣賞歌星唱歌」。那是好聽的說法，客人送紅包的心態，沒什麼高尚的，無非是想討好那些女孩子！如果歌星拿了紅包，却不打招呼或是沒答應他的要求，你瞧客人會不會生氣，下次還送不送紅包？

我是不送紅包的。可是我不否認假如我送了，也是想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希望歌星稱我一聲「王大哥！」，或者陪我吃飯。其實七、八成聽歌的人誰不是「色迷迷，霧茫茫」？說完全沒有目的，那不實在。老人一樣有七情六慾。

不過，紅包場固然有些缺失，比起那專開黃腔的，像「太陽城」、「巴瀝史」、「迪斯耐」……等西餐廳，收費昂貴，內容又沒水準。這些紅包場收費低廉，歌星實力也不錯，並且提供老年人一個消磨時間的地方，像前面說的那些西餐廳，根本就在搞反社會、反文化的事，完全不具社會教育的責任。

⊕

李祥石打鼓的方式很特別，以右腳跟控制鼓的鬆緊，打擊出來的音樂千變萬化，讓我們聽來彷彿回到久遠的中國。

菲律賓來的 南管 老戲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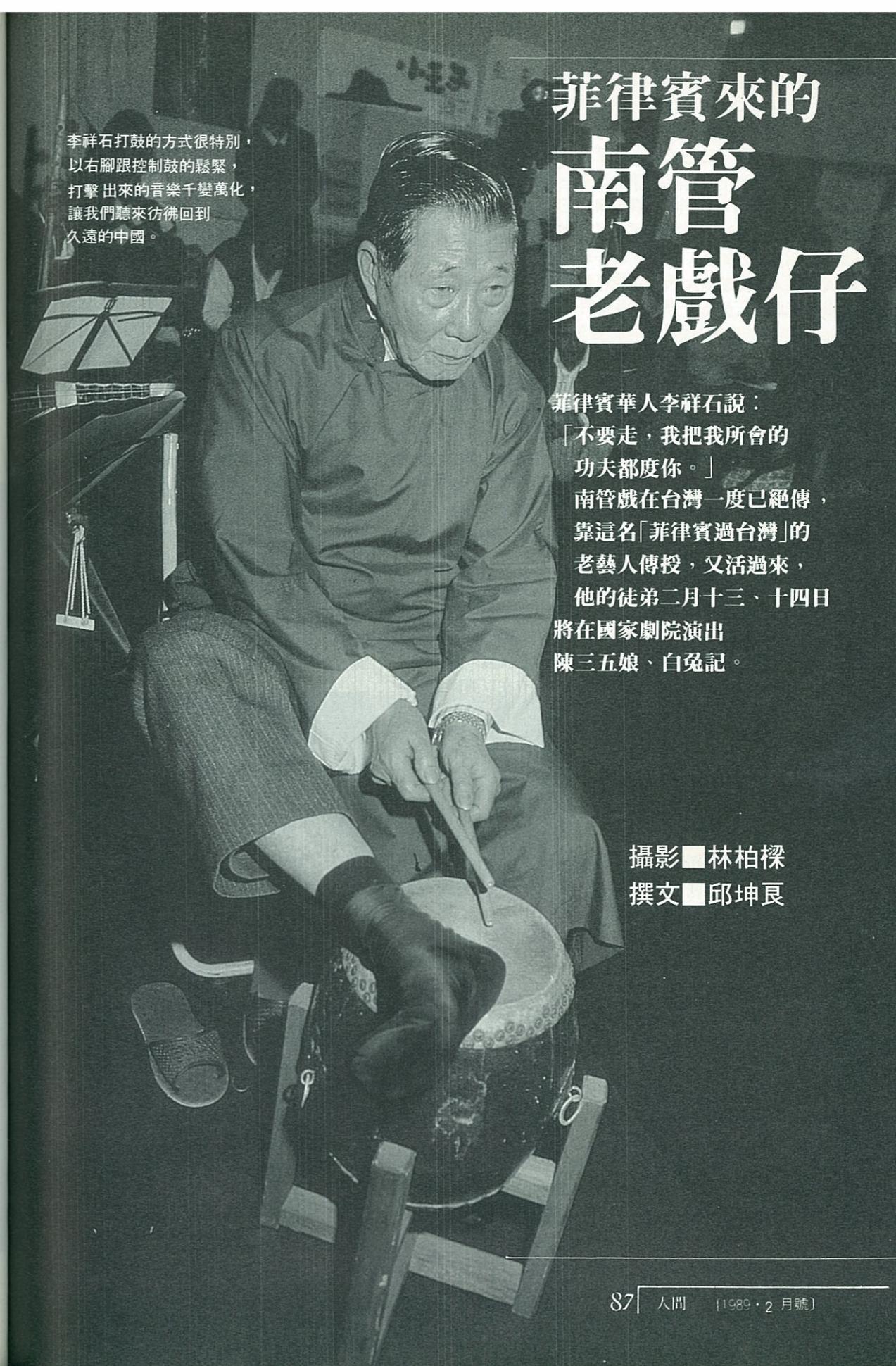
菲律賓華人李祥石說：

「不要走，我把我所會的功夫都度你。」

南管戲在台灣一度已絕傳，靠這名「菲律賓過台灣」的老藝人傳授，又活過來，他的徒弟二月十三、十四日

將在國家劇院演出
陳三五娘、白兔記。

攝影■林柏樑
撰文■邱坤良



清 康熙 36 年（西元 1697），台灣歸併大清帝國的第十四年，浙江仁和人郁永河從福建渡海來台，在台南鹿耳門登陸，準備沿西部平原北上，到淡水鷄籠一帶開採硫黃。在靠近赤嵌城的媽祖廟，正值海舶演戲耐願，熱鬧非凡。郁永河在他的遊記裡記著：

肩披鬢髮耳垂瑤。粉面唇紅似女郎；
馬祖宮前鑼鼓鬧，侏嚨唱出下南腔。

郁氏並且註明，演戲的梨園子弟「垂髻穴耳，傅粉施朱，儼然女子」，唱的是「閩中聲律之一種」的下南腔。此段文字是現知有關台灣戲劇活動最早的紀錄。這種戲班因角色只有生、旦、淨、末、丑、貼、外七種，故稱七子班，由童伶扮演的，俗稱戲仔，又稱小梨園，這是相對於成年人搬演的老戲，也就是大梨園而言。大小梨園以演唱南管（南音）為主，所以也被通稱為南管戲，曲調宛約優雅、動作細膩。

近年來，南管戲曲受到相當的重視，被認為是現知中國最古老而藝術價值又極高的劇種，但是南管戲的活動已瀕臨絕跡，現在六、七百團職業戲班就無一團是以傳統南管戲為號召的。只有在以演奏絃管為主的業餘南管社團，因為有一位來自菲律賓的華人來此傳授，方能維持一絲生機。

這位菲律賓華人即李祥石先生，人稱為李仔石，1912 年出生於福建泉州，從小進入七子班，而後在泉州、菲律賓以演戲、教戲為業，一直到今日仍在台灣傳授這項即將失傳的古老戲曲，是台灣碩果僅存的出生於「戲仔」的老藝人，七十年的演藝生涯充滿傳奇色彩。

生長在南管故鄉的小「戲仔」

李祥石身材頹長，精神矍鑠，不留心點還看不出他已是七八高齡的人。他的家鄉—泉州，是南管的故鄉，館閣林立，演戲成風。清末時，晉江一帶就有大小梨園戲班一百四十餘班。李祥石出身清寒，父親賣魚為生，李祥石八歲那年，被送到戲班學戲，這是早前貧寒家庭孩童常有的際遇。李祥石回憶說：「八歲時啦，有人在組梨園戲的戲班，我也想去學。我有一個姑丈在經理劇團，來找我父親商量，說是

欠脚色，正月要出去搬。我都還未去讀冊，先去看到人在搬戲，心裡呀都有興趣。我父親說囡仔得讀冊，哪可學這些，只是親戚關係，開館要七個脚色，獨欠一個，我就去囉。」李祥石對於初年學戲，非常強調是因為「親戚間」的緣故，而非被綁架來或被賣來的。

學戲的過程極其艱辛，不僅要接受嚴格的戲劇訓練，也要忍受師傅的責打。李祥石進入戲班之後，首先祭拜戲神田都元帥，接著就由師傅負責教戲。「我這個學戲的方法，障早起，五點著要起床，洗手面後著行脚步。障早起來，肉較輕鬆，行脚步行一點鐘。吃早飯後，著卜練齣頭囉。每一齣口白、曲先唸熟，唸熟之後，再吟那個調，吟到曲亦會曉跟囉，再開始行，每日練到六點吃早飯，八點開始到十一點，下午一點到五點，暗暝八點到十一點，又是不斷地練，每日都是這樣。」李祥石用濃濃的泉州腔數說他學戲的情形，不注意聽還真聽不懂。

李祥石搭的戲班叫新蓮興班，他學的是小生，當時泉州小梨園有七、八班，老戲則有十多班，還有一些高甲班、傀儡、布



教戲時才看得見李老師較多樣的表情。

去年 12 月，李祥石在國立藝術學院的傳統藝術中心，主持難得一見的南管劇團開館儀式。



袋戲、打城戲，另外，外地也常有興化戲、紹興戲、福州戲的班子來泉州表演。

在戲班學戲期間，李祥石與他的同伴平常跟著師傅學戲，有人請戲時，則跟著師傅，由演丑角的小孩擔著寫有班名的四角灯，到外面表演。演戲的場合多是神佛生日或民家婚嫁、做壽、小兒彌月之類的喜慶，演出時，先演八仙賀壽、跳加官之類的吉慶劇，向神佛或主人家祝賀。由於七子班只有七個演員，所以演八仙賀壽時，由扮演旦角的演員手抱喜神，湊成「八仙」。吉慶劇之後，才接演戲文。戲班把所能演的戲碼寫在一張紙上，由主人點戲，酬神戲碼在神佛面前由爐主卜筮決定。搬戲的地點多在泉州附近，亦去過漳州、廈門、金門。

成為全材的南管戲藝人

在新蓮興待了三年四個月算是學成出師，正式成為一名演員，但李祥石仍繼續留在新蓮興，這時小梨園的戲碼學得差不多了，班主又請高甲戲師傅來教戲。高甲曲調基本上與梨園戲差不多，但較明快自由，劇目多由其他劇種或傳奇小說改編，重武戲，有許多梨園戲所沒有的跳台、跑馬、開打的動作，場面熱鬧。李祥石在新蓮興一直待到了十六歲，才轉到玉園班學習大梨園戲，一待又是三年四個月，老戲與戲仔的劇目不大相同，但較掌握劇中人物的情境，這時戲班欠缺小旦，李祥石改唱旦角，而後又搭高甲班新蓮興，這一團高甲班卻又多是新綁的年輕小孩，李祥石已經是二十出頭的成年人，化起粧來，比其他演員高一頭，自己覺得很難看，於是改行當後場樂師，笛子、嗩吶、南鼓，各種樂器無一不學，無一不通，也因此變成戲班裡最忙碌的人，前場缺演員，他補演員，後場少樂師，就當樂師。當時的李祥石在泉州一帶，已相當有名，是兼通高甲、大小梨園戲前場（演員）與後場（樂器）的全能藝人。

李祥石在十九歲那年成親，那時他跟著戲班四處流蕩，自己覺得很愜意，從未想到結婚的事，有一天，家裡托人帶口信要他務必急速返家，原來母親已經為他決定了親事。他後來跟朋友談到他的結婚故

事，很灑脫地說：「結婚前我不識阮牽手，怎麼結的婚我也不知道，我在外面演戲，家裡的人已經幫我找好了對象，看好了日子，才把我找回去，結婚前一天在還在深戶，離外興隔一水，得坐船回去，到家裡發覺全厝熱鬧滾滾，原來是要結婚，結就結囉！」

一結婚很快就有了小孩，二十歲的李祥石已經當了父親。

失落番邦卅年

1937年，中日戰爭前夕，李祥石的戲班被邀請到馬尼拉表演，菲律賓的華人多來自泉州，南管社團活動一向興盛。當時馬尼拉兩個泉州華僑社團因細故對立，爲了爭取當地華人支持，競調唐山戲去搬演，演期長達數個月，幾乎泉州著名的高甲、梨園戲班多被征調過。李祥石到菲國沒多久，日本佔領菲律賓，李祥石也因而被困異邦，返家不得，此時廟會酬神之類公開演戲活動停止，但是賭場的戲劇演出卻轉而更加熾熱。在華人開設的賭場、莊家藉演戲招徠賭客，許多賭客就是看戲爲名，賭博其實。此時與李祥石同由泉州到菲律賓的演員、樂師已經死的死，倒的倒，這些沒死沒倒的，即和華僑社團一些南管人合演營生，而一些被稱爲「出世仔」的第二代菲律賓混血兒爲了謀生，也逐漸加入演戲的行列。李祥石說，這些「出世仔」來學戲，會笑死我，他們講番仔話，我教他們，唸一句，他們寫一句，寫的通通是英文，但是唱起來，一字一句，卻還是南管。在李祥石的印象裡，「菲律賓錢較大，比在泉州好賺食」，也因此戰後第三年，李祥石才回到泉州，此時他有一子一女，太太很快又懷了第三個孩子。生活愈發困難，爲了多賺一點錢養家，不得不再到菲律賓。沒想到此去一別，中國大陸形勢正變，國共易手，退居台灣的國民政府在七〇年代之前一直與菲律賓維持友好關係，菲律賓與中國大陸之間的交通隔絕。李祥石只能流居異邦，演戲維生。這裡的南管戲演出，多係配合華人社會的祭神節令，或泉州華僑的喜慶活動。每年農曆十月二十一日包王（包拯）聖誕，十一月二十一日包夫人聖誕演戲最



試吹聲音的變化



爲熱烈，一直演到年底。至今菲律賓還有三個高甲戲班：南國、金秀英和秀蓮英，李祥石大多數時間是在南國劇團司鼓兼擔任教戲師傅。

與台灣結下戲曲之緣

1959年，四十八歲的李祥石首次到台灣，跟這裡的南管社團有了接觸，瞭解台灣南管戲的活動情形，此時台灣已無純正的南管戲班，僅有的是一些兼演歌仔戲的高甲班。1962年，李祥石鑒於菲律賓華人社會愛好南管戲的觀眾很多，而當地又無足夠的人才可以表演，乃糾集資金，來台灣物色一些青少年學戲，以便到菲律賓演出。他先在台南召集了十四名年輕女孩，由他與本地的南管戲師傅徐祥、陳令允共同排練。而後轉移到台北訓練，兩年之間，這些年輕女孩幾乎學遍了南管「十八棚頭」，如陳三五娘、白兔記、郭華、高文舉、呂蒙正、韓國華……的所有身段、唱腔及情節。而後赴菲，在馬尼拉王彬華人區的戲院演出，觀眾對這種扮相俊美、充滿「絃管氣」、動作細膩的南管戲劇十分



教完戲的李老師，
一個人無聊的窩在房裏，
調整小瑣吶的簧片。

指導學生排戲，一剎那間
就顯現出演戲的功力。



喜愛。連演四個月。這批年輕少女回到台灣之後，成爲台灣南管戲的主力，尤其是資質優異的吳素霞成爲近二十年台灣最重要、優秀的南管演員。李祥石也因為這項盛大的南管戲計劃，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每年都會到台灣各南管社團走動，指導南管戲演出。雖然只限於南管圈內的館閣活動，觀眾不多，但台灣在今日猶能看到純正的南管戲，不能不歸功於他。

重回泉州故里

1975年中共與菲律賓建立邦交，李祥石仍不敢貿然回去，過了四年才回到闊別三十多年的泉州老家，他離家時仍在太太肚子的次子已經是三十一歲的成年人，並且結婚生子了。李祥石每次提到這件往事，總是說：「真是可憐代哩！我流落番邦三十幾年，薛平貴困西涼也沒這麼久。」

李祥石長年在外頭漂泊，手頭並不寬裕，看到孤苦持家的老妻及三個未曾得過父愛的子女，也不得不感愧地泫然欲泣。他決心要讓這個清寒的家改善環境，但憑他在菲律賓戲班打鼓、教戲，所得僅足溫飽。於是在演戲之餘，在台港菲之間走得更加勤快，扮演跑單幫的角色，把一些大陸製的戲服、行頭、中藥帶到台灣出售，攢取一些小利，匯集以後，接濟泉州老家，幾年之間，他已把老家老舊的石屋翻修得煥然一新，他的子女也已長大成家，李祥石準備再攢取一點錢之後，就回老家定居，與老妻安享天年。

但是，他畢竟無法忘懷他畢生從事的南管戲以及最近幾年由教授南管戲得到的尊榮。台灣最近幾年似乎十分重視文化資產，不僅成立部會，擬定有關的保護法令、舉辦各種演出活動，雖然成效仍不彰顯，但是至少在表面看來，保護傳統文化藝術的口號是相當熱絡的，南管戲在現存戲曲中，歷史最早，又有獨特的南戲表演體系，因而極受戲劇學者的重視，而不管在學術界或南管界，自然首推李祥石。前年教育部舉辦的薪傳獎選拔，李祥石當選；最近擬議中的民族藝師選拔，李祥石也是極被看好，照目前教育部構想：當選民族藝師者，每月可獲得大學教授一樣的

待遇，但是必須擔負傳授教藝的責任，看來，李祥石至少近年內得在台灣定居了。

在國立藝術學院教戲

其實，李祥石現在差不多在台灣定居了。他已申報戶籍，目前在六張犁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中心裏，他負責「南管戲曲演出計劃」的訓練工作，這個計劃是由國家劇院委託傳統藝術中心執行製作，在李祥石指導下，由資深南管演員吳素霞，及一羣年輕愛好南管戲者，從1988年五月起，排練「陳三五娘」與「白兔記」兩齣南管名劇，將於今年二月十三、十四日在國家劇院盛大演出。為了參加這個計劃，李祥石放棄了在菲律賓的所有演出機會。

李祥石把教授這羣心目中「有學問的大學士」，看做是畢生最大的責任與榮幸。以前他常常怨嘆他擔了一擔南管戲，却無人聞問。因此極切盼望這些年輕人能夠學好南管戲，他常說：「學不好，不但你們漏氣，我更漏氣了！」他的嗓音在年輕時就敗壞，因此排練時，都由吳素霞負責唱腔的訓練，李祥石負責身段，響排或正式演出時，他則司鼓，控制整個場面。

也許是一個人長期獨居的關係，李祥石外表看來冷峻嚴肅，個性相當孤僻，與一般民間藝人的爽直慈祥、不拘小節，迥不相同。起初學生都不太敢接近他，而對於前來學戲的學生，他也頗多挑剔，看不順眼的理也不理，更甯說教他演戲了。

在沒有排戲的時間，李祥石似乎度日如年。他穿著一雙拖鞋，在傳統中心的庭院走來走去，或躲在房間裏發呆，偶而拿起笛簫嗩吶，猛吹一番，似乎要盡力消滅心中的鬱悶之氣。最近中心庭院裏養了一隻鵝，他也樂得多增份差事，沒事就到外頭走動，為白鵝找些菜蔬飯食。

孤獨的老師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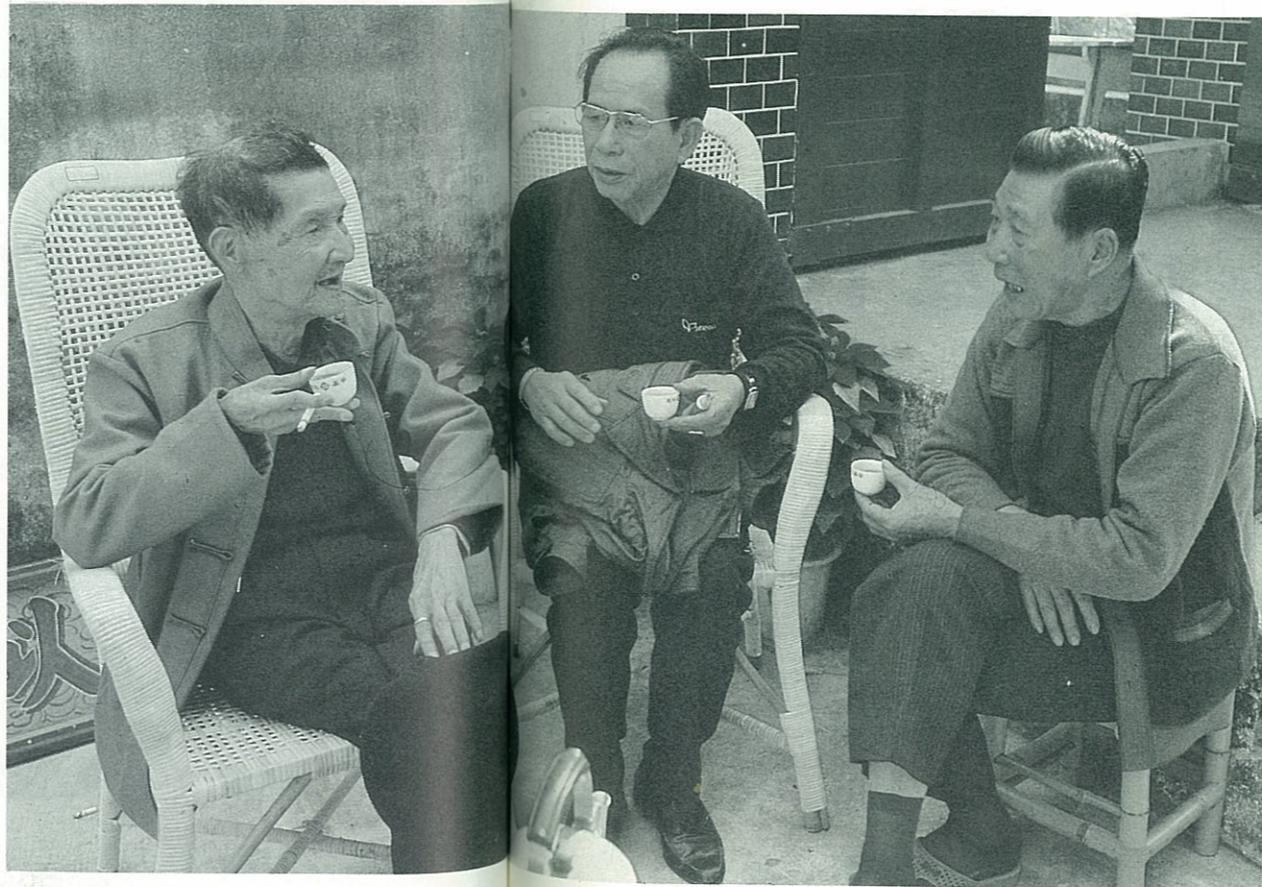
由於從小到戲班學戲，沒有機會入學堂讀書，李祥石一生似乎頗感受到「不識字」之苦，常見他獨身一人拿起書刊報紙，很認真的讀著。他到現在談到他的家庭時，仍會說：「阮老父教員，阮老母教員，阮牽手是大學畢業，也是教員，連阮

後生都是教師，只有我一個不識字。」

對於幼時的戲班教育，李祥石說，「這不但是學戲，也是學『禮義廉恥』，做人的道理」。他常藉機教訓學生：「我們走到一個所在，得有禮有貌，守規矩，有法度。對師父要隨時請安請教，遇到師父同輩的，要奉茶請人，這也是顧師父的面子。」

他有滿肚子的南管戲，最近更把「藝術」掛在口中，把表演技巧和不同的表演方式當成一種可以具體而言的所謂「藝術」，「咬齣出場是這麼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再加上——藝術是真多喔！」但是在私底下，李老師仍保有其活絡的民間性。對於表演以外的舞台物件，他卻不甚講究，例如「白兔記」戲中的李三娘要提一只小水桶汲水，在排戲前他交待助教們去買個小水桶，助教們沒來得及趕快去買，第二次排戲之前，李老師突然從外面買了一只塑膠的小水桶，很高興的向助教說：「嘿嘿嘿！我去外頭找真久，才給買到這一卡，真好勢，做戲就用這一卡」，他也去劈了竿，削成竹片，很得意地用塑膠帶綁好做成弓和箭。

從去年五月到現在，南管演出計劃進行



得意的弟子前來請益，聊到興頭李老師露出難得一見的開懷笑容。

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和陳定南布袋戲的巨頭李天祿，以及宜蘭新福軒的林讚成正在聊天，有趣的是二位老先生都是薪傳獎得主。

了八個多月。李祥石所訓練的這批學生已經在宜蘭、蘆洲及國家劇院實驗劇場，做過多次實習演出，成績還算不錯，李祥石對於學生的表現也很滿意，加上數個月的相處，與學生的距離也拉近不少。看到許許多多的工作人員在幕前幕後為這次訓練及演出奔走，參與演出的學員每天上班、下課之後，還得趕來排戲，覺得「真感心」，人也開始變得熱情，每次看到學生來，常會開心地先打招呼，興致一到，會炒個不曉得什麼時候沒吃完的米粉或煎個菜頭糕給學生們吃；學生、助教們沒有收拾好的茶杯、茶壺、茶水，李老師第二天起得早也會把它收拾得乾淨；泡一壺茶，當助教、學生們來的時候，他會很高興的問你：「吃飽未啊？茶剛泡好，來喝一杯！」

李老師對吃有獨特癖好，除了三餐必吃粥外，喜歡重口味的菜。尤其加鹽，對於那些在佐料上「輕描淡寫」的菜不屑一顧。除非被拉上館子作「不得已」的應酬之外，他喜歡自個關起門來料理三餐。看到館子裏一盤七、八十元的螞蟻上樹，他會很得意自己在路邊攤，十五塊錢就買了一大袋。

許多老藝師對牛肉都有禁忌，李老師卻獨不以為然。碰到有人不吃牛肉，他當面不提，私下會扯過人的耳朵，雙眉一旋，很慎重的告訴你：「不懂得吃牛肉的人，是天下第一慫。」說完嘴角一收，一臉儼然。所以不論何時，只要進到廚房，十有八九會看到一鍋滷牛肉。

最近所看到的李祥石，個性十分開朗，喜歡跟學生有說有笑，也開始愛看錄影帶了，尤其是快節奏的武俠片，從「武林聖火令」到「少林寺」，他都能坐在竹椅上，晃著單腳，一路看完。雖然聽不懂國語，但是要劇中人物一開打，三招二式他就能分出正邪之派，偶爾還能點出故事的精華所在。

為期十個月的南管訓練已經接近尾聲，就等二月在國家劇院的公演了。由於演期逼近，李祥石看到學生，就抓著人要他再做練習，態度誠懇、和藹，而且總不忘叮嚀一句：「二月演完以後，不要走，我把我所會的功夫都度你！」



潭邊村海邊的珊瑚森林是天然的海洋生物繁殖場。也是潭邊村民百年來賴以為生的所在。

在遙遠的離島澎湖潭邊村，
1982年，縣政府批准一個「青島公司」，
來推平一口出產小石斑魚的古老水潭，
大肆破壞潭邊村的生態環境。
1985年，台電挑定潭邊的鄰村蓋火力發電廠，
用金錢買到許家村的反對，
留下潭邊村民孤單地和
台灣離島政、軍、黨、國營企業聯合體，
做艱難而脆弱的抗爭。
得不到傳播媒體、本島環保組織聲援的
澎湖潭邊村民的綠色鬥爭，
引起我們的關注……

看哪， 澎湖 潭邊村！

《人間環境》



上午八點，我們在潭邊村裏遇見這位剛從海邊工作回來的婦人，她正在整理今天工作的成果。

撰文 ■ 陸傳傑
攝影 ■ 吳仁麟

潭邊村位於澎湖內海大倉灣的東南角。村前是一片廣大的海蝕平台。每逢陰曆初一到初四，十六到二十，潮水會退到離村子口一公里外的海灘。大倉灣內的海水很平靜，像是一池舒平的湖水，所以有人說這就是澎湖（平湖）地名的由來。

潭邊雖然不靠大海，漁船出入不便，不過村口那片海蝕平台和鄰近的淺海，倒是撿拾貝類、螃蟹、小石斑魚的好地方。這裡海水十分乾淨，石礫間長滿了野生的牡蠣。

近年到澎湖遊覽的觀光客對海鮮的消耗量很大。魚蚶類一向是潭邊村的主要副食品，如今更是村裡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退潮的時候，潭邊人到海灘裡走上一回，賺個兩、三百塊，總是不成問題。

聚寶盆

魚蚶類生長繁殖還是有一定的季節。每年舊曆十月一過，以蒙古高原南下的冷風颳過澎湖列島時，魚蚶就逐漸往海的深處棲息了。至今村裡的老人們有時仍會感嘆著說：「十月初十，水仙王若過，無物可吃。」水仙王是潭邊水仙宮內的主神，十月初十是水仙王的生日。

現在村裡的年輕人對這句老掉牙的古話可能沒有多大的興趣。過去觀光消費很少，魚蚶雖然賣不到什麼價錢，可也是村民主要的動物性蛋白質來源。由於氣候的關係，澎湖出產的蔬菜很少。如果少了海裡出產的葷味，在貧乏的歲月裡，潭邊人的飯桌上就只剩下發霉、難以下嚥的乾地瓜簽了。

不過說也奇怪，就在天寒地凍的時節裡，海灘上逐漸綠了起來，岩盤上開始沾滿了海苔的幼苗。天氣愈冷，海苔就長得愈旺。最後，海苔就像菜圃裡的菜蔬一樣在海蝕平台上怒放開來。等

來年開春水溫升高後，海苔又逐漸從岩盤上消褪下去。

在過去，海苔粗賤，沒什麼人要，頂多馬公糕餅店會來收購一些海苔乾，拿去製造海苔酥。這種海苔酥甜甜鹹鹹的，還帶有一些海苔特有的腥味，說來並不頂可口，所以銷路也不頂大。

不過等商人打開日本市場後，情形又不同了。海苔是日本人嗜食的海苔醬、海苔片的主要原料。所以海苔在日本的市場需求很大。潭邊海苔的產期，是從舊曆 11 月半到隔年的 3 月份。現在每年從這兒運出去的海苔乾有 10、20 部卡車之多。一斤海苔乾大概可以賣到 70 或 80 元。這項收入，正好可以彌補老百姓冬季魚貝類減產時的拮据。

所以，這片海蝕平台，對潭邊來說，好似一個巨大的聚寶盆。海裡的魚蚶取之不盡、生生不息。雖說如此，採集魚貝、海苔仍只能算是婦人小孩的工作。潭邊由於不靠大海，大型漁船無法出入。男人們除了少數從事養殖高價魚類，撈捕魚苗之外，大都到外地謀生。

砧砧厝和小菊花

1950 年代，潭邊還有 415 人，到 1966 年左右，只剩下 300 人。如今扣掉空戶，大概只有 250 人。依此推算，兩、三年後，村裡大概只剩下 200 人。到 1996（民國 85）年時，人口會降到 130 人……。

潭邊村落的巷弄中，人口稀少。居民的房舍大部分已經重新整建過。村裡還保留不少具有澎湖地方色彩的「砧砧厝」。

每間砧砧厝大概都超過五、六十年的歷史。砧砧厝的建材主要是從海底撈上來的砧砧石，其餘的磚瓦、木料還是過去從大陸運來的。現在砧砧厝已經沒人住了。磚瓦一塊一塊的剝落。因為砧



砧石之間因碳酸鈣的化學作用逐漸密合在一起，砧砧石却更穩固了。年輕人雖然一個個離開了家鄉，然而老人們對家園的眷念之情似乎只有更加牢固。

村外的旱田因為人口急速的老化，耕種困難，幾乎已經全數荒廢了。夏天的時候，田野裡除了歷代的墳墓外，廢耕的土地上長滿了天人菊。這種小菊花像極了葬儀慣用的雛菊。或許在觀光客的眼中，那長滿一大片天人菊的田野看起來還真美麗呢。

青島公司：屠村的木馬

1977 年起，澎湖縣政府說是為了造林防風，三次徵收潭邊村北的旱地。徵收的價格，每平方公尺是新台幣 11 元。扣除土地增值稅，算來每坪地還不值一包長壽煙。然而村民面對這片無力耕作土地，只好默然了。

造林地徵收之後，連帶的潭邊北界的海域也不再屬於潭邊村民了。原本這兒有一片大約 40 公頃大的凹地。當退潮的時候，這片凹地上的海水



目前僅有二百多位居民的潭邊村。

就在歐堅壯縣長答應潭邊村民變更電廠廠址的第二天，一大早地政官員及警員便在電廠預定地的土地所有人的家門口貼上土地征收通知。

依然是滿滿的，所以當地人就說它是一口水潭，而潭邊這個地名也是這樣來的。這口潭裡長滿了堅硬的蓮花礁。蓮花礁的形狀有些類似帶柄的荷葉。隨著歲月的增長，蓮花礁也會一層層的往上長。潭裡的蓮花礁大多長了三層，一人多高，小石斑魚就在蓮花礁之間覓食。過去潭邊村民在這兒捉小石斑魚時，總會禁不住的讚嘆這些巨大精巧的蓮花礁。估計每年潭邊人在這潭裡可以抓到價值三百萬元的小石斑魚。

等到1982年潭邊的造林地徵收完畢後，縣政府核准青島公司在潭邊北部海域開發一個廣達150公頃的「海上樂園」。這口潭也包括在那150公頃之內。就這樣，潭裡的蓮花礁被連根刨了起來，賣到日本去，而那口潭也給推土機推平了！連附近的造林地也給青島公司開了一條比鄰近三號公路還寬一倍的出入道路。

潭邊人看在眼裡簡直是氣壞了。但又有什麼辦法呢？地已經讓人家徵收了。那些官方「開發」計劃根本不必問人民的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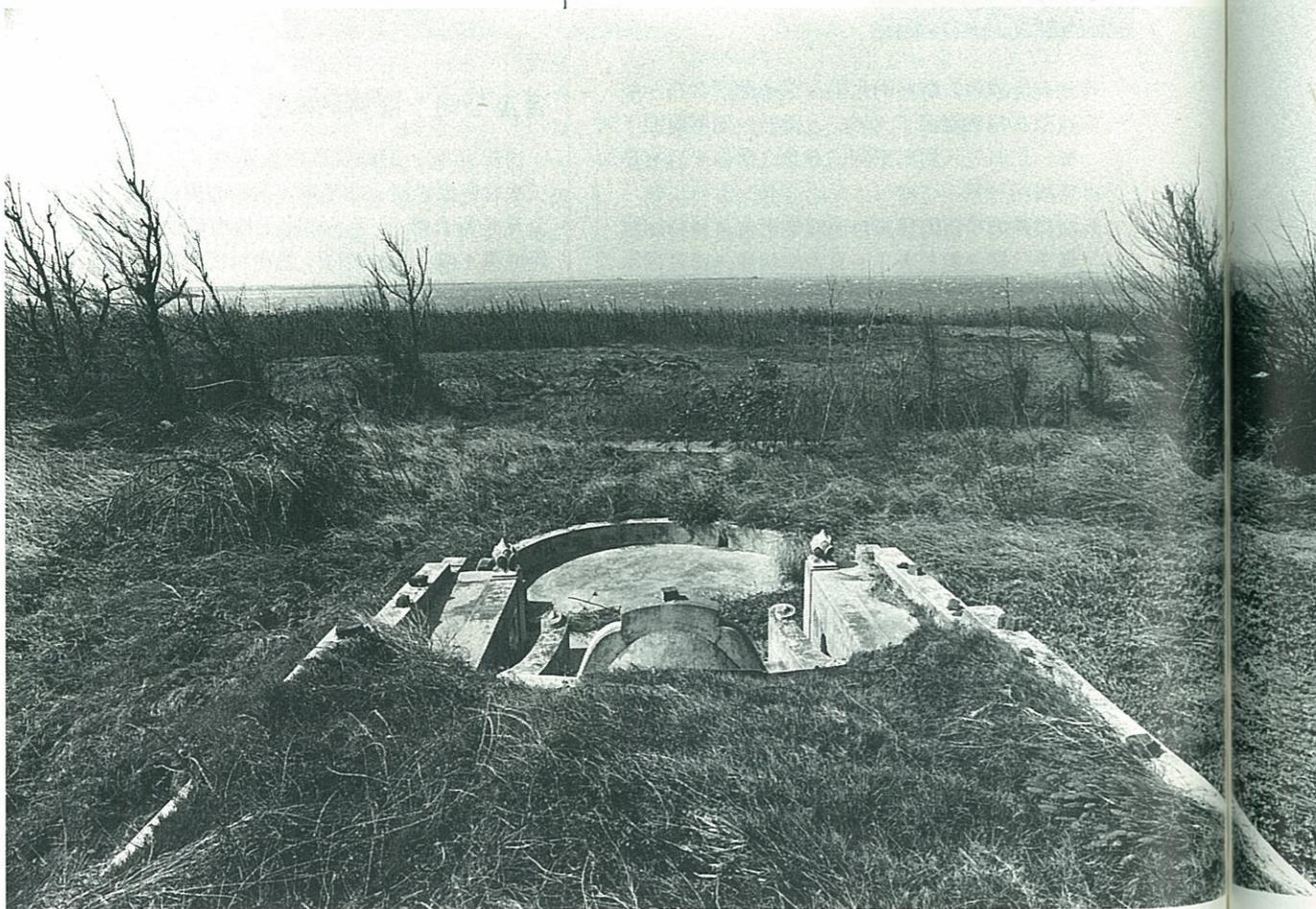
後來不知怎麼地，青島公司並沒有開闢海洋樂園，反而大興土木蓋起了養魚池，養起高價魚

類。但是後來聽說因為養殖技術不足，造成虧損累累。潭邊人常悻悻地說：「青島，清清就倒。」青島公司大概是聽到了人民的咒罵，將公司改名成「澎湖海洋開發公司」。然而潭邊人依然咒罵著：「青島，清清就倒。」青島公司雖然有意聘請潭邊有經驗的養魚人，但卻沒有人願意受僱於青島公司。

台電和軍部共同體

1977年，台電預計澎湖到1989年電力供應將達飽和狀態。位於馬公港內的馬公電廠，已經沒有空地再增建機器設備，必須另覓建廠新地。1985年台電選出包括潭邊在內的十個建廠預定地。1986年元月，台電和澎湖黨政軍各單位協商之後，澎湖防衛司令部於同年元月28日，以(75)行固字第0736號文函告台電稱：「菜園港、區處後側及安宅里等替代廠址，對我軍設施有安全顧慮，歛難同意。許家村對防務影響較微，同意設廠。」

許家村位於潭邊南界，過去兩村合稱潭港村。電廠預定地中有65%以上是潭邊村僅存的田地



和墳地。十公頃建廠預定地中，除了8.3公頃在陸地外，還要填平潭邊那塊1.7公頃的海蝕平台！

1986年3月，澎湖縣政府以澎湖建土字第07532號文函告台電：「同意變更都市區域計劃，提供許家村為廠址預定地。」同年6月15日，台電開始進行環境評估。到這個時候，許家村和潭邊的村民仍然完全被蒙在鼓裡。直到1986年7月5日，全省五大報同一天刊出了這一則消息，許家村的村長許文永看了報紙，才趕緊跑到潭邊村前村長歐崑山家裡和他商量：以此開始為期兩年多的居民抗爭行動。

許家和潭邊兩個村的居民反對台電在此建廠，有這些理由：

①電廠的冷却水、廢水排入大倉灣後，影響海域生態，從根本斷絕漁民的生路；

②當地是澎湖島的正中央，電廠的廢氣管排放的廢氣，會散佈全島；

③征收地價偏低，每平方公尺才新台幣11元；

④電廠預定地有兩百多座墳墓，無處遷葬。

針對村民的反對意見，台電答應將土地徵收價格調到180元，同時願意將「水冷型」發電設備改成「氣冷型」設備，以「避免產生熱廢水」。澎湖縣政府也答應另外找地供村民遷葬墳墓。

徵收價格比原先調高了十多倍，不過，180元一平方公尺的地價，讓旁人聽來仍是笑話一則。至於氣冷散熱方式，村民們根本懷疑其可行性。

自政府以征收造林地，讓青島公司闢地養魚後，潭邊村民對「公權力」產生了深刻懷疑。過去，青島公司如果不是縣政府刻意掩護，直到今天尚未取得漁業執照的青島公司，怎麼可以蓋那麼大的養魚場？如果不是澎湖防衛司令部的默許，青島公司的魚池為什麼可以離「國防安全重

潭邊村的趙村長攤開澎湖地圖告訴我們，潭邊村並不是唯一可以蓋電廠的地方。



地」的中正橋還不足五公尺？而且在建築魚池的過程中，還可以挖掉兩個巨大的軍事碉堡？但現在要選地蓋電廠了，澎防部却出來以安全理由，否決其他建廠地，偏偏又選上潭邊這塊地方……

金錢收買攻勢

台電對許家、潭邊兩村居民的反對態勢一點也不緊張。土地征收的公文從台電總公司、國營會、經濟部、內政部和省政府一直傳到澎湖縣政府。1987年9月15日，台電在澎湖召開開發電廠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現場勘察說明會時，土地徵收的行政工作及環境評估已經完成。事實上，台電預計在1987年2月開工建廠。在說明會上，各單位的專家學者對台電提出的評估報告仍有意見，但台電却堅持它能改善電廠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台電總公司財務處總幹事張德增說：「我們建廠一切合法，土地是根據土地法208條層層上報取得的。」
(攝影 李文吉)

這片臨海的墓地，
就是台電千方百計要
蓋電廠的地方。



幾位村民坐在陳永教的家門口，
憂心忡忡的討論電廠將來建廠的事。

1988年2月5日，馬公電廠廠長陸巡沛到許家村向村長許文永提出了台電的「優惠條件」。許村長表示他不能完全作主。當夜許村長召開了全村的戶長會議。會中許村長和陳廠長達成了下列幾點協議：

- ①徵收地價應再提高。
- ②台電補助許家村1200萬元作遷墓費用。
- ③新電廠的員工優先錄用許家村民。

④台電補助許家村1800萬元以「建設村里」。

可是當陸廠長以相同的條件在潭邊戶長會議提出的時候，却遭到潭邊戶長們破口大罵，將他逐出村外。

台電用金錢攻勢打下許家村以後，許家村不再發出反對台電的聲音。和台電抗爭的陣營只剩下潭邊村的52戶人家，以及默默注視這場抗爭，靠大倉灣吃飯的其他十五個村落。

潭邊村孤單的奮鬥

1988年3月潭邊村民募了8萬元成立一個「自救委員會」。同時潭邊村村民代表，特地飛到台北向立法委員陳情。當陳情書由立法院秘書處傳閱到程序委員會、經濟委員會、經濟部，最後在8月31日秘書處，立法院對潭邊村陳情的答覆是：「台端等所遞陳情文書，經審查結果，所陳事項非本院所應受理……」

去年9月15日潭邊又發出了一份再議陳情書……



澎湖電廠廠長陸巡沛（右）和工程師呂麟祥（左），認為在潭邊村建電廠是以澎湖所有居民利益為着眼點，勢在必行。



台電總公司財務處王副處長說：「台電今後蓋電廠決定和當地居民簽訂環境契約。」但是當前環境評估草案尚未立法，環境契約會具有什麼樣的法律效力？
（攝影：李文吉）



在澎湖一切事務的
定奪大權，還是操在
黨政軍結構的手中。

當潭邊愈挫愈勇時，澎湖黨政軍各界權力核心的壓力也增強了。潭邊村趙村長的兩個兒子，一個當軍官，一個當警察。政治壓力從這兩方面傳來，加在潭邊村反台電運動上。當十月份潭邊村人走到縣政府和縣議會前抗議的時候，趙村長在強大壓力下退縮了。生氣的村民想罷免他。從此領導抗爭隊伍的重任，就落到趙村長的小舅子陳永教身上，而情治人員又像蒼蠅一樣沾到陳永教身上來。

如今，台灣各報在澎湖的駐地記者，在當地黨政軍的壓力下，不能不壓下潭邊村民的反對理由及憤怒的聲音。所以当筆者抵達潭邊村陳永教門口時，含冤未伸的村民們熱烈地聚集過來，陳訴他們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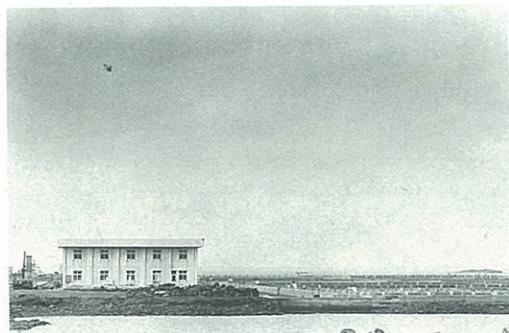
「聯合報記者說我們要電不要電廠，我們誰說過這個話？澎湖有那麼多的空地可以建電廠，台

電為什麼非要在我們這兒建廠，拿大倉灣十五個村落的生計當賭注？再說，那片地是我們村民僅存的土地和墳地，雖然不夠肥沃，但也是祖先代代留下來的。像我家，除了老伴之外，十五個兒孫都在台灣謀生，將來如果事業不順利，想回家鄉來住，總得讓他們還有一塊地可以依靠……」陳永教說。

「古人說『生而不竭』，我們這片內海生產那麼豐富，我們就要保持它的乾淨，讓水中物『生而不竭』。台電說那支 75 公尺的大煙囪一旦蓋起來，這個地方就會繁榮起來，那真是個大笑話。」潭邊前任村長許武智說。

澎湖之所以成為熱門的觀光地點，是因為沒有污染的環境和它那特殊漁業文化的生活方式。一旦電廠產生巨大的公害，破壞了大倉灣的海洋生態，從而導致整個澎湖漁業文化的破產。那麼澎

這就是鏟除掉一大片蓮花礁
而蓋起來的青島公司，
這個地方應該也是“國防要地”。



如果有一天電廠在
潭邊村蓋起來了，
這樣的情景
還會再有嗎？

湖還會是一個熱門的觀光地點嗎？

古人說過：「生而不竭」

潭邊村的人民，幾乎從台電一開始就想採用海水冷却柴油機發電，就斷定台電對文化、生態知識的貧乏。台電建廠仍以技術上方便的原則，環保措施只是附加的部份。如今台電的環境評估只是針對兩部一萬千瓦的發電機，如果這座電廠蓋成之後，將來還要再擴充十部柴油發電機，屆時如果擴充計劃無法通過環境評估，那麼台電該如何處置？

去年 11 月 21 日，潭邊村民在縣議會門前圍住歐堅壯縣長時，歐縣長情急之下答應村民如果 12 月底無法達成協議，他將「轉告台電變更廠址」。至此潭邊的抗爭行動似乎得到了初步的勝利。但是 11 月 24 日早上，警察和地政官員到潭邊電廠土地所有人家中挨戶張貼徵收土地公告。村民憤怒地撕去公告、咒罵歐縣長欺騙了他們……

注視潭邊村壯絕的奮鬥！

12 月 5 日筆者在台北羅斯福路台電大樓見著了台電總工程師廖東林和財務處王副處長。他們對歐縣長的承諾及潭邊村民撕去徵收公告的行為頗不以為然。

「事實上我們是依法辦理的，根據土地法二〇

八條，公共事業徵用土地一旦通過內部的審核，就已經有法律上的效力。歐縣長無權要求變更廠址，村民既使拒領徵收款項，我們只要交由土地銀行等他們去提存就可以了……」王副處長說。

這時一位收發人員將公文送到廖總工程師面前請示批閱。公文內容是關係大林發電廠對紅毛港公害賠償的問題。廖總工程師迅速地批了兩筆就交給收發人員。他對筆者說：

「當初說賠償兩億元給紅毛港村民，是蘇南成答應的，我們台電可沒點頭。再說國內也沒有這條賠償法令。台電依法是可以不必賠償這筆錢的……。」

「法令」怎麼總是不站在人民那邊啊！依據「法令」在環境影響評估法還沒有訂定之前，台電在國內所造成的公害，受害民衆根本無以追討賠償。

聽了廖總工程師及王副處長的一番話，我開始為潭邊村及環繞大倉灣十幾個村落擔憂起來了。公害製造者和居民反公害運動的對立，是各種強大支配力量如黨、政、軍、資本……等的結構性力量，和分散的居民之間的鬥爭，其間知識、權力、物力的懸殊，不可以道里計。荒遠的離島上的抗爭，在媒介的抹殺，和本島環保運動的忽視下，命運未卜可知。但至少，「人間」將繼續注視潭邊村村民的壯絕奮鬥。



台電總工程師廖東林簽完一份大林發電廠公害糾紛案公文後說：「二億元的賠償是蘇南成答應紅毛港村人的，台電，可沒點頭。依法台電是不必賠償這筆錢了。」
攝影 李文吉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 西班牙內戰 (1936~1939)

自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經濟蕭條，大批人口失業。歐洲的工人階級為改善生活環境紛紛組織起來。工運及左派思潮日漸滋長，勞工與企業主的對立也日益尖銳，以鐵腕鎮壓、工人和民衆不滿的獨裁者一個一個在歐洲出現。

及社會黨贏得國會多數席位，力圖實 土地改革政策，使耕者皆有其田。然而王朝雖落幕，其舊地主、貴族階級和舊官僚體系依然存在，極力阻撓共和國政府各項改革計畫。

1933年國會改選，右派地主資產階級掌握多數席位。次年，右派更施加壓力，欲取得總理職位，

1936年，西班牙教會、地主和資產階級保皇派支持的法朗哥叛軍，發動軍事叛變，企圖顛覆西班牙民衆、市民、學生和各派社會主義者支持的

震撼世界良心的

共和政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派兵支持法朗哥；西歐「自由民主陣營」，在法西斯和西班牙人民間選擇了前者。但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也組織了志願聯軍，投入西班牙爭取自由和解放的鬥爭。
〈NO PASARAN!〉
〈別讓法西斯軍隊過關!〉
是當年人民保衛馬德里的戰鬥口號……

共和與反共和的鬥爭

在整個歐洲政治局勢中，西班牙算是個異數。1931年4月，西班牙和平地結束君王時代，建立了西班牙共和國。共和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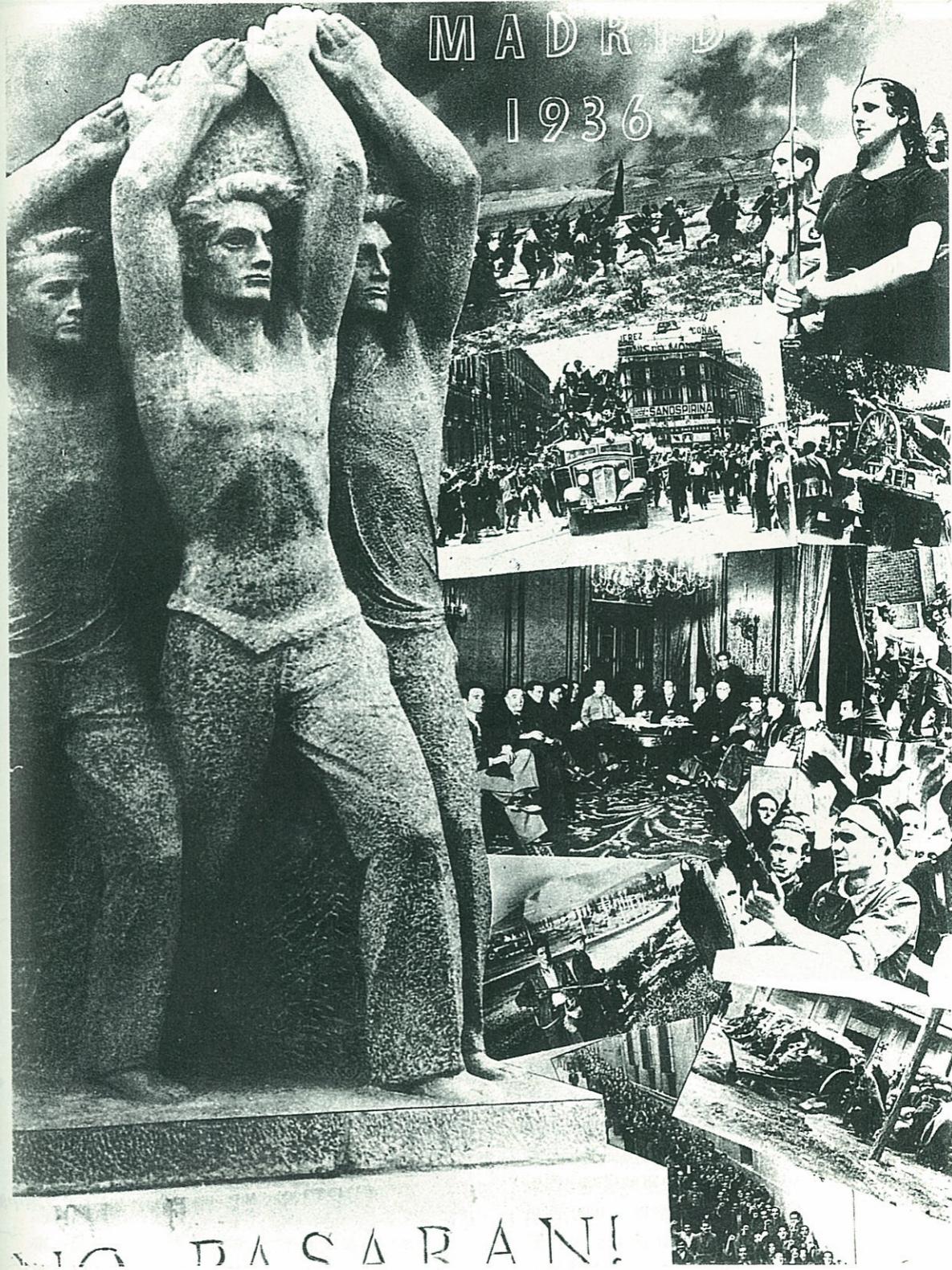
引起全國十月大罷工。在法朗哥將軍的提議下，起用摩爾人 (Moore) 軍隊對工人展開血腥鎮壓，死傷無數，下獄工人和民衆高達三萬五千人。這次十月事件幾乎摧毀共和國三年的政績。

十月事件促使西班牙學生、社會主義者及進步工人大聯合，馬列思潮的大壓迫中，成了他們抵抗的指導精神，許多工人、學生及人道主義自此大量左傾。

1934年2月，西班牙國會改選時，共和黨左派，社會黨及共產黨組成聯合陣線，主張特赦當時所有政治犯和加速土地改革，來對抗代表政府的中間派，以及代表地主、企業主、教會及「長槍會」的保皇派。投票結果，聯合陣線勝利。於是獄門大開，十月事件的政治犯悉數獲釋。當左派在幾個大城遊行慶祝時，保皇派已開始秘密計畫政變。雖然政府知道政變的可能性而有計畫地開始調動一些有問題的將領，以打亂政變的指揮系統，然而右派政變決心已定，伺機下手。

國際法西斯的干涉

1936年7月，擁保皇派的財政部長被暗殺，恰好予法朗哥將軍搞政變一個道德的口實。四天之內右派叛軍幾乎佔領西班牙三分之一的領土；但是由於西班牙各地人民迅速武裝起來，法朗哥政變軍很快地嚐到強大的阻力，士氣低落。法朗哥雖然有精良的部隊在非洲，無奈直



西班牙內戰時期一張以照像蒙太奇表現的招貼，表現1936年發生在馬德里的各種事件，並有著名的口號〈別讓法西斯過關!〉

圖片提供 ■ 鄒靜遙
· 倪茹
撰文 ■ 倪茹



著名記錄攝影家羅伯·卡柏 (Robert Capa) 在內戰中拍下一個共和戰士中彈仆倒前的瞬間。

布羅陀海峽之隔，不能到西班牙本土作戰。當時德國駐馬德里的外交人員通知柏林：「如果沒有意外事件發生，法朗哥軍變不可能成功。」就在此時，法西斯德國和意大利決定軍援法朗哥。希特勒派遣軍機，空運法朗哥的非洲軍隊到西班牙本土。從此整個西班牙內戰情況改觀。希特勒及墨索里尼繼續遣送步兵團、坦克、飛機及大砲到西班牙支援法朗哥，總計墨索里尼派十萬大軍，希特勒送五萬軍隊，加上十七萬五千名摩洛哥軍及葡萄牙軍，整個西班牙人民遭受二十三萬外國正規軍的侵略，配上1200架飛機，4000部坦克，2000部大砲，西班牙成了歐洲法西斯實驗新

德義介入

示如果法國援助西班牙，他日希特勒進犯法國時將不予以援助。在英國壓力下，法國打消原意，於8月擬定「不干預協定」。除瑞士外，歐洲國家包括德、意、蘇均隨後同意此一協定；美國杜魯門總統，在國內天主教壓力下，生怕失去教會選票，因此對西班牙內戰亦採取「中立」。

「不干預協定」和「中立」政策，表面上是「不援助內戰中的任何一方」，實際上英國却准許法朗哥軍隊使用直布羅陀的電話線，和德、意、葡聯絡；葡萄牙則提供港口，電話及鐵路給叛軍；美國公司五艘 Texaco (德州石油公司) 油輪，運售三百五十萬噸汽油給法朗哥領導的叛軍，而且多數是用優惠貸款購買；此外，美國通用及福特並提供一萬兩千輛卡車給法朗哥，跟德意提供的三千

式武器及戰略的戰場。

自由的西方選擇了法朗哥

當時西歐民主國家的態度呢？法國本欲售軍火給西班牙共和國，但英國表

西班牙內戰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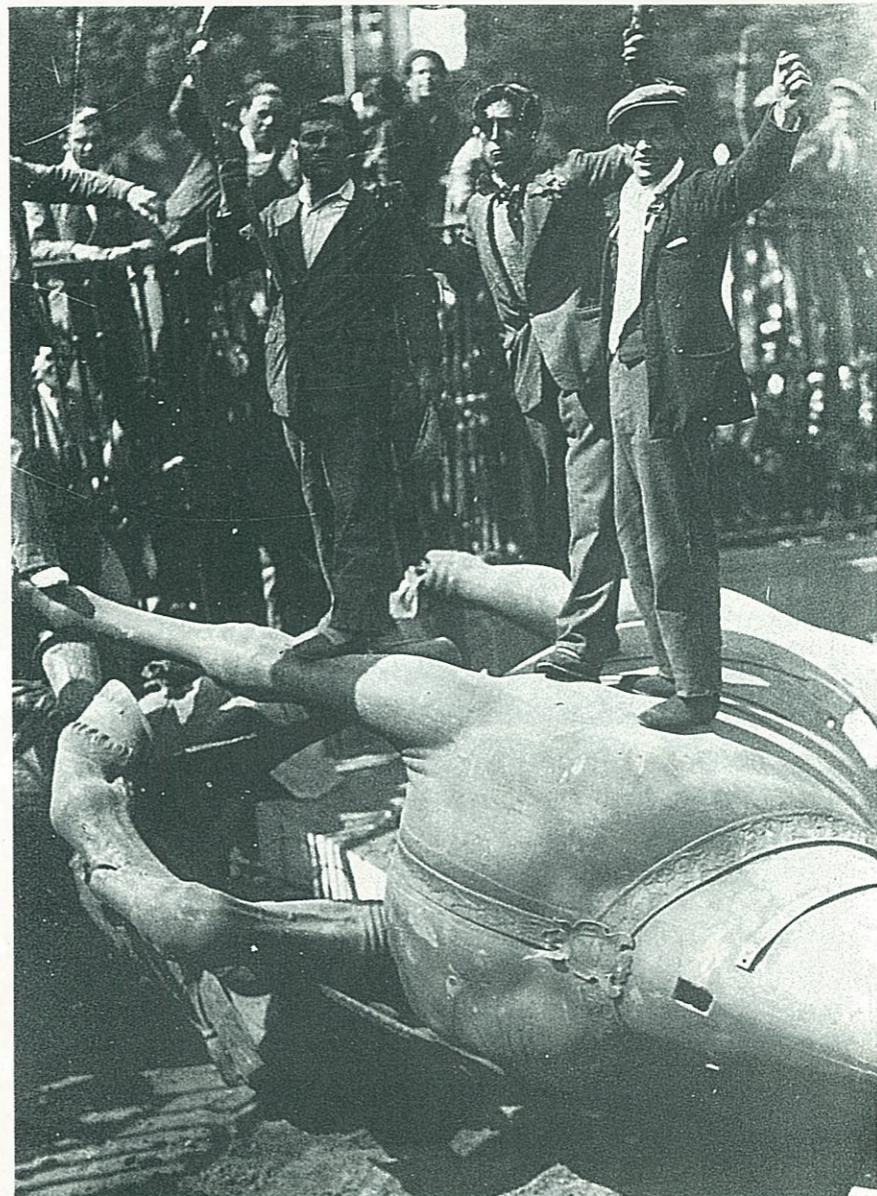


輛卡車相比，真是大手筆；許多法西斯軍隊的砲彈是向美國杜邦公司購買的。而合法的西班牙共和國反而買不到武器，成為列強所謂「不干預協定」的受害者。

全世界最早向西班牙共和國伸手援助的政府是墨西哥。早在1936年8月，墨西哥政府即運了一船兩萬支7毫米口徑步槍到西班牙支援革命的西班牙人民，並且答應為西班牙共和國購買軍火及飛機。同年十月，蘇聯宣佈如果德意兩國不停止軍援法朗哥軍，蘇聯將不受「不干預協定」的約束。10月底，蘇聯的飛機及坦克開始運到西班牙，這時正值法西斯軍隊由南北上包圍馬德里，法朗哥宣稱一週內即可拿下馬德里。

志願軍的浪潮

在馬德里告急時，來自德國、意大利及波蘭的反法西斯國際志願軍，從自己的國家逃出，經法國來到西班牙。法國人及比利時人，共兩千人組成第一批國際志願兵團，於11月8日抵達馬德里，立刻投入激戰。兩天內，三分之一的國際志願軍陣亡。第一批國際志願兵團，其戰鬥之英勇、組織及紀律之嚴明不但成為後來其他志願兵團的典範，更重要的是他們給馬德里人民帶來一個訊息——國外有這麼多朋友關心西班牙內戰



而且不惜為保衛工人階級的西班牙共和國而獻身。

在英勇的馬德里人民的支持下；在國際志願兵團的援助下，儘管法西斯日夜轟炸，共和國軍隊却能一直固守馬德里，馬德里街上到處掛著大幅標語，上面寫著「不讓法西斯通過！」，「馬德里將成為

法西斯的墳墓」。次年2月，在馬德里邊緣的哈拉瑪 (Jarama) 有一場激戰，凶狠的法西斯聯軍仍然無法打下西班牙人民的馬德里。總共經過五個月的苦戰，法朗哥只好在1937年3月放棄馬德里，把他那反動的箭頭轉而指向西班牙北方，企圖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第二共和成立馬德里市民聽說 Alfonso 國王出走流亡，歡欣鼓舞。



內戰中保衛共和的戰士在街巷中作戰。

由南北夾攻馬德里。

1937年4月26日，德國希特勒的「禿鷹隊」(Condore Legion)，為了試驗新式轟炸機性能，轟炸西班牙北方巴斯克省(Basque)的葛尼卡(Guernica)城。葛尼卡是古巴斯克的聖城。經過德國禿鷹隊兩個半小時的轟炸，已成一片廢墟。經由英法記者的披露，震驚國際。同年，著名畫家畢卡索根據此製作一幅大壁畫——《葛尼卡》，在巴黎國際博覽會的西班牙館中展出。當時法朗哥新聞報導造謠，說葛尼卡城是「遭撤退的共產黨炸毀的」。直到西班牙內戰後三十年，西班牙人還不敢提轟炸葛尼卡的真相，因

西班牙Santiago的主教們向佛朗哥表示效忠。右二為Davila將軍，其後為Aranda將軍。

為在法朗哥時代那是一種「叛國」的言論。

從1936年到1938年，總共有四萬名高舉國際的階級團結和人間解放旗幟的國際志願軍到西班牙去，和當地反法西斯人民和工人軍隊並肩作戰；1937年7月的布內地(Brunete)戰役；同年8月的昆頭——比基地(Quinto-Belchite)戰役；9月的忽文特斯(Fuentes)戰役；12月的特魯爾(Teruel)戰役和1938年2月的阿拉岡(Aragon)戰役，法朗哥軍隊將西班牙共和國橫腰一切為二，使西班牙南北雙方反法西斯力量不能互相呼應，共和國軍隊節節敗退，最後7月間的艾布羅(Ebro)戰役，國際志願軍傷亡慘重。9月，西班牙總理眼見大勢已去，於是決定單面撤離所有外國志願軍，期待西方國家取消禁售武器的決定，更期待西方國家能向德意施加壓力，從西班牙撤除德意軍隊。

姑息與戰鬥

1938年年底國際志願軍離開西班牙。次年1月，巴塞隆納陷落法朗哥之手。2月，英、法承認法朗哥政權。3月，馬德里被卡薩多(Casado)將軍出賣，法朗哥軍隊進駐馬德里。4月1日西班牙內戰結束。

六個月後，希特勒進軍



華沙，第二次世界大戰夢魘自此開始。如果西班牙內戰開始時，西方國家能聯合阻止德意法西斯，就不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讓全球付出五千萬生命的代價。然而當時的西方「自由」國家，顯然在社會主義及法西斯中，選擇了寧願容忍法西斯，也不支持民衆自求解救的正義，迄今這種選擇仍可在中南美洲問題上重新出

現。廣義說來，國際範圍內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陣營對峙，早在30年代西班牙內戰就開始了。50年來，國際資本和國際法西斯緊密團結，到處凶殘鎮壓世界各地人民為保衛自己的尊嚴和爭取解放的鬥爭。50年前，西班牙內戰時，反法西斯國際主義團結與戰鬥的火炬，應該給我們什麼樣的啓示和激動？

1934年10月，馬德里和全西班牙發生街頭暴力和市街戰。

國際志願兵團

在 人類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組成過這樣雄偉英勇，充滿了人間光輝的國際志願兵團，來護衛一個國家（西班牙共和國）的民主與獨立。

從 1936 年到 1938 年，來自 53 個國家的四萬名國際志願軍，在西班牙土

地上和國際法西斯作殊死戰，用他們的熱血用生命來實現人類最崇高的理想。

偷渡

當時西方「自由」國家懾於德意法西斯的淫威，全面採取表面上「不干涉」或「中立」，實際上

搞反共妥協，犧牲西班牙人民的民主與獨立的態度，並嚴禁止人民前往西班牙參戰。由於法西邊境屢遭封鎖，國際志願軍不遠千里抵達法國之後，坐船偷渡到西班牙的，往往中途被俘或遭魚雷擊沈；多數的志願軍漏夜穿過陡峭驚險的匹里牛斯山，爲了減輕負擔，他們甚至拋棄了禦寒的大衣。他們互相手扣手、前後連成一條人索，貼在危險的崖壁上蠕蠕前進，期望在黎明前平安抵達西班牙境內，加入保衛共和國的戰鬥。

通過嚴苛的入境考驗後，國際志願軍集中到阿伯色提(Albacete)基地，受完短期集訓，就立刻派往前線。到了戰爭後期，新來的志願軍每人只分發三顆子彈，做完射擊練習後即上戰場。但來自歐洲的志願軍，多半有過軍事經驗，尤其來自德國的志願軍在戰場所表現的英勇、堅忍及紀律，成爲國際志願兵團一致公認的模範。來自美國的志願軍，多爲二十剛出頭的小伙子，連槍都沒摸過。然而

保衛共和國的市民，穿著平民服參加巷戰，堅守馬德里。

保衛人類尊嚴與自由的兵團

《…您們創造了新的歷史；
您們彩繪出世間的傳奇；
您們是民主、團結、四海一家的
英雄的榜樣！……

當象徵和平的橄欖樹
再次發出綠色的嫩芽，
編織成西班牙共和國的桂冠，
同志們，請務必再回來！》

—Dolores Ibaruri



撰文 ■ 盛如慧

圖片提供 ■ 鄒靜遙
· 倪茹



經過戰場一兩個月的洗禮，倖存者個個都成爲幹練英勇的戰士。

保衛文明，人人 都要表態

在國際志願軍中，有西歐各國共產黨員、也有不少人是各派社會主義者，但不論如何，他們有一個共同目標——反對法西斯。有反法西斯的德國人、反西班牙拔提斯它(Batista)專制政府的古巴人、反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人、反美國殖民統治的波多黎各人，反大英帝國的愛爾蘭人和反日本法西斯的中國人……，他們一致的共同信念是：必須在

西班牙及時阻止國際法西斯強盜，否則法西斯會將世界轉變成一個屠場。

美國志願軍貝里(Bill Bailey)從西班牙寫給母親的信上，很生動地反映出參戰的動機。他寫道：

「媽媽，人的一生不只是活著，還要做一點有意義的事。在西班牙這裡，有成千上萬的母親像您一樣，從來沒有過過公平的生活。……好不容易他們選出一個政府，給他們的生活賦予意義，但是一小撮人要粉碎這個新生的政府。媽媽，這是爲什麼我來西班牙的原因：來幫助西班牙人民打贏這場戰爭！希望有一天生活對您

和對未來的母親將會更容易、更公平。」

在國際志願軍中，各行各業的人都有。有工人、海員、醫生、護士、老師、學生、作家、記者和失業者……

世界作家中，雖未持槍參戰，然而却積極支援西班牙共和國的，人數之多，難以計數，譬如英國作家羣發表聲明：「我們已經看到法西斯在意大利、在德國摧毀社會正義和文化。……今天在西班牙的戰爭，明天可能發生在別的國家——我們自己的國家。爲了拯救文明，我們必須表態。」美國的作家羣也發表聲明「譴責

西班牙本地戰友們在內戰結束51年後，和國際志願軍的同志們相聚，興奮地在紀念碑前合影。



法西斯飛機轟炸Lerida，
有一個母親在她
被炸死的孩子邊悲泣。

法朗哥軍隊聯合外國軍隊，向一個合法的民選的西班牙共和國宣戰。」

在科學界支持西班牙共和國的亦不計其數，愛因斯坦就是美國援助西班牙的醫療局一員。他在一次援助西班牙大會上說：「以積極行動來拯救西班牙的自由，是所有真正民



這是投身保衛
西班牙共和的內戰的
中國人，
確實姓名不詳。

主人士無法逃避的責任。…西班牙人民英勇的奮鬥，使人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語言是個問題

據統計，在四萬名國際志願兵團中，有四分之一是法國人，其次是德國及奧地利五千人、波蘭四千

五百人、美國三千五百人、意大利三千三百人、英國兩千人、加拿大一千五百人、南斯拉夫一千五百人、匈牙利、保加利亞、捷克、羅馬尼亞一千五百人、比利時一千兩百人、荷蘭及北歐一千人，古巴八百五十人，阿根廷五百人、墨西哥三百三十人……，亞洲有中國、日本及菲律賓等國，但參與人數不多。在阿伯色提基地的晚會上，各國人唱自己的革命歌曲、跳自己的民族舞蹈，那真是一個十足的國際共同體。然而當作戰時，語言不通常常成爲致命的障礙。

爲了克服語言的障礙，國際志願軍基本上以語言

來劃分成五個兵團，第11、12、13、14及15兵團分別講德語、意大利語、斯拉克及波蘭語、法語、及英語。此外第129及150兵團是混合兵團，各種語言均有。每一個兵團裡的各國分隊用自己國家的英雄取名。即使這樣週密地劃分，仍然發生因語言不通，而導致國際志願軍誤入敵人陣營被捕的事件。

在敵軍的牢獄裡，國際兵團的表現與他們參戰初衷同樣地令人敬重。集中營裡除了食、衣、住糟透了之外，人格與自尊心每天受到侵犯。爲了抵制集中營這種非人的對待，國際兵團決定設立學習班，每天早上九點到十二點，分三節上，每一個講員有一塊牆可以寫筆記，視情況需要，上課可適時中止。所學的科目有幾何、代數、三角、微積分、電機、勞工史、音樂、藝術、社會學、語言學、辯證法及各國語文，其中以各國語文最受歡迎，持續最久。

人間傳奇

1938年下半年，西班牙共和國軍隊節節敗退，國際志願軍死傷慘重。9月，共和國總理決定片面撤除所有國際志願軍，希望西方的「自由國家」向德意施加壓力，也撤出西班牙，使西班牙之戰內戰化。10月29日，在巴塞隆納大街上。即將離開的國際志願軍受到西班牙人



1937年冬，英國工黨領袖
阿德里(含煙斗者)
和工人領袖韋金遜在
內戰期間訪問馬德里和

在馬德里的國際志願兵團。
此後，英國志願軍
就命名爲阿德里兵團。



英國女畫家組織了
一個慈善畫展
籌募她們背後的
軍用車隊



反斯大林的Poum
組成「列寧聯隊」，
在巴塞隆納列隊等候
向前線開拔。
前列左端個子最高大者
是後來著名的作家
喬治·奧威爾。



作家海明威(中)
在西班牙，1938年元月。

民夾道，英雄式的歡呼、獻花和親吻和擁抱及熱淚都無法表達西班牙人民由衷的感激。在惜別會上，西班牙英雄伊芭如意(Dolores Ibaruri)頌讚道：「諸位國際兵團同志：爲了政治的理想，您們來了，無私地奉獻出您們的熱血；也爲了同樣的原因，您們得離去。您們有些人將再度回到自己的家園、有些人將被迫流亡。但您們大可挺起胸膛、光榮地離去，您們創造了新的歷史，您們劃出了世間的傳奇。您們是民主團結、四海一家的英勇表率。我們不會忘記您們的，當代表和平的橄欖樹

再度發出綠芽，編成西班牙共和國勝利的桂冠時，同志們，請務必再回來！」

四萬名國際志願軍中有四分之一長眠在西班牙橄欖樹下，化成西班牙大地芬芳的泥土；生還者有的返回自己的國家，有的被迫流亡。但無論身在何處，他們都繼續在反抗法西斯暴行。經過西班牙內戰的鑄鍊後，他們個個成爲終生戰士，一輩子爲爭取正義、民主與和平而奮鬥。

永不停歇的戰鬥

以美國志願軍「林肯兵團」爲例，他們返美後志願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鬥工作。由於他們在西班牙的經驗，被列爲「早熟的反法西斯者」(Premature Antifacist)，始終得不到美國政府的信任與重用，有的甚至被限制不准離開美國國境。1950年麥卡錫時代，他們遭到美國情治人員跟踪、威嚇、逼供，以致經常喪失工作，有的甚至被捕下獄。然而，他們始終沒有氣餒過，在美國60年代末民權運動和反越戰行列裡；在80年代支援尼加拉瓜人民的隊伍裡；在反核武競賽的遊行裡，他們永遠是長征的戰士。

今年10月28日，五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當年國際志願兵團又回到巴塞隆納團聚。屈指一算，距當年國際兵團在巴塞隆納遊



M. Descamps所攝
著名報告攝影家卡帕
(R. Capa)

街告別時，正好五十年！這羣胸懷赤子之心的銀髮老翁，是來參加一座紀念國際志願軍的雕像揭幕儀式，這座「大衛與巨人」(David & Goliath)的雕像，是由美國「西班牙內戰歷史協會」出資策畫，由北美藝術家西弗林(Roy Shifrin)，在巴塞隆納市政府捐贈的草地上雕塑起來的。聖經上代表壓迫勢力的巨人哥利亞，



征服了敢於反抗的大衛，這座雕像却超越了聖經的故事，正義的大衛終於將巨人擊倒在自己的腳下。鋼雕在陽光下燦爛奪目，照亮了銀髮老翁的赤子心，他們篤定地相信正義終將戰勝邪惡，只要世間還存在著不義，他們就無法歇腳，他們就要出征！

1937年6月，愛爾蘭志願軍(愛爾蘭兵團)的傷殘戰士回到都柏林。

共和軍隊的文化指導員正在爲共和軍戰士上課，希望能使共和軍戰士成爲文化、有革命理想的工人階級軍人。



西班牙內戰結束的50年後，1988年10月28日，當年國際志願兵團的戰友們和同志們又回到西班牙，在巴塞隆納豎立了一座紀念碑。

1938年9月，西班牙共和國總理決定單方面撤除所有反法西斯國際志願軍，以期望能換取美、英、法諸國取消對西禁售武器的協定，同時使他們有藉口施壓力給德、意、法西斯撤離西班牙。10月28日，西班牙人民在巴塞隆納市舉行盛大歡送國際志願軍的盛會。在會上，礦工家庭出身，有「西番蓮」之稱的

朵羅麗·伊芭如意女士代表共和國政府發表了這一篇歷史性的演說。

朵羅麗·伊芭如意的歡送演說



伊芭如意，是共和陣營中著名的女將。她對國際志願軍的告別演說舉世聞名。

在這惜別大會上，很難只以簡短的幾句話，來向諸位國際兵團的英雄們、以及諸位所表現出來的崇高精神，表示我們的敬意。我們的心情十分沉重，而且也充滿了無限的感傷……我們覺得沉重，是看到諸位不顧各種暴政可能的迫害；不顧各種可能被放逐的命運，而仍胸懷救

世贖人的最崇高道德理想的戰士，即將離我們而去。我們覺得感傷，是想到那已永眠在西班牙的泥土下，但卻永遠活在我們無限感激的心中的諸多英雄們。

諸位不分國籍、不分種族，來到此地。諸位來到這兒，就像是我們的兄弟、像我們永恒西班牙的兒女一樣，與我們共同患

難。在我們戰鬥最艱困的時刻、在我們西班牙共和國首都岌岌可危的前夕，正是您們——諸位國際兵團的英勇同志們，帶着您們戰鬥的熱情、抱着您們英勇、犧牲的志氣，來到了西班牙，來幫助我們保衛這個城市。

世界各國人民能團結起來，大規模地組織了國際兵團，來護衛這飽受威脅

的共和國的自由與獨立；來護衛西班牙這自由、獨立的淨土，這還是在人類鬥爭的歷史舞台上，首度出現的事，但這也是多麼莊嚴、燦爛、令人嘆為觀止的一幕！

您們把一切都給了我們。您們的年華青春、您們的知識與經驗，甚至您們的熱血與生命，以及您們的理想與熱望——無私

保衛共和的女兵部隊正從巴塞隆納向阿拉貢開拔。內戰初期、粗藍布是共和軍軍裝成為制服。





共和國在國際法西斯武力下崩潰。西班牙難民越過比里牛斯山逃回法國。

無盡的給與。而您們心中唯一掛念的，只是想成為戰鬥中的一員，只是為了保住這塊淨土而不惜付出任何代價。

西班牙的母親們！婦女們！在將來經過一陣歲月、當戰爭的傷痕逐漸癒合；將來有一天，當自由、和平、安樂的日子終於洗淨我們對那悲傷、血腥年代的苦楚記憶時；在所有西班牙人的怨恨之情散去，而我們再度覺得十分自豪地活在一自由的國度時；請您們告訴自己的子女、告訴他們國際兵團的各項英勇事跡。

告訴我們西班牙世世代代的兒女：這些英雄們，分別遠從海角天涯跋山涉水、秘密穿過那槍尖林立的邊境、越過那虎視眈眈、渴欲撕咬血肉之軀的軍犬，來到我們這土地。

他們組成了爭取人類自由的十字軍，為保衛我們這遭受德國、意大利法西斯武力威脅的自由、獨立的西班牙，而奮戰、而犧牲。

今天，他們要離去了。但是這中間也有許多的人——成千上萬的人，仍然留在這兒——永眠在西班牙的黃土中。所有的西班牙人，打內心的深處，永遠會紀念着他們的。

諸位國際兵團的同志們：為了政治的理想，您們來了，無私地奉獻出您們的熱血；也為了同樣的原因，你們得離去，您們有些人將再度回到自己的家園，有些人將被迫流亡。但您們大可挺起胸膛，光榮地離去。您們創造了新的歷史；您們彩繪出了世間的傳奇。您們是民主團結、四海一家的英



勇表率。

我們不會忘記您們的。當代表和平的橄欖樹再度發出綠芽，編結成西班牙共和國勝利的桂冠時——同志們，請務必再回來！

請回來我們這兒，和我們在一起，那時您如果沒

有故土可歸，在這兒您會找到自己的家園；那時，您如果沒有知音相逢，在這兒，您會遇到無數的朋友；而且在這兒，您們處處會遇到西班牙人民對您們的熱愛與感激。不論現在或未來，我們由衷地向

美國來的志願軍，在西班牙組成「林肯兵團」。經過實戰鍛練，他們終於成為堅強驍勇的戰士。

諸位歡呼：
《國際兵團的英雄們，萬歲！》

伊芭如意的告別國際兵團的演說辭，刻在一個紀念碑上，萬古流芳。

CUANDO LOS AÑOS PASEN Y LAS HERIDAS DE LA GUERRA SE VAYAN RECUBRIENDO, CUANDO EL RECUERDO DE LOS DIAS DOLORIDOS Y SANGRIENTOS SE ESTIME EN UN PRESENTE DE LIBERTAD, DE PAZ Y BIENESTAR, CUANDO LOS HONORES SE VAYAN ATENUANDO Y EL ORGULLO DE LA PATRIA LIBRE SEA IGUALMENTE SENTIDO POR TODOS LOS ESPAÑOLES, HABLAD A VUESTROS HIJOS, HABLADLES DE ESTOS HOMBRES DE LAS BRIGADAS INTERNACIONALES.

CONTABLES COMO, ATRAVESANDO MARES Y MONTAÑAS, LLEGARON A NUESTRA PATRIA COMO CRUZADO DE LA LIBERTAD, LO ABANDONARON TODO Y VINIERON A NOSOTROS A DECIRNOS: "AQUÍ ESTAMOS; VUESTRA CAUSA, LA CAUSA DE ESPAÑA ES NUESTRA MISMA CAUSA, ES LA CAUSA DE TODA LA HUMANIDAD AVANZADA Y PROGRESIVA."

HOY SE VAN, MUCHOS, MILLARES, SE QUEDAN TENIENDO COMO SUDARIO LA TIERRA DE ESPAÑA. SOIS LA HISTORIA, SOIS LA LEYENDA, SOIS EL EJEMPLO HEROICO DE LA SOLIDARIDAD Y DE LA UNIVERSALIDAD DE LA DEMOCRACIA.

NO OS OLVIDAREMOS, Y CUANDO EL OLVIDO DE LA PAZ FLOREZCA.....VOLVED!

"PASIONARIA"
OCTUBRE 1938



中國志願軍戰士張阿金

西班牙內戰 國際志願軍 寫真簿

這 12 個簡單的剪影，
是當年數萬國際志願軍，
燃燒著理想和信念的
生命的速寫。
他們高舉過的火炬；

他們留下來的腳踪；
他們唱過的勝利之歌；
他們傳揚的解放的信息；
都在等待著一個復甦的春天…

中華戰士

張阿金、張緝、陳文饒、
易當康、林濟時、畢道文
——○年代法西斯的
—— 兩大戰場，東方
—— 在中國，西方在
西班牙。中國在貧困交加

和日本侵略下，自衛掙扎
求生存，實在無力支援西
班牙人民。然而在這種困
境下，仍有近百餘位華人
志願軍赴西班牙參戰。他
們有的來自中國大陸、有
的來自歐洲和美洲，他們
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

「今天不但是保衛西班牙
人民的獨立自由的最緊要
關頭，而且也是挽救歐洲
與世界的一個生死時
機。」

在這些華人志願軍中，
張阿金(Chang Aking 譯
音)來自上海。他因為組
織工會被國民黨當局追
捕，危急下，這位二十剛
出頭的小伙子逃到法國貨
輪上當廚子助理。沒想到
船上有一位來自越南(當
時是法屬印支)的廚子非
等閒之輩，不但教張阿金
法語，而且還跟他談論政
治，分析西班牙內戰局
勢，並鼓勵張阿金前往西
班牙參加支持共和政府與
國際法西斯的內戰。張阿
金大開眼界，深受感動。
越南廚子自稱是個軍人，
正往赴莫斯科就學，不能
與張阿金前往西班牙。

兩人分手後，張阿金潛
入西班牙北方，加入 A-
sturias 省礦工部隊。
1937 年 10 月北方淪陷，
張阿金在 Mieres 被俘
後。次年 2 月張阿金被移
送至 Santander，與美國
戰俘奧尼茲(Louis Or-
nitz)同牢。根據張阿金
的描述，奧尼茲推測那位
神秘的廚子「很可能是胡
志明」。

1942 年 11 月一位名叫
瑞迪格的波蘭人(Adolf
Redig)從西班牙帶出一
份 Miranda de Ebro 集
中營戰俘名單，張阿金的
名字赫然在內，註明他在
馬德里獲釋，此後就再也
沒有張阿金的下落。可惜



當筆者想與張阿金同牢的
美國人奧尼茲聯繫時，發
現奧尼茲已於數年前去
世。

另一個華人張緝是第一
位赴西班牙參戰的美洲華
僑。他是湖南長沙人，復
旦高中畢業，1918 年來
到美國，曾在加州大學及
明尼蘇達大學就讀，獲有
礦業工程學位。在西班牙
內戰中被分派當運輸隊司
機。

除張緝外，從美國去的
還有來自紐約的陳文饒，
他被分派在「林肯兵團」
，比基地之役，陳文饒
右腳中彈，子彈從腳面
穿出腳趾，在後方醫院療

傷至 1937 年年底。他經
常撰寫新聞稿，向海外僑
胞報告西班牙前線戰事。
在療傷期間，傷患們都自
動組織起來，能起來走動
的傷兵並沒有閒下來，每
天都下田幫助省民種田，
或是四處奔走，為西班牙
難民籌款。

另一位「林肯兵團」的
華人志願從軍是易當康
(Dong Kong Yick 譯音)
，他曾與美國志願軍桂
伯(Ken Graeber)及西夫
(Jim Schiff)同在西班牙
Benicasim 醫院療傷，那
時大概是 1937 年 10 月、
11 月左右。易當康因手
臂受傷住院，他個兒不

高，人很幽默，常常開桂
伯玩笑。桂伯很後悔當時
沒有問易當康些個人情
況，大家談的儘是理想、
戰爭與政治，但是桂伯
說，從易當康不帶口音的
英語來判斷，他很可能來
自紐約或三藩市的中國
城。1938 年戰爭吃緊，
所有傷勢不重、能夠走動
的傷兵全部重返戰場，27
歲的易當康是其中的一
位，4 月 14 日在 Gande-
sa 陣亡。

易當康參戰的時間、經
歷及療傷經過，與陳文饒
極為相似，而美國林肯兵
團的人只知道有易當康，
而不知有陳文饒，究竟陳文

1936 年 7 月 19、20 日
兩天的起義戰鬥中，
巴塞隆納的工人在街上
堆起拒馬，抵抗
法西斯部隊。



1938年7月底，共和軍強渡易布羅河。

饒與易當康是否是同一個人，就不得而知了。

歐洲方面參戰的華人，有來自瑞士的林濟時。他是中國北方人，在西班牙內戰中，擔任反坦克砲隊的政戰官，以及西班牙共和國國民兵第35師重砲隊指揮部副官。

除林濟時外，還有一位華人畢道文(T.O. Bik)，在德國志願兵團高射砲隊當軍醫。根據與他同隊的

國際志願軍中的中華戰士易當康。

美國人卜紹夫(Jim Persoff)描述，他們在1938年年初死傷慘重，畢醫生大約在5~7月加入隊



伍。他中等個兒，年齡35歲上下，講德語，話不多，工作勤奮，來到部隊第一件工作就是查看每個人的腳是否起泡。他們隊伍的任務是阻止南方法西斯軍隊北上。然而從1938年春天開始，他們一直在防守和撤退中求生存，經常又髒又臭，有一陣子情勢惡劣，他們必須每晚轉移陣地，這樣疲於奔命的生活長達六星期之久。在整個過程中，畢醫生一直隨隊同行，由於衛生情況極差，畢醫生給大家注射預防針，卜紹夫還珍藏一份畢醫生親筆的預防注射證明書。

在近百餘位華人志願軍中，有的在1937年下半年返回中國，參加抗日戰爭，有的在西班牙前線陣亡，有的傷重返國，在戰爭後期作戰的華人有九人，其中八人在1939年初撤退至法國被囚於集中



國際志願軍、美籍卜紹夫(Jim. Persoff)攝於他臨摹的「葛爾尼卡」名畫前。

營，這八位華人是林濟時、楊春榮、張瑞書、張樹生、張長官、畢道文、劉景田及李豐寧。

革命大夫白求恩

(Norman Bethune)，加拿大人。

當西班牙內戰爆發時，46歲的白求恩醫生正是享譽國際的胸腔科醫生。他在加拿大一家醫院任職胸腔科主任，還兼職數家醫院顧問，待遇優渥，前途似錦。然而一夜間，白求恩毅然放棄了一切，接受加拿大「西班牙民主支援會」的請求，率領一個醫療隊到西班牙。他抵達馬德里時是1936年11月3日，正值法朗哥開始圍

攻馬德里。

外貌冷峻的白求恩醫生，有驚人的工作狂熱。抵達馬德里之後，他就馬不停蹄地參觀醫院、組織流動輸血隊。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將血庫帶到戰場的醫生。加拿大記者索仍森(Sorensen)因受白求恩獻身精神的感召，放棄記者生涯，捲起袖子，當白求恩醫師的助手。半年後，流動血庫上了軌道，西班牙共和國要求他返回北美，向北美人民解釋西班牙為何而戰，白求恩眷戀不捨地飛回加拿大，開始他的北美巡迴演講。

在演講中，白求恩針對西方政府將西班牙內戰刻

提出反駁。他說：「西班牙人民要不要共產主義，只能由西班牙人民自己決定，其他國家無權干涉。但是，企圖將侵略西班牙解釋成將她從共產黨的威脅中解救出來，這不只是謊言，而且是瘋狂的惡毒！」

在另一場加拿大演講中，聽眾席中有人叫喊：「你是不是共產黨員？」白求恩醫生坦然答道：「我是一個共產黨員，這是我的信念、我的決定。如果我說牛奶對小孩有益，反共的人會因此說它無益？如果我說人民需要麵包，反共的人就說不嗎？親愛的朋友，為什麼硬說這是莫斯科的僱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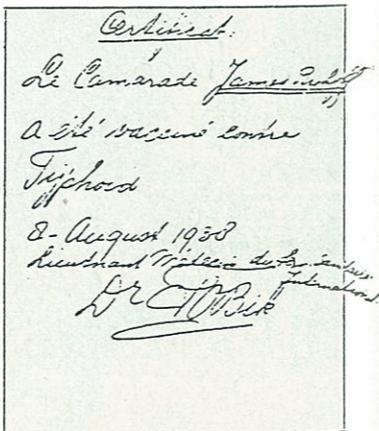
在沙拉哥拉城外山麓作戰的 Popular Army 的砲兵部隊。

爲什麼不說是英國的僱傭？社會主義理論是在俄國革命六十年前在英國倫敦宣佈的。如果明天蘇聯從地球上消失，共產主義就消失了嗎？如果耶穌在世宣揚人類之愛，他也一定會被人貼上『蘇聯僱傭』的標籤。」

半年之後，巡迴演講結束，1938年1月，白求恩醫師來到東方反法西斯的戰場——中國。在陝北高原上，白求恩想起遠在西班牙戰鬥的同志們，他們和中國弟兄們有著同樣的勇氣，也爲了同樣的原因而戰，忘却了一貫的拘謹，白求恩哼唱著德國志願軍的反納粹之歌。

在資源極端拮据下，白求恩醫師在陝北設立醫院，訓練中國醫護人員。由於缺乏消毒手套，白求恩在一次手術中受到感染，在缺乏藥物治療下，1939年11月3日白求恩病逝中國。

白求恩醫師開給卜紹夫的預防注射證明書。



工運出身的戰士

聶爾森 (Steve Nelson)，美國人。

參加西班牙內戰的美國志願軍，有一半來自社會下層的勞工家庭，聶爾森是其中的一位。

1937年3月，34歲的聶爾森從紐約坐船前往法

國。由於法西邊境封鎖，他隨其他國家志願軍坐船偷渡。當匹里牛斯山在望，却遭法國巡邏艇攔劫，船上志願軍全部被捕。出庭當天，他們在走向法庭的路上，受到村民齊聲歡呼：「西班牙人民萬歲！國際兵團萬歲！」。法庭裏外擠滿了村民。在法庭聽說志願軍陳述來法國的目的是要去西班牙抵抗法西斯時，圍觀村民報以熱烈掌聲，法官懼怕村民暴動，輕判他們21天拘留了事。

出獄後，聶爾森一夥改由山路邊境，在緊張和疲憊交集下，漏夜揮汗攀登匹里牛斯山，終於在破曉前一個箭步跳到西班牙土地上，雖然興奮，却氣喘如牛，一時說不出話來。

在西班牙內戰前，聶爾森曾被選拔留學莫斯科，就讀列寧學校(1931至1932年)，16個月學成後，由於中國內戰吃緊，他取道法國到上海，停留兩個月後返回美國，時值美國經濟大蕭條，聶爾森在匹茲堡組織失業工人，由於表現傑出，轟動一時，成爲全國性人物。

1937年聶爾森在西班牙比其地(Belchite)戰役中受傷，因傷口發炎，11月返美繼續從事工運。由於他的政治信念及活動，在1950年麥卡錫時代以兩個莫須有的罪狀被捕，首判25年徒刑，上訴後減爲一年徒刑。

出獄後，聶爾森以木匠

爲生，並被選爲美共中央委員。直到1956年4月，他目睹赫魯雪夫報告，面對三分之二蘇共中央委員遭史大林整肅的事實，聶爾森陷入極端痛苦和混亂中，認爲這和他的理想背道相馳，從此退出美共。在政治上，這是一個極大的決定。在生活上他重新面臨困境。五十出頭的他謀生談何容易。何況他的政治資歷更是在美謀職的絆腳石。1963年，他被選爲「林肯兵團退役軍人會」(VALB)主席。多年來他一直募款支援西班牙的政治犯。現年八十餘歲的聶爾森身體硬朗，思想敏銳，人又親和。在他的領導下，「林肯兵團退役軍人會」歷年來積極參與美國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反核武運動以及支援尼加拉瓜運動等，在追求民主與正義的行列裏，聶爾森是永不懈怠的尖兵。

持槍的廚子：

白井 (Jack Shirai)，日本人。

當東方法西斯日本在中國土地上進行屠殺時，在美國三藩市的日本人白井却參加了第一批美國志願軍，在1936年底從紐約乘坐「諾曼地號」輪船，到西班牙去抵抗西方的法西斯。

在孤兒院成長的白井，12歲時逃出孤兒院，曾一度淪爲小太保。後來當



工運出身的戰士聶爾森近影。



過碼頭工人、廚子和海員，跳船偷渡美國。時值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謀生極爲不易，所幸白井有烹飪一技之長，在一家日本料理店叫做「島」(Shima)打工，白井雖然沒有什麼政治觀念，却對在美日本移民工資低賤、工作環境惡劣的處境極感不平，積極參與組織「日本移民勞工工會」，參加華府反飢餓大遊行，參加抗議日本侵略中國的示威活動，最後遠赴西班牙抵抗法西斯。

黃昏時刻戰友們爲日本籍的戰士白井舉行簡單的葬禮(攝影：美籍志願軍瓦德斯)。



民兵搭乘擄來的法西斯卡車遊行通過馬德里街頭。

1937年1月，白井和一行美國志願軍，從法境翻越巴里牛斯山來到西班牙。由於廚藝出色，他被分派當炊事兵。白井對這個職務並不滿意。他表示用手拿槍桿比端盤子更有用處，主動要求調上戰場。後來由於伙食素質太差，應眾人要求，只好重返炊事崗位，却獲准持槍煮飯，以便戰事爆發隨時上戰場，他的政戰官聶爾森稱他為「持槍的廚子」。

白井到西班牙半年後，

志願軍與敵人的激戰長期化。有一天，大夥志願軍在戰壕又餓又渴，雖然晚飯已送到附近，近在咫尺，可是在激烈戰火下，只能眼巴巴地看著，無法企及。白井決定冒險一試，把晚飯送進戰壕裏。剛跳出戰壕，即被敵人的子彈擊中脖子。37歲的白井就這麼離開人間。當晚，戰友將他安葬在橄欖樹下，豎起的小石碑，其上寫道：

「白井·傑克，出生日本死於1937年7月11日。」

紀念他的家鄉，讚美他的勇氣。」

在日本有心人士的尋索下，1966年，白井的骨殖終於回家了，安葬在東京無名戰士公墓。

戰鬥的白衣天使

歐瑞麗 (Salaria Kee O'Reilley)，美國人。

在西班牙內戰中，來自美國的志願軍，除了3,500名林肯兵團外，還有百餘位護士和醫生；林肯兵團中將近有一百位是

的幫助下，終得如願以償。

在駛往法國的輪船上，歐瑞麗的領隊匹茲醫生 (Pitts) 堅拒與她同桌共餐。他說這一輩子從未與黑人同膳，也絕不會與黑人共餐。所幸船長及時解圍，優待歐瑞麗坐頭等艙，並在頭等餐廳用餐，才解決了尷尬的場面。

在西班牙戰地，歐瑞麗不眠不休的救護精神，贏得許多尊敬與讚美，而且一位來自愛爾蘭青年傾慕生情，向她求婚，歐瑞麗向美國大使館提出結婚申請，却遭駁回，要她提出「家長同意書」。24歲的歐瑞麗居然不能像白人一樣有婚姻自主權！不久歐瑞麗被德軍俘虜，關了兩個多月，槍決執行前一天被一位英國教士救出，逃了一天一夜才乘火車安抵法國。返美後，她四處演講聲援西班牙共和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歐瑞麗申請入伍當護士，美軍當局也因種族歧視，和當年紅十字會一樣拒絕她的申請。後來羅斯福總統出面，歐瑞麗才獲准入伍。當時美國軍中種族歧視極為嚴重，黑白護士連戰地住所都分開，和西班牙內戰時黑白同隊作戰，甚至指揮官也有黑人的情況相較，真有天淵之別。在一次空運傷兵就醫途中，飛機中彈，歐瑞麗當場遭彈片擊昏，不省人事。

戰後，歐瑞麗與愛爾蘭丈夫回到美國中部的阿克

榮城 (Akron) 定居，那是她成長的家鄉，近年來成了三K黨的溫床。她多次受到威脅性命的警告，這位護衛民主的女鬥士、國家的榮民，竟連禮拜天教堂也誠惶誠恐，只好勞動神父登門聽她告解。



榮城 (Akron) 定居，那是她成長的家鄉，近年來成了三K黨的溫床。她多次受到威脅性命的警告，這位護衛民主的女鬥士、國家的榮民，竟連禮拜天教堂也誠惶誠恐，只好勞動神父登門聽她告解。

歐瑞麗十分懷念在西班牙的那段日子，她說：「我這一生，只有在西班牙時真正受到人們的尊敬，那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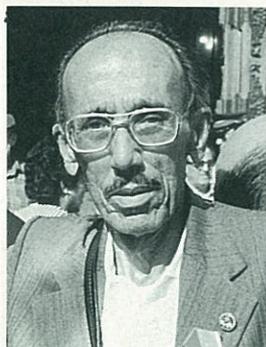
望斷鄉路的英雄

瑞安 (Frank Ryan)，愛爾蘭人。

新近解放的婦女在馬德里街頭做革命宣傳喊話。

杜魯地 (Durruti) 縱隊的手榴彈投擲隊是阿拉貢前線上人數最多也最具破壞力的作戰部隊。





古巴志願軍摩繞思近影。

十八歲就參加反英武裝革命的瑞安，在愛爾蘭是一位家喻戶曉的人物。他是愛爾蘭共和國國會 (Irish Republican Congress) 的創始人之一，並擔任秘書職務，長期致力提倡愛爾蘭文化，多次被英人逮捕下獄。

西班牙內戰爆發不到半年，瑞安率領第一團愛爾蘭志願軍前往西班牙。行前他向新聞界發表聲明：「革命的愛爾蘭與英勇的西班牙工農，團結一致，為反對法西斯、為爭自由而戰，洗刷本國法西斯援助法朗哥之恥，幫助愛爾蘭革命粉碎本國法西斯，建立愛爾蘭和西班牙民主共和國最親密的兄弟感情。」

在西班牙作戰十五個月之後，瑞安在 Aragon 之役被捕。敵人用槍尖抵著他，命令他敬法西斯禮，瑞安紋風不動，敵人

又招來一排執刑隊，子彈上膛瞄準，瑞安仍然面不改色，始終不屈，由於瑞安軍隊是愛爾蘭志願軍總指揮，敵人想用他做為高階層換俘之用，才免於一死。牢中敵人不斷用酷刑來摧毀他的身軀，却始終無法瓦解他的信念與意志。

瑞安在獄中廣受尊敬。有一次，難友中發生麵包失竊事件，大家決定召開法庭處理，一致公舉他當主席。他一席開場白，輕易地解決了問題。他說：「目前情況使我們必須對偷竊採取另一種態度，我們在法西斯手中，我們不知道法西斯要怎麼對待我們，但是我們知道大家必須緊密地團結，彼此信任、彼此照顧。現在一小塊麵包威脅到集體的團結，我們開會的目的不在處罰小偷，而是要保持、加強我們的團結。」從此麵包事件不再發生。

不久，瑞安被判死刑，由於他多年對愛爾蘭無私的奉獻及高貴的人格感

召，愛爾蘭十一個知名團體聯署向法朗哥要求釋放瑞安，才得減為 30 年徒刑。由於德國想利用瑞安當情報工具，將他引渡到德國，這時瑞安已體弱多病，耳朵幾乎全聾，才免於另一場拒當宣傳工具的抗爭。軟禁在德國的瑞安是一個望斷鄉路的陌生人。1944 年 6 月 10 日病逝德國。愛爾蘭人民一直沒有忘記他，35 年之後，瑞安遺體終於被他鍾愛的人民接回故鄉，數以千計的鄉親含淚觀禮向他致敬。

銅筋鐵骨的鬥士

阿瑪思 (Rodolfo de Armas)，古巴人。

參加西班牙內戰的古巴隊長阿瑪思，5 尺 8 寸高，寬肩，有一身鐵打的肌肉，緊繃的核桃棕色臉上，一對棕色的眼睛閃閃發亮，叫人生畏。他的嗓音響如宏鏡，發號司令簡潔有力，行動更是快捷。不了解他的人總以為他在生氣，其實他是一位心地溫和善良的人，也是古巴隊中思想最進步的一位。

在古巴拔提斯它 (Batista) 政權恐怖的獨裁統治下，阿瑪思被迫離開親友和自己的家鄉，和其他政治難民一起流亡到美國，等待未來勝利返鄉的日子到來。

阿瑪思和他的古巴朋友喜歡唱反拔提斯它及其他革命歌曲。他們在哈林區

酒吧和駛往西班牙的船上高唱。對於他們來說，歐洲法西斯一旦被擊敗，跟著美國法西斯和中南美的法西斯也會被摧毀。他們相信古巴政治流亡人的返鄉之途必須經過西班牙。

1937 年 2 月哈瑞瑪 (Jarama) 之役，年輕的阿瑪思因搶救一位受傷同志，中彈陣亡。次年 9 月，國際志願兵團撤離西班牙時，古巴志願軍召開會議，會中通過一封致西班牙人民的告別書：

西班牙兄弟們：
我們帶著最珍貴

的禮物離開西班牙，這三件難以忘懷的無價之寶——即團結、犧牲和勝利的決心，將使所有真正反法西斯的同志們引以為傲。今後它們將成為我們的座右銘。

離開西班牙後，古巴志願軍潛回古巴參加反拔提斯它的地下革命，摩繞思 (Mario Morals) 是其中的一位游擊隊員，在西班牙內戰中，他是機槍手，在後來古巴革命中，他是突擊總統府的砲手，連西班牙內戰中所用的標語如「不准他們通過」(No

Pasaran) 和「寧可站著死，也不跪著活」也成為古巴人民革命的口號。正如阿瑪思所期望的，他們終於戰勝了古巴獨裁者拔提斯它，建立了古巴人民的政權。

光明的水手

柯札爾 (John Kozar)，美國人。

礦工之子柯札爾是個海員。在西班牙內戰前，他就親身領教過德國法西斯的滋味。1935 年，22 歲的柯札爾行船至德國漢堡



馬德里保衛戰的口號「¡No Passran!」副標是「讓馬德里成為法西斯的墳場」。



英國志願軍第十五兵團的戰士將反戰車砲拖上前線。



美籍戰士柯札爾正修理野戰醫院的發電機。

(Hamburg)，被德國特務拖下船，指控他偷運軍火給德國反法西斯組織，在集中營關了五個月。

1937年的五一勞動節，柯札爾和一批美國志願軍在紐約熱鬧遊行完後，即登船繞道法國往西班牙。月底，船抵西班牙巴塞隆納城(Barcelona)外海，遭意大利潛水艇發射的魚雷擊沈。柯札爾和部份志願軍安全游上岸，數百名村民熱情擁上，遞上毛巾、毛毯，還有人捧來好酒為他們驅寒暖身。

在西班牙，柯札爾被分派當司機兼機械師的工

作。對這份較為安全的工作，柯札爾並不滿意。據說他多次離職赴前線作戰。布魯聶(Brunete)之役，柯札爾腳部掛彩，被調到醫院當機械師，專門負責發電機的操作及維修工作，為醫院提供電源。柯札爾很有人緣。在那間發電廠兼臥室的小屋，經常有人去串門子。因而認識了來自加拿大的愛文(Ewen)兩兄弟。他們的妹妹珍(Jean)是個護士。1932年至1937年間，她在中國服務。柯札爾對珍的不凡經歷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西班牙作戰17個多月後，1938年年底柯札爾返美，他希望認識的珍在年初已隨白求恩醫生往中國的陝北，當他的助手；經過一年多在戰火中緊張疲憊的醫護工作，1939年珍返回加拿大，柯札爾終於見到這位傳奇的女性，並與她結為夫妻。

1941年年底柯札爾再度出海。次年1月13日航行至紐芬蘭外海時，遭德國魚雷擊沈，所有船員分乘兩艘救生筏逃生，一艘獲救。但是柯札爾乘坐的那艘卻不見踪影，29歲的柯札爾就這麼離開了人

間。八天後，他們的兒子湯姆(Tom)誕生。從未見過父親的湯姆，從1978年開始寫信四處詢問有關他父親的資料。1987年10月底，他的母親珍病逝，湯姆遵行母親的遺囑，將她的骨灰移葬中國。現年46歲的湯姆還在繼續尋覓他父親29年的足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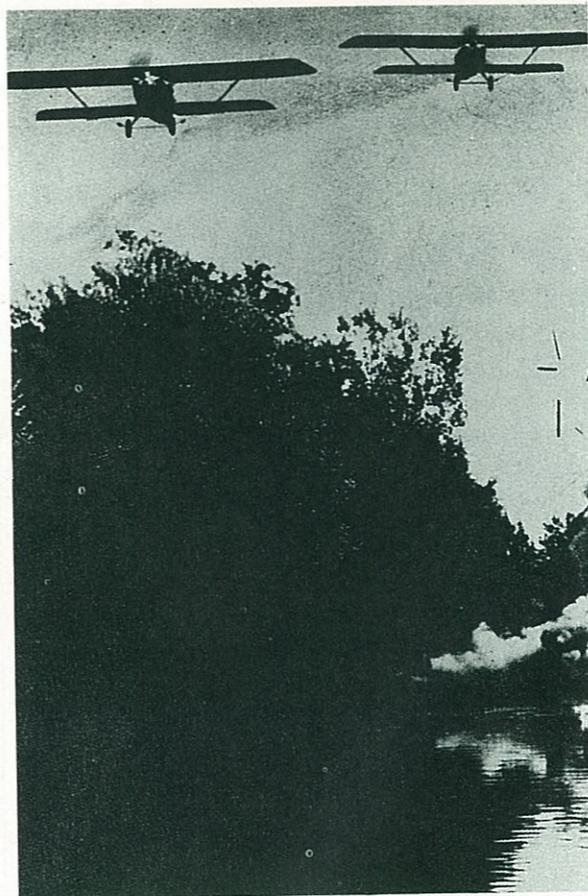
革命的文化人

馬羅(Andre Malraux)，法國人。

瀟灑的馬羅是一個傳奇性人物。他年輕時曾往緬甸探險，還在中國住過兩年，目睹過廣東的陳炯明事件。這些見聞充實了他小說創作的素材，使他在法國及世界小說界確立出類拔萃的地位。

1936年7月西班牙內戰開始，確信「人是他的行為的總和，不是他想像的總和」的馬羅，立刻飛到西班牙去。經過幾天的調查，馬羅認為西班牙共和國致命的弱點在於缺乏空軍力量。返法後，他透過各種管道，在短短兩週內不但取得了20架飛機，而且還將它們全部飛到馬德里。

在馬德里，馬羅成立了一個航空隊。雖然飛機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留下的古董，飛行時速不能超過每小時70哩，而且需開窗才能扔擲炸彈。但是在西班牙內戰初期，這是西班牙共和國唯一的航空隊。發揮了不可取代的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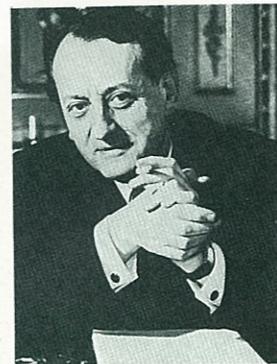


共和軍的飛機轟炸塞維爾附近的一座橋樑，這次牽制法西斯部隊的任務未能奏功。

能。

航空隊作戰的經驗，供給馬羅創作靈感。1937年，他完成小說「人類的希望」，是西班牙內戰小說化。次年7月，他率領一團攝影隊到西班牙拍片，在無數的空襲警報、停電和炮轟下，許多時候難以分辨是戲還是真實。也正因為在戰地拍，這部反映西班牙的故事片「Espoir」特別逼真，一年後在巴塞隆納淪陷前完成外景拍攝工作。

西班牙全面淪陷後，德國法西斯勢力向法國展開，馬羅潛入地下工作，



法籍文化人馬羅在戰後出任戴高樂政府的文化部長。



德國志願軍高爾斯坦。

曾經兩次被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馬羅致力於藝術史的研究工作；在戴高樂第五共和的十年中，馬羅出任文化部長，對法國文藝影響甚鉅。

鐵血英雄

高爾斯坦 (Julius Kurt Goldstein)，德國人。

高爾斯坦是德國猶太人。當法西斯侵犯西班牙的消息傳來時，他立刻決定動身去西班牙參戰。1936年11月7日黎明時，馬德里市民被節奏有力的操步聲驚醒。他們驚惶地衝到窗口觀望，以為法朗哥軍隊已佔領了馬德里。但是他們看到的是由德國志願軍組成的鐵血戰士隊 (Thaelmann Battalion)。他們及時趕到，成功地保衛了馬德里。

在1937年年底特魯耳 (Teruel) 之役中，高爾斯

坦受重傷，被遣送到醫院任職政戰官，在那裡他為西班牙難民小孩設立幼稚園和餐廳，直到1939年初他才離開西班牙。在法國，他因參加反法西斯地下組織被捕，在集中營關了三年之後，被移送到奧斯維茲 (Auschwitz)，再熬過三年，居然僥倖活著出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高爾斯坦在西德組織工會，不久他到東德，出任莫斯科電台主任。高爾斯坦精通英、法、德、西四國語言，是一流的演說家。1988年在西班牙為國際兵團紀念碑揭幕時，高爾斯坦精彩的演說是用四國語言交替使用，贏得滿場掌聲。

視死如歸的反殖民者

笛爾加多 (Carmelo Del-

gado)，波多里各

笛爾加多出生在波多里各一個貧窮家庭，兄弟姊妹九人。笛爾加多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得以完成高中學業，並進入波多里各大學就讀，熱衷波多里各獨立活動。在大學讀一陣後，即前往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學法律，和兩位西班牙學生共租一個小房間。根據西班牙法律，笛爾加多不能在西班牙打工，因此經濟十分拮据。他的兩位西班牙室友，受到他熾熱的反殖民求獨立的情操感動，主動拿出他們微薄的薪資，和笛爾加多一起分用。

1936年7月，西班牙內戰開始。11月，馬德里被圍。笛爾加多協助成立學生隊伍，抵抗法西斯包圍。12月，他在執行巡邏任務時被捕。法朗哥軍隊讓他在「槍決處死」



反抗中央政府的起義被快速鎮壓之後，加泰隆尼亞的總統 Luis Companys (圖正中) 和他的部長們被捕下獄。



馬德里大轟炸期間，婦女扛著他們最要緊的舖蓋奔向防空洞。



手中端槍的老百姓押解一群法朗哥叛軍的被俘軍官。



馬德里街頭的巨大彈坑。

和「遣返美國」之間做一選擇。年輕的笛爾加多說他寧死也不願被遣返美國——他的祖國波多黎各的霸佔者。1937年4月29日，24歲的笛爾加多在刑場上拒用遮眼布，執行軍官問他還有什麼話要說，笛爾加多嚴肅地說：「有！我要指揮執刑隊。」軍官大吃一驚，注視著一對無懼的眼睛，遲疑一陣才說：「先生，執刑隊由您指揮。」笛爾加多以堅定的口吻發號司令「預備！」「瞄準！」「開槍！」。

1964年笛爾加多的父母去西班牙尋找兒子的墳墓，才發現槍決犯是沒有墳墓的。後來找到曾經與笛爾加多同牢的西班牙同

志，才知道當年笛爾加多被捕不屈遇害的經過。

不斷追求進步的異議者

蓋攝(Carl Geiser)，美國人

在一個農場出生的蓋攝，大學時代就是一個風雲人物。他組織學生會，發動捐款，使學生代表能夠前往芝加哥去參加反戰反法西斯學生聯合大會。在芝加哥大會上，他被推舉為大會代表，參加拉丁美洲反戰反法西斯聯合會。墨西哥壁畫家瑞弗阿(Diego Rivera)還捐助過蓋攝的拉美之行的旅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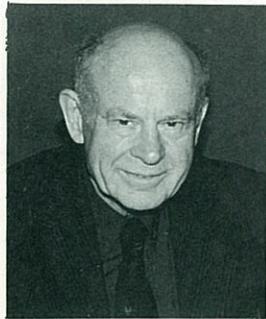
27歲的蓋攝在妻子首肯下，於1937年1月來到西班牙參加內戰。在那



馬德里淪陷前夕蟬集在馬德里布政廳的摩洛哥部隊。



布倫內特戰場上受傷的戰士被抬離前線。



蓋攝近影。

年秋天忽文特斯 (Fuentes) 之役中，蓋攝受傷。復原後，他擔任加拿大志願兵團的政戰官。次年4月1日被俘，正在他被執行鎗決的瞬間前，換俘消息傳到，蓋攝才免於一死。原來從4月1日到9日被俘的國際志願軍將與德意戰俘交換。

但是換俘並沒有馬上實現。在牢室中，蓋攝組織了學習會，舉凡文理法商，只要有講員、有學員就開班，除了能夠增加知識外，更重要的是要對抗牢獄非人的對待，以維護「人」最起碼的尊嚴。

一年後，蓋攝獲釋，帶著胃潰瘍及營養不良症回到美國。休養一個月後，他立刻開始在紐約長島籌組工會，同時也在一家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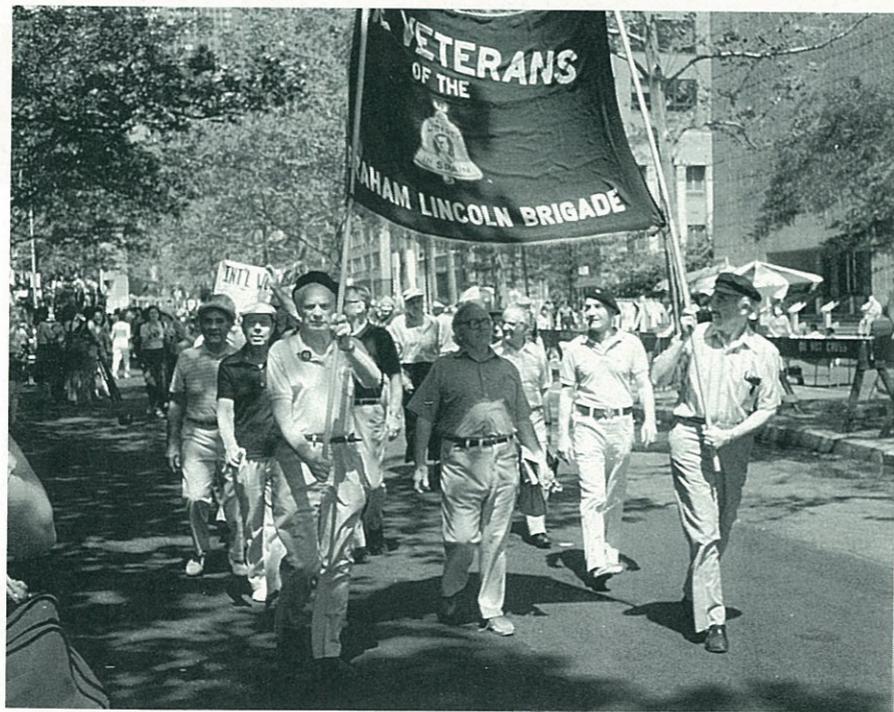
機儀器工廠找到工作。由於他在牢裡認識許多戰俘，多年來蓋攝繼續追蹤戰俘下落，搜集了許多珍貴的資料，1986年集成一書「正義之戰的戰俘」(Prisoners of the Good Fight)。

對於雷根政府的政策，特別是有關拉丁美洲的政策，蓋攝認為與50年前美國對西班牙內戰的處理方式，有許多相似之處。50年前美國政府雖然表面上採取「中立」，可是實際上却放任國內財團出售石油、卡車和炸彈給法朗哥去消滅一個民選的西班牙共和國。今天美國政府也用人民納稅的錢去買大批軍火、送錢、送軍事參謀給尼加拉瓜叛軍，企圖推翻一個人民建立的尼

加拉瓜國家，骨子裡真正的理由完全一樣：為了消滅共產主義，寧可支持獨裁政權。「唯一不同的是，在西班牙內戰時，天主教會是站在法朗哥那邊。而現在拉丁美洲的天主教領袖，絕大部份同情甚至參與反獨裁、爭民主抗爭。」他說。

蓋攝說五十年前因為不能在西班牙及時阻止法西斯，以致付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痛代價。「今天我們面臨更加嚴重的危機。在核武競賽下，極有可能發生核子冬天，地球上一切生物將面臨消跡滅種的危機，」蓋攝說，「因此，促成全面廢除核武，乃是當前世界和平勢力的人民最迫切的任務。」

林肯兵團的老戰士參加1984年「支援中南美洲民族獨立」的遊行。



共和軍的宣傳海報諷刺法朗哥的法西斯共謀份子：主教、將軍、納粹資本家、和摩耳人。



「西班牙戰士——紀念陣亡於馬德里的我的朋友 Nazario Cuartero。」
——Xarier Bueno 畫1938年作品。

希望·幻滅 與悲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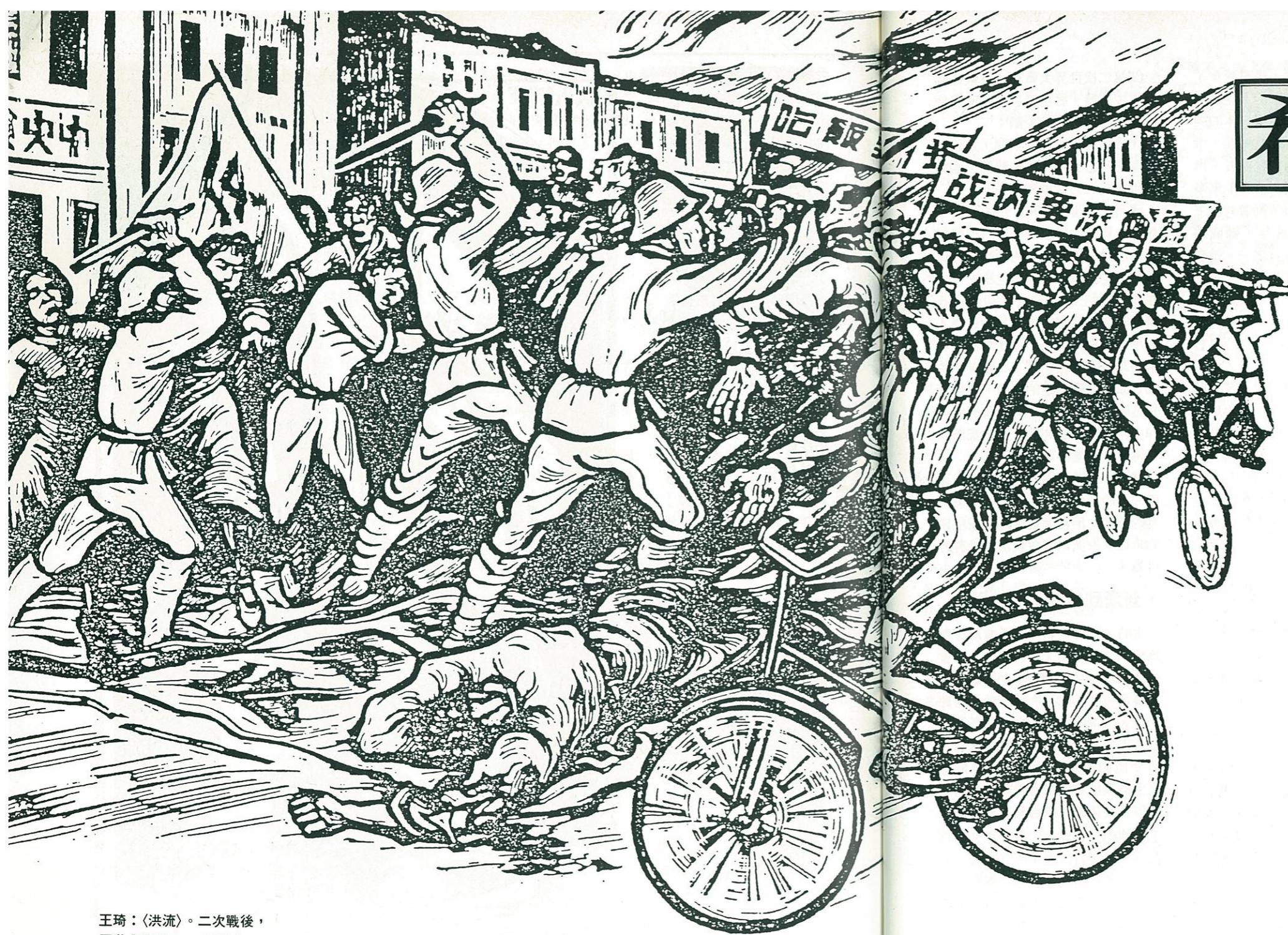
從光復到二·二八事變

一、台灣光復時之社會 ·光復的喜悅與不安

1945年八月十五日，暑熱蒸人。先一日預知天皇將在正午做重大廣播的人們，都聚集在收音機旁。由於雜音很多，聲音音量又小，很難聽清楚天皇「玉音」的內容。但只有戰爭已經結束這件事，却十分明白。日本人開始過惶惶不安的日子。

在任何社會、任何時代裏，都會有血氣剛盛的鋒頭青年。他們興沖沖地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找來了中國國民黨的黨旗，孫中山的遺像和三民主義讀本。會看五線譜的人，開始不但自己唱、也教別人唱些「義勇軍進行曲」之類的抗日歌曲。尤其是曲調勇壯的「義勇軍進行曲」，格外能激發一批為光復而歡欣的青年們的熱血。他們高談「我們自由的時代已真的來到」，並昂首闊步。

一般的老百姓，即使全知道局勢已經改變了，却一般地保持旁觀者的態度。因為他們一貫尊奉不談政治，較能保身的生活哲學。日本治台初期血淋淋的鎮壓，以及嗣後日本官憲連續不斷的暴虐的行徑，是哀哀無告之民所不能輕易忘懷



王琦：〈洪流〉。二次戰後，
國共內戰激化，反飢餓、
戰反內的示威使國府疲於奔命。

原著■戴國輝 中譯■劉啓明

台灣地主階級之自囚於日本殖民體制這個嚴然的史實，却無法改變。因為台灣抵抗的主體性或民族的主體性受到顯著的損害，馴至台灣光復後，沒有足堪擔當形成歷史的新的社會力的主體的情況。當時的台灣地主階級，是連以真正的主體自命的意識和意欲都沒有的。

因此，台灣地主階級把戰爭的結束和「光復」直截地加以接受，並且只一味地等候來自祖國的接收人員的到來。他們憚精竭慮所能想到的是：一、和日本軍警殘餘勢力協調來維持當前的社會治安；二、準備歡迎國民政府派來台灣接收的人員；三、和國民政府相關當局合作，促進接受台灣的工作得以順利地完成。

當時台灣的農民和工人，雖然都以社會階級而存在著，但革命的一派，却尚無足以把台灣農階級作為基礎，在短期內組織革命力量，發揮政治勢力的機能的這麼一個領導力量。

• 純樸的愛國主義

社會上一般的風潮，是某種基於民族主義的純樸的愛國主義的發露，以及單純而感人的復歸於祖國的願望。地方資產階級的代表們，只管一心一意期待歡迎祖國來的接收大員和「國軍」的進駐台灣。這一氣氛，在當時瀰漫在全台灣的每一個角落。承繼了乃兄即孫文主義者蔣渭水的聲望的蔣渭川組織了「台灣政治建設協會」。原台共著名領導人謝雪紅，在她的本居地台中組織了「人民協會」，並且與楊遠、葉陶夫妻與戰前「台灣農民組合」系人馬，組織了「台灣農民協會」。而在台共內部鬥爭中與謝雪紅對立過的蘇新，也組成了「台灣文化協進會」，各自建立了據點。

謝雪紅，是1900年生於彰化的女鬥士。他不只是生在貧困的家

庭，在她的少女時代，備嘗養女、女工的苦辛命運，在政治上覺醒過來。後來，她遊學上海與日本的神戶，並且在1920年的上海五卅運動中活躍一時。由於她在五卅事變中的表現，她在1925年末奉派前往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8年，她成為台共成立時的主要成員之一。她在二·二八事變中受挫失敗後，逃亡香港，組織了「台灣民主同盟」（1947年十一月）和「台灣再解放同盟」（1948年八月）。謝雪紅在中共政權成立的前夕進入中國大陸，歷任要職。她在中共反右鬥爭中失勢，在文革期間，她再度遭到批判，1970年在失意中病死。1980年，中共恢復了她的名譽。

日據時代幹過記者的人們和文化界人士，開始計劃搞新的啟蒙運動，而滲進了當時的大眾媒體界。他們紛紛到幾家從日本接收過來的報社、「新生報」（其前身為「台灣日日新報」）、「中華日報」（前身為「台南新聞」）、復刊後的「台灣民報」以及光復後新刊的「人民導報」、「內外新聞」、「自由報」等報紙和「政經報」和「台灣評論」等雜誌去工作。

• 陳儀來台

1947年十月，「祖國」的模樣開始在台灣出現。五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和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的前進指揮所（先遣隊）到台北成立。十七日，國軍七十師分乘幾艘美國軍艦，在雷動的歡呼聲中，從基隆港登陸。二十四日，兩次變更抵達時間而使歡迎羣眾感到不快的陳儀長官，終於在台北松山機場降落。

之所以任命陳儀出任台灣省長官公署第一任長官之主要理由有三：

(1)陳儀原任佔漢族系本省人太半之閩南人故鄉福建省省主席；

(2)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陳儀任福建省主席時，曾主持過視察殖民地台灣和台灣研究的企劃；

(3)陳儀在福建任職期間，造就一羣懂得日語和閩南語的幹部，能夠活用這些人力資源和關係。

此外，陳儀與魯迅、許壽裳交親，也對他的形象有利，所以他被視為屬於以國民政府內部開明官僚為核心的政學系中清廉之士。當他在重慶被任命為接收台灣的長官時，一般的反應，大多為深慶得人而不是反對。因為，他是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娶了日本妻子的知日派。任職福建的經驗，使他能夠知道閩南人的氣質。他的曾經訪台和主持過台灣研究的計劃，都讓人覺得是最恰當的人選。

然而，南洋華僑的重要領袖陳嘉庚一派的閩南人，對於陳儀恣恣而為的政治，早在陳儀當福建省主席的時代，一抓到機會就加以批評和糾彈。

• 新湧到台灣來的人們

這時，從海峽對岸開始有形形色色的人來到台灣。他們之中，有曾經與日本當局合作過，而有被以「漢奸」罪起訴的、與偽「滿洲國」、汪精衛的「南京政府」和「冀東自治政府」等有關的人物。由於他們通日語，在台灣全無熟人，有利於他們在台灣隱藏自己，所以光復後潛行到台灣來。但事實上，他們來台以後，以北京官話為武器，利用台民之不明其身份，表面上帶著從祖國來到的「勝利者」的假招牌，到處向台灣老百姓幹招搖撞騙的勾當。

過去逃亡離台的台灣抗日份子、曾經在大陸和南洋的日本機關裡找官做的「二等日本國民」們、被日本強制徵用的文員和兵員之復員返鄉者、以及其他帶著十分複雜的背景的人，這時全從四面八方回到台

灣來。

從日本回到台灣的新的和老的留學生，因為獨具強烈的自信自負，在當時返台人士中成為精英羣而顯得比較特殊。二次大戰前，台灣青年的留學國以日本為多。這些留日的學生中，有一位東京帝大法學院的老前輩有這一段證言。

前輩：當時聽說日本戰敗，台灣重歸中國，我們都高興得跳起來。我們再不准日本人叫我們「清國奴」了。當時大家都興奮地想快些回台灣。能接收台灣總督府的人，非我輩莫屬。接收了總督府，為的是要建設台灣……

戴：可是，您當時怎麼看中國呢？對中國有沒有一個清晰的印象？

前輩：現在回想，當時我們對中國是完全無知的。我們雖然知道一點蔣介石和國民黨，對中共只知皮毛。戰爭結束時，中國除了重慶的國民政府和延安的中共，還有注定要消失的日帝傀儡汪精衛的「南京政府」、偽「滿洲國」等四個「中國」即使對這樣一個客觀的事實，我們也沒全弄懂。

當時我們想的全是像是只望早日回到慈母的懷抱的那種心情。除此之外，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引起我們的注意。我們一直把國民政府當做我們久久思慕的慈母。我們忘了我們不會說、不會讀也不會寫中國的標準語。充其量，我們是說閩南或客家母語的台灣人，而且在語言和意識層面上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歪扭。我們也沒想到因為日本帝國主義使中國大陸與台灣隔斷的結果，是好是壞，中國大陸人在意識上、生活方式上，與台灣已有溝隔的事實。我們完全沒有意識到，我們這種人當中，大多數的人只不過是不完全的中國人。趾高氣昂地嚷著只要把總督府接收過來就行，只是腦袋裡想得美夢了。

戴：由於（太平洋戰爭末期）美國

準備不足加上臨時變更了計劃，取消了登陸和佔領台灣的作戰計劃，代之以麥克阿瑟的佔領呂宋島作戰計劃。後來，由於戰情的急劇發展，美軍越過了台灣，在琉球激戰。這一切經過，您們是不是知道呢？

前輩：完全不知道有那麼回事。不，連想要知道的問題意識也沒有。我又怎麼可能知道。到了今天，能看出在世界戰略構造中的台灣地位的台灣人並不多。對自己能做清楚的定位，且有自立的、創造性思考的台灣人是很少的。格局不大、視野狹小，是我們台灣人的缺點。我們遲遲不肯進步，叫人傷腦筋哩。

像這樣以為毫無準備就要回歸為中國人，要意氣昂揚地佔領日本人留下的空位，就能建設台灣的人，絕不只是這位前輩而已。因為法律形式的光復，和每個個人在回歸中國以後，以主體性介入台灣的建設，擔負各自應有的角色，是完全不同層次的問題。台灣的精英份子的幻想於是完全粉碎了。

二、國民政府軍抵台

• 第七十軍

在外表上，到處一片為光復騰歡，歡迎國軍抵台的氣氛。混合解放感和戰勝了日本的滿足感的整個風潮，把蔣介石的形象放大了不少，除了中共治區以外，人民把蔣介石當做抗日勝利的象徵人物，台灣自不例外。

冷靜的內外分析家，都認為蔣介石是中國在軍閥割據時代以來機伶地倖存下來的最大、最後一個軍閥。他之所以異於其他軍閥，是他擁有現代軍事知識，能藉著其夫人宋美齡和美國有深刻聯繫，並透過外戚宋子文和孔祥熙在某種程度上控制中國的財政。

然而，國軍對日戰勝，實際上只

是一場慘勝。七十軍是為了接收台灣而臨時整編起來的「雜牌軍」罷了。做為戰爭結束當時的國民黨軍，七十軍並不具備國家軍隊和國民黨軍隊的內容。在國民黨軍中，一般誇稱以蔣介石直系的黃埔官校系統為最優秀。但是李宗仁、白崇禧之流的桂系軍却有和黃埔系拮抗的力量。此外尚有孫立人將軍所率美軍裝備的「新一軍」，以其在緬甸會重創日軍聞名於世。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為契機而瓦解的張學良東北軍則為另一系統。

戰後，為爭取中國革命霸權的國共抗爭明顯地趨於表面化和激烈化，在東北和華北地區展開爭奪戰。在政治、財政和經濟層面的接收重點，是擁有京滬的長江三角洲、武漢三鎮重工業區、紡織業中心的天津、青島、以及首都北京以及與香港毗鄰的廣州。相形之下，台灣只在國共對抗的圈外，似乎還算不上是接收的重點地區。事實上，國民政府的諸主流派，都不重視台灣。國府派遣雜牌部隊七十軍去台灣接收，正好如實反映了這個事實。如果換個方向來想，國府派任陳儀主台，也能說是蔣介石近身的人把非主流系的陳儀趕到台灣去。

• 受降前後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的受降儀式在台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由陳儀長官與安藤利吉分別代表中日雙方政府在投降文件上簽了名。嗣後，這一天便被台灣稱為光復節，制定為台灣的國定節日。

在受降式當日下午，由大地主階級、文化協會右翼民族主義系的盟主林獻堂主持下，召開了「台灣光復慶祝大會」。次日林獻堂糾合中間到右翼的台灣士紳，成立「台灣建設協會」，目的似在協贊陳儀長

二·二八事件的悲劇與傷痕

事件的發端與發展

事件肇因於一個極小的事端。1947年2月27日夜，在台北北郊大稻埕（今延平北路一帶），熱鬧的夜市圓環附近著名的「天馬茶坊」，取締公賣局私烟的警察，正要沒收一個沒來得及逃開現場的老婦所賣的私烟，引起了爭論。

老太太因為迫於生活，拚命要求警察歸還被沒入的私烟和賣得的現款。年輕的外省警官用手槍槍托毆打了老太太。圍觀著這一場爭執的民眾越來越多，民憤不斷高漲。警察見事態嚴重，為了解圍而出，鳴槍威嚇，却一槍打死了一個市民。憤激的市民蜂湧到警察逃去躲藏的警察局，要求立刻逮捕肇事警察並就地槍決。

次日的2月28日，由於沒有從警察當局獲至滿意的答覆，示威民眾的隊伍湧向公賣局台北分局。但是由於也不能獲至滿意的答覆，民眾把公賣物資取出，翻倒分局前的公事車，連同公賣商品一起焚毀。

民眾的示威隊伍越聚越多，開始以行政長官公署為目標整隊出發。出於對抗與恐懼，公署的衛兵從樓上向示威民眾開機關槍掃射，造成示威民眾的死傷。民眾雖聞槍四散，但憤慨的情緒卻達到了頂點，

勢成火油。民眾開始在街上向外省人施暴力，攻擊外省人開設的商店，混亂不斷擴大。

另一方面，佔領了台北廣播電台的民眾，除了向市民報告事件的經緯，同時呼籲市民參與抗議運動的「總決起」。火種既已散播，米價又在猛烈上漲，又臨新米上市的三、四月生活最不安定的時期，台灣城市居民終於蜂湧而起了。

蜂起的波動迅速向全省擴散。只要見到外省人，不分男女老少，加以毆辱。民眾攻擊官方機關，氣焰逾熾。

我個人曾經有好幾次到動亂中的現場，碰到許多荒誕的狀況而為之愕然。有一些本省人，把日本人過去用來辱罵台灣人在內的中國人的「清國奴」，現在拿來怒罵外省人。有些人穿上日本軍裝，揮動日本刀，在街上高唱日本軍歌，我看見當時這人心之荒廢的景象而不禁啞然。為了識別本省人和外省人，叫人唱「君之代」日本國歌；對稚小的外省孩子用日本話罵「清國奴王八蛋」，固然可以說是社會動亂之所致，但是總也是說不過去的。我雖然不是那些受凌遲的外省人，但却感到強烈的心痛。希望幻滅、純粹的愛國情感受到踐踏的這「美

麗之島」，終於成了血淋淋的悲劇的島嶼。

駐台國民黨軍的虛實

就在同時，在中國大陸上的國共內戰，已經變成激烈的熱戰。國府軍當局，似乎只想依賴美國的援助，希望以虛偽的「強大」，取得民眾的支持。國府當局，應該說當時已經沒有了爭取民心，刷新政治的意識。在台灣，國民黨的態度當然不會例外。

入台的國民黨軍，難道是真的受到台民熱情歡迎的旗海所惑嗎？他們當中絕大多數認為，只有台灣一地，沒有中共強大的地下組織和遊擊武裝的「淨土」。當然，國府當局的這種怠慢，也不完全是沒有道理的。

1946年秋天，蔣介石給陳儀發了一封祕電，詢問把進駐台灣的軍隊調到大陸去補充軍力的可能性。陳儀抓住機會，答應把駐台「雜牌軍」調移大陸。有一位老記者，對這一段經緯，做了這樣的證言：

「1945年末，來台接收的第七十軍調到大陸。代之而駐留台灣的六十二軍，也是一支烏合的隊伍。它在大陸沒有經過任何軍事訓練，就被派到台灣來，因此紀律廢弛，

• 陳儀和沈仲九的實驗

陳儀自其留學日本之時，即交魯迅與許壽裳。魯迅之名，不必在此細表。許壽裳，字季弗，浙江紹興人。他在赴日留學期間（一九〇五—一九〇九）入同盟會，編革命雜誌「浙江潮」，而此時陳儀與魯迅、許壽裳交情益密。陳儀畢業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歸國後，並魯迅受到蔡元培招聘到教育部就職，並在北京大學中兼課。

戰後，許壽裳被陳儀內定為台灣大學校長。但國府教育部以許壽裳為魯迅密友，是魯迅思想的宣傳者，而否決任用許壽裳。當時教育部長為C.C.派（中統）大頭頭陳立夫，許的任命，當然不行了。許壽裳遂出任由陳儀創設的省立編譯館館長，並兼任台大中文系主任。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裡，在台大教員宿舍中遭人暗殺。一時內外大譁，認為這是國民黨白色恐怖的行徑而大加抨擊。

提起「浙江潮」的同人，人們就會想到沈仲九（銘釧）。沈為陳儀親戚，在日本完成學業後，又赴德國留學，據說是上海馬克斯研究會的領導成員，和陳儀在福建的政治有普通自然的關聯。同時，沈並主持行政幹部訓練班，並傳說覓人組織了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團體。在陳儀庇護之下，沈仲九表現出在戰術上與國民黨、中共不同的「第三條道路」明顯跡象。沈仲九把台灣當做實現其政治理想的地方，並在重慶草擬了三項「基本施政方針」：

- (1)樹立與台灣具體相適應的行政制度；
- (2)實施統一的接收工作；
- (3)維持幣制之安定。

為了實踐(1)的政綱，樹立了沿襲日本的總督府體制的形式，和總督府一樣掌握了行政與軍事權力，而由陳儀兼台灣行政長官和省警備總

部司令。第(2)條政綱則完全掌握日產，意欲阻止大陸來台其他勢力介入接收權利於未然。(3)則為阻斷大陸凶猛的通貨膨脹，禁止大陸浙江財閥系的銀行和C.C.系的農民銀行侵入台灣。

沈仲九在表面上揭示「實踐三民主義」、「建設台灣模範省」的口號，實際上則圖大量留用日人，一步步建立他自己的體制。接收日據專賣局、繼續推行專賣制度，並且新成立之壟斷輸出輸入的貿易商，以整備計劃經濟所必要之統計

• 對政治體制之反抗

光復的興奮，對新時代的期望和歡迎的熱情日漸冷卻。通貨膨脹的猛進，不斷的復員之使失業問題嚴重化、雜牌軍的亂紀，接收官憲的橫暴與腐敗，使陳儀和沈仲九體制所自負的高邁的理想與戰略構想違地使大陸政治的陋習侵入了台灣。這時台灣人領袖在大眾傳播上開始了批評，當然接收官僚的劣跡，成為糾彈的目標。而這些批判和忿怒更大地集中到陳儀、沈仲九體制。

陳儀和沈仲九的各種政策，被認為是對台灣人的侮辱和榨取而受到廣泛的非難與彈劾。以博識著名的沈仲九，似乎沒有注意到，在五十年日政下，台灣知識份子最敏感地反抗的是對台人的歧視。浙江財閥與C.C.系所掌握的大陸系大眾傳播和報刊，則批評陳儀一派正在台灣搞一個「獨立王國」。因為他們被排除在台灣各種利益之外，憤恨難平。

雖然在法制上，陳儀手中握到相當於往時日專總督的權力，但權力的基礎則遠為脆弱，而且權力內容，也與往者不相侔。不論在軍在黨，陳儀皆未握住實權。國民政府內部的「政學系」，原就是企圖想把軍、黨、「軍統」情治機關和

C.C.派現代政治家和行政官僚連成一線的組織。加之，陳儀的幹部，因沈仲九的影響和沈的派系關係，有不少非國民黨系的青年黨、民社黨、左傾份子或過去的中共份子。則其與台灣國民黨部及行政部門間之不睦與矛盾，實為歷然的事實。

只要面對戰後中國形勢的混亂，儘管制定利用台灣海峽以遮斷和管理台灣與大陸間的經濟關係的政策，便不易奏效。即使要把日產做為計劃經濟的基礎、藉經營公賣局、貿易局以確保財政收入，把台灣建設成一個模範省……這些計劃，用心容許不惡，可惜能以高度認識去從事推量民心的接收工作、重建社會秩序的人才，十分欠缺。

事態一直在惡化。點燃民怨的「火種」，又確實被到處散播著。（戴國輝：「台灣——人·歷史·心性」日本岩波新書，1988年10月，第四章一～二節）

趙延年：〈憤怒的人們〉。

40年代，大陸經濟和

社會崩潰，飢民搶米。
大陸政治上的混亂，
間接影響台灣社會的不安。



引起台灣民衆的嗟怨。陳儀雖在形式上身兼台灣警備總司令之職，但是並沒有掌握實質軍權。又因為陳儀阻止了大陸法幣來台流通（以遏止通貨膨脹），駐台軍隊的一切開支，歸長官公署負擔，陳儀當然急於想擺脫六十二軍的負擔。

不論如何，台灣民衆對光復的熱情歡迎和他們服從法律的精神，加強了陳儀對於他在台灣的施政的自信，因此，他覺得不必要有過多的駐台軍隊。

二·二八事變時，駐留台灣的軍隊中，只有直屬二十一師的「台灣獨立團」是正規部隊，駐紮在鳳山、嘉義和台中。形式上雖然是「憲兵第四團」駐留台灣，實際上却是分駐在台灣和福建兩個地方。此外，尚有負責管理與輸送從日軍接收的武器之「聯總總部台灣供應局」和「輜重第二十一團」兩個大隊。另外還有接收高雄和基隆兩個要塞的留守連和直屬警備總部的小衛戍部隊。把這些全算上去，能夠實戰的兵力，大約在 3500 名左右。由於這些駐在軍的任務主要是管理彈藥庫和從日本接收的各項軍事設施，自然無法對台灣的民衆蜂起做臨機應變的對應行動。

雖然不是以此對國民黨的鎮壓予以辯護，充份瞭解守備單薄的力量的警備總司令部將兵，因為駭怕狂怒的民衆，而不能對民衆開槍制止，是可以想像的。然而，一件極小的事故，終於導致星火燎原的結果，演變成無法收拾的事態。」

在當時，多少具有一點政治經驗，有一點組織能力的反體制羣，只有與中共有關的一些人。中共當局對於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黨的具體方針和付諸實施的政治行動，一直到今天皆未見發表。但是把片斷的報導和回憶錄加以連貫整理，可有這樣的了解：

中共地下黨重要人物當時已進入台灣。在一年不到的時間中，要搞組織重建和舊台共關係人物的組織歸建，當然不會很順利。實際上，

二·二八事變，是在他們組織整建過程中突然爆發出來的。當然，黨的地下組織負責人是完全沒有預期到事件的爆發，也沒有為事件的發生做好組織的準備。正確地說，也許應該看出當時中共地下組織，也沒有那個條件。

在台中地區，原台共創始人謝雪紅組織了「二七部隊」展開活動。在嘉義地區，有中共直接派遣來台灣，負責中共省工作委員會軍事工作的張志忠（張梗）所領導的襲擊嘉義機場的軍事行動。這武裝行動的主體，不是勞農階級出身的人，而是原日本軍復員的失業中、血氣剛強的學生，以及熱中於反政府浪潮，臨時集結起來的青年。

在台北地區，則沒有軍事武裝組織。至多也只是若干共產黨員和原台共關係人，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幕後，向「進步人士」獻策參謀，協助搞宣傳活動。

「處理委員會」

「處理委員會」原先是政府當局提議成立的。想來大約是當局要藉此儘早完滿消弭事端。等到事態惡化，當局改以處理委員會為和民衆拖延時間的工具。最早開始的，是台北市的二二八事變處理委員會。它的成員包括：政府代表、和省籍台灣省參議員、參政員、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等民意代表。

處理委員會中的台灣人的思想與政治立場，從左到右，十分繁雜。然而，所謂左派，却也不是中共黨員。

冷靜地想起來，台北市處理委員會中政府方面和反對派方面的攻防情況，大致如此：

處委會內部勢力分為三派。一是政府當局、和政府派靠近的所謂「半山」一派。這「半山」派是抗日期間從台灣到大陸去從事抗日工作，台灣光復之後，跟隨長官公署，以接收要員的身份返台的台灣人，他們之中，有不少人以「凱旋將軍」的身份，濫使特權，把接收

的「日產」化為私有，受到社會的惡評。第二是熱心政治改革的中間偏左派。第三是由中間派到右翼的保守派大地主名士和仕紳一派。

處委會中第一派真正的意圖，已如前述。第二派的背後，有中共地下組織提供參謀獻策。他們想把談判帶向有利的方面，一方面控制和掌握民衆蜂起的動力，並加以組織化。他們也要透過談判過程，進行自己計劃中的政治性的社會教育。處委會「宣傳組」組長，即處委會的發言人，是當時茶葉公會理事長兼省參議員的進步民主人士王添燈（三月十二日夜被暗殺身故）第二派的人士，一方面支持王添燈，另一方面活用王氏做開明資本家的資質，進行合法鬥爭。而他們協力工作的果實，就是所謂三十二條「處理大綱」。

根據許多非正式的證言和狀況證據看來，當時中共在台灣的負責人蔡孝乾（在 E·史諾的「中共雜誌」中，以「蔡前」之名登場），計劃要把台中和嘉義的武裝組織一體化，把鬥爭帶到有利的方向。嘉義的張志忠是黨員。但台中的謝雪紅，把光復前的個人對立的尾巴牽扯在一起，台中和嘉義雙方的統合沒有成功，只能保持當時的事態以觀變。

總之，以共黨為首的左派，志氣雖高，但因意氣而使組織基礎脆弱。三月八日，國民黨支援部隊到台灣後，這一派有些人逃往大陸，其他的人有的被槍斃、有的入獄、有的再度潛行地下，終歸四散。

第三派則一直觀察著整個事態的發展，一方面盡量出來調停，防止事態的惡化。他們很希望台灣的民主化和台灣的地方自治化，但對於左派的領導權心存戒懼。在日帝時代抗日運動的辛辣經驗中，他們對左派的目標，知之甚詳。

增援軍和鎮壓行動

從三月八日到九日，國民政府增援軍兩個師團陸續在基隆登陸。事



件中，少數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毆辱、辱罵、以日本話橫加日本式的侮辱，使外省人的感情深受傷害，挑起對本省人的憎惡。這些憎惡，如何挑起增援師團官兵的反彈，不難想像。因抗日戰爭而殘留濃厚反日情感的時代，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造成的鴻溝之深，超過我們今日的想像。

鎮壓軍的鎮壓行動不斷地擴大開來。達到頂點的「近親憎惡」，以槍械展開了淒慘的屠殺。

共產黨系的人們，早就把自己的行動定位在明確的政治改革、以及大陸內戰鬥爭的一環，充分地明瞭自己所處的危險。他們或立刻潛入地下，或向島外脫逃。而從中間到左派的血氣名士或知識份子，由於時代狀況的制約，一直都在中國（大陸）革命的蚊帳之外。他們當中有絕大多數人，只基於一種素樸

的愛國主義，託寄一縷希望於政治上的民主改革，而對於自己所做的一切如何被他人做政治的利用，則可能始終一無所知。

台北處委會委託宣傳組長王添燈的起草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理大綱」原先只有 32 條。它的基本主張，是穩健的事態收拾政策與台灣政治改革方案。他們所舉出的最高目標，是實現大量晉用本省人士的台灣高度地方自治。

但是，討論處理大綱的第二天，即三月七日下午，國軍支援部隊抵台的流言四起，使人心浮動。這時當局讓特務潛入會場，在荒亂中，強行追加十個條款。這十條中有：甲、「軍事方面」之「第五條：撤廢警備司令部，以防止濫用軍權」和乙、「政治方面」之「第二十九條：本省人之戰犯及漢奸嫌疑被拘者，要求無條件即時釋放。」成爲

後來國民黨鎮壓的法的理由，而爲明顯的陷阱。

雖然有人說在國民黨武裝鎮壓中死傷人數高達一萬人，但迄今沒有任何準確的數字。日帝時代以來活躍的台灣人精英份子和名流有不少人失蹤、被暗殺的事實，至今在中上階層本省人士的心中烙下深深的傷痕。

由於長年來，談論和研究「二·二八」事變是一種禁忌，事件的真相至今無法判明。儘管鎮壓的程序錯綜而複雜，目前本省人只把自己扮成受害者，而把事變的加害者判定爲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外省人，從而在將事實單純化之後加以咒詛，也有不少對國府、國民黨和外省人顯露憎嫌之情。

李權：〈午夜的恐怖〉。
在二·二八的年代，政治肅清和恐怖逮捕是全中國生活的實情。

讀完這一期人間，如果您有一份激動和
感銘，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實
踐您的理想·愛和希望。

- 訂閱全年 12 期 1480 元，半年 6 期 750 元，二年訂閱特價：2800 元
- 台灣地區學生優待：全年 1380 元 / 半年 700 元 請附學生證影本直接寄本社
- 二年學生訂閱特價：2600 元 ● 永久訂戶：16,000 元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蓄金存款通知單		帳號末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 0
收 款 人	帳 號	10087910
戶 名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 款 人	姓 名	住 址
	郵 遞 區 號	電 話
	郵局郵號	

主管： 經辦員：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登帳

手續費	元
次	元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蓄金存款單		帳號末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 0
收 款 人	帳 號	10087910
戶 名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 款 人	姓 名	住 址
	郵 遞 區 號	電 話
	郵局郵號	

主管： 經辦員：

經辦局號 帳 號 日 期 存 款 金 額

登帳編號 工作站號

手續費	元
次	元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因存款向先以電話通知存款人，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如
電話故障等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虛線內備機器印
證用請勿填寫

FUJICOLOR

1989 第一屆



CLEAN
TAIWAN
PHOTO
CONTEST

珍惜您所看到的！

美化環境

將愛心與關懷，透過鏡頭，呈現出

活動宗旨：

- 倡導全民關懷自然生態保育，強化國人對環保之重視。
- 藉由鏡頭，呈現台灣自然環境與良鄰之對比，激發國人環保意識的警覺。
- 重視環境污染的嚴重性與後遺症，創造明日更美好的生活環境。

題材：

- 舉凡各種美好的、極得珍惜的名勝、山川、海洋、動植物等自然資源與人文景觀。
- 與美好環境對比，足以發人深省，對環保的各種現象、景觀。
- 大自然中的人為破壞、過度開發的公害、污染，在美麗與廢亂兩相對比下，所產生具有震撼力及能引起環保意識共鳴之景象。

收件日期：

即日起至78年2月28日止(以郵戳為憑)。

參加辦法：

參賽作品，一律以富士135軟片拍攝，並以背面印有FUJICOLOR PAPER 浮水印之富士相紙沖洗，放大至3×5吋(含)以上之彩色照片為主，不得裝裱、格致或加色，張數不限，不退件，底片事後寄回。

參賽作品須填妥報名表，另附加註拍攝地點、時間黏貼於作品背面，以信封裝妥，郵寄台北市吉林路20號恒毅公司收，並註明參加「美化環境攝影比賽」。

評審：

由主辦單位邀請攝影單位之攝影名家，於3月10日假台北市襄陽路1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開評審。

得獎名單：

得獎名單除具備通知函外，並擇日公布得獎名單。

獎品與獎額：

金牌獎	2名/各得獎金四萬元/國際牌電冰箱之台/硬殼乙座
銀牌獎	3名/各得獎金二萬元/國際牌電冰箱之台/硬殼乙座
優選	20名/各得獎金一千元/國際牌電冰箱之台/硬殼乙座
佳作	100名/各得獎金二百元/硬殼乙座

主辦單位：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美化環境基金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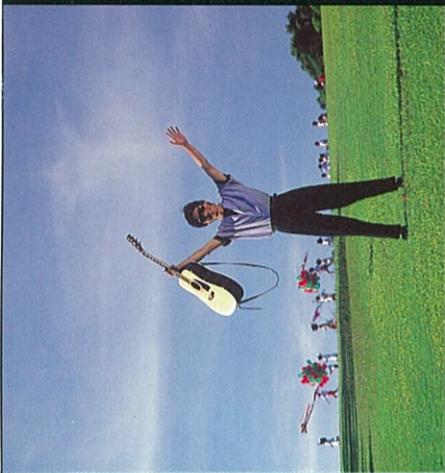
恆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

- 中國攝影學會
- 台灣省攝影學會
- 台北市攝影學會
- 高雄市攝影學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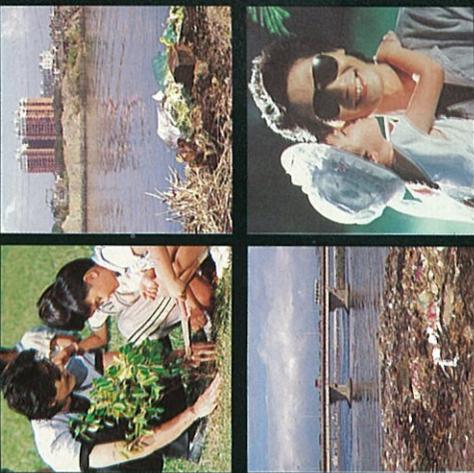


富士軟片/相紙
聯合大贈獎實施中



攝影比賽

環境中令人心動與心痛的畫面！



國外訂閱價格：

地區	年份	1年	2年
港澳區	NT	1696元(水運) US: 60.6	3232元(水運) US: 115.4
	NT	2404元(空運) US: 86	4648元(空運) US: 166
亞洲區	NT	1900元(水運) US: 68	3640元(水運) US: 130
	NT	2644元(空運) US: 94.4	5128元(空運) US: 183
歐美區	NT	1900元(水運) US: 68	3640元(水運) US: 130
	NT	2872元(空運) US: 102.6	5584元(空運) US: 199.4

- 國外訂閱人間雜誌，請將地址與姓名以中英文書寫清楚，連同劃撥單寄回本社即可。(支票抬頭請指名Ren-chian Magazine)

Ren Chian Magazine

NO. 8, LANE 737. TUNG-HWA. S. RD., TAIPEI
TAIWAN, R. O. C.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人間雜誌訂閱單

訂閱人：新訂戶續定戶電腦編號_____

訂閱期限：自____年____月起一年二年

訂閱人：姓名_____ 男女

電話：(公) _____ (宅) _____

寄書地址：_____

收據·抬頭：_____

·地址：_____

·統一編號：_____

年齡：①25歲以下②25~34歲③35歲~44歲

④45~54歲⑤55~64歲⑥65歲以上

教育程度：①高中②專科③大學④研究所以上

職業：①軍公教②自由業③學生④製造業

⑤工商業⑥金融業⑦資訊業⑧服務業

贈品：AB

◎四月一日前訂閱仍可享優待價一年：1480元，二年：2800元，掛號一年附加120元。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1989年3月底前有效)